

三魚堂日記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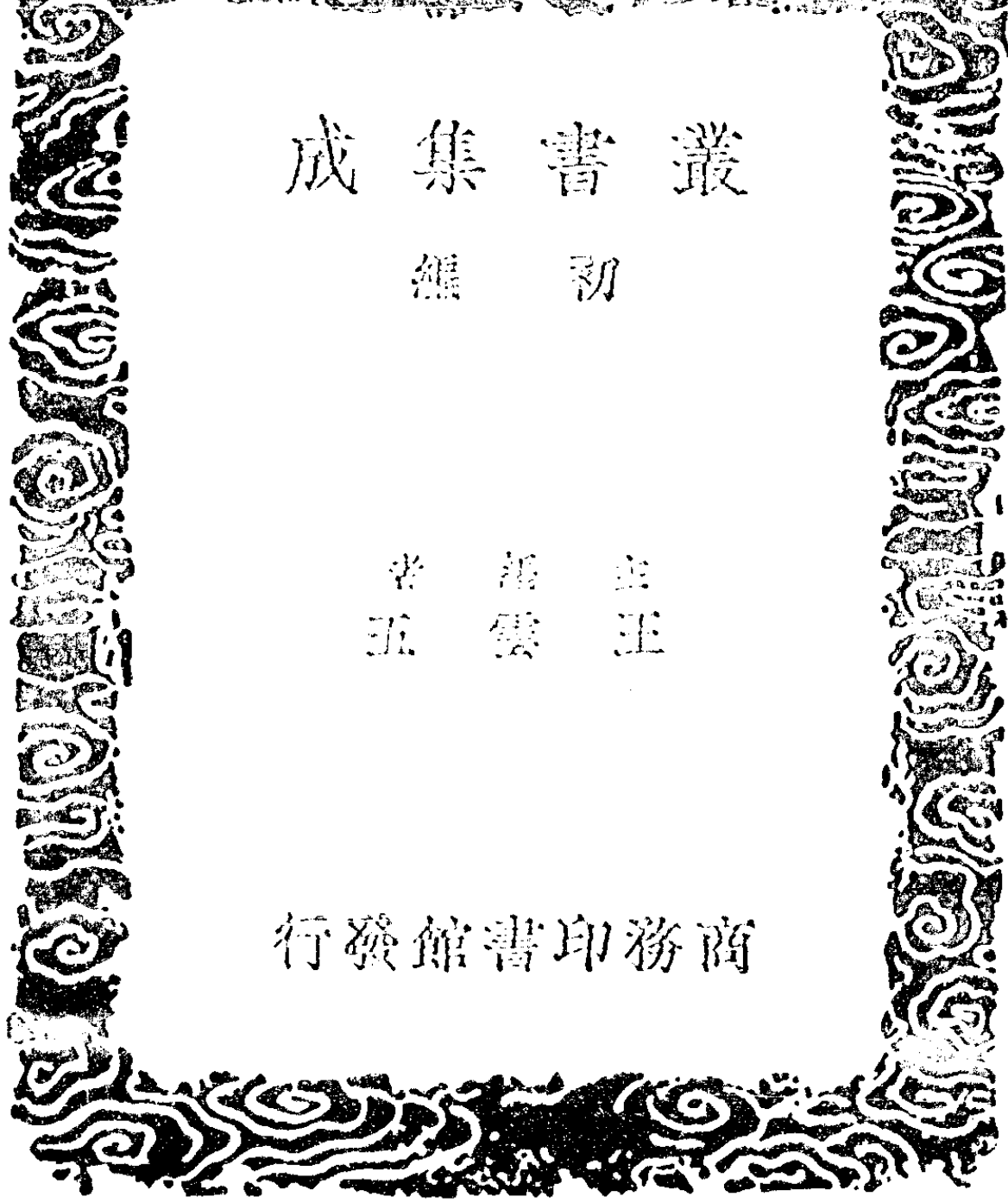


成集書叢

繼初

著 譯 主
五 雲 汪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三魚堂日記
(一)



3 0646 4499 4

陸澗其撰

本館據指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三魚堂日記卷上

清 當湖陸



丁巳十一月初四。陸翼王來會于壽泉樓下。翼王博聞而樸實君子也。家多藏書。翼王才敏。其所著諸書。雖不皆精。然多有益于學者。博學之士。皆收入門下。相助校對。朱錫鬯。顧有日知錄。多發先儒所未發。翼王又言。梓亭確菴。當婁東。二張盛行之時。獨卓然以實學自勵。不肯隨聲附和。梓亭上馬撫臺二十四款。皆切中時務。

諸莊甫以太倉王石隱書來。并致所刻說文論正二本。石隱書自云。此書十年靜悟。十年考證。彙成三十萬言。誠宇內所未有之書。亦宇內不可少之籍。其自喜如此。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梓亭確菴。乃勉于學。二子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八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余夏間閱撫院觀風卷。擬以太倉童生王窠為第一。接石隱札。乃知卽其令孫。莊甫又言。翁寶林為確菴高弟。

下午。答拜廣平李湘。李與柏鄉夫子有親。柏鄉曾對李言及愚之耿介云。

翼王極口吳江潘次畊之博洽。余曾于健庵所見之。不誣也。

初五。從翼王家借道命錄。及胡敬齋集。敬齋集止三卷。然目錄自第五頁後缺。疑其書尚不止此。查焦弱侯經籍考。亦不載此書。卷首有門人鄱陽余祐序。其第一篇。奉余生書。托其于京中。尋程子遺書。朱子語。

080
112

2:228

50596

類伊洛淵源晦庵文集等書。噫！先輩于書籍亦得之難如此。至後與羅一峯書云：洙泗授受具見論語。河洛授受具載遺書文集。紫陽授受具載語類文集。蓋皆已求而得之矣。

十三午間到蘇。卽赴道臺衙門。弔會錢爾載。邱近夫知道臺。雖從宜興採木得疾。然實自夏秋以來。憂鬱所成。蓋因都中有權要之僕到蘇。自撫軍以下皆屈己下之。且諷道臺優禮。道臺終不肯見。其人大怒。口出惡言。撫軍亦頗以相形不悅。勢甚危疑。以此隱憂成疾。嗚呼！道臺真君子哉。覽行略。知爲方相國從哲姪孫。乙酉舉人。由藍縣教諭陞國子監助教。累陞刑部郎中。廣東雷廉道。山西寧武道。裁缺歸。癸丑補江南布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諱國棟。字干霄。號艾賢。年五十七。

廿一候余遜菴語及察院西倪伯屏報德祠曰：昔時規模頗好。內有假山。爲趙雍客移置。有儀軒。其兩旁之房僅存者。今亦爲生員徐名世所據。予有感。因作有儀軒歌。歌曰：吁嗟有儀軒。其石何離奇。問石何自來。來自故侯祠。聞昔祠初成。吏民競祝釐。或持觴酒勸。或獻萬年辭。翼翼堂與室。尊嚴若神祇。孰知祠中石。一朝遷在斯。廢興誠可歎。此理豈渺微。我聞召公棠。周人永勿移。剪拜各相戒。千載以爲期。助之何如耳。今古豈異時。感應捷桴鼓。聖賢寧我欺。恭寬信敏惠。斯須不可離。反躬而已矣。何歎亦何疑。

遜菴又言其父昔爲馮琢州延訓其子源濟。自源濟六七歲起。至成進士。選庶常。遜菴之父未嘗一日離也。選庶常後。琢州躬率其子拜之。若初受業者。曰：先生之職。雖自此終。然愚之求先生者。正自此始。蓋吾子已貴。恐不免自大。非先生自幼教訓者。不可以爲其師。又在其家數年。然後去。馮琢州教子一節甚善。

遜菴又言新建縣堂記。今刻王內三名。實陸翼王文。

廿五。評奚生士柱由誨女一節文。見得註中所謂自欺。不是掩飾。只是氣粗。不能自知。

廿六。陸翼王來。以胡致堂崇正辨示我抄本也。云平生最留心于三禮。曾著有儀禮集說。余問孫北海之爲人。翼王曰。北海雖出處未正。然居官敢言。亦不苟取。處家甚儉。諸子皆布衣。僕婦有衣紬帛者。大怒。以其壞家風也。與北海聲氣相合者。魏環極、葉訥菴、熊敬修、張幹臣也。

十二月初一日。答拜余遜菴語。及蘇眉生始知其碭山之歸。緣大計貪酷處分也。然因與淮海道交好。而見忌于府廳。所以擢此。亦不無冤云。

赴眉生席。陸翼王言牧齋之文。初宗六朝。繼與嘉定四先生友。然後歸于正。而四先生之文。則本于歸震川。蓋震川一脈。獨傳于嘉定。而及于虞山也。歸震川墓誌。係唐叔達筆。而托名于王文肅者也。初文肅欲自作。數日不成。使叔達爲之。

翼王又言黃陶菴每在神前。以三事自誓。不妄取。不二色。不談人過。其館于錢牧齋也。時張國維巡撫吳中。取陶菴觀風第一。張公至牧齋所。請與相見。甚歡。時適有以千金之事。求牧齋爲言于張公者。牧齋適另有一事干張公。不便又言。勸陶菴言之。陶菴堅不肯。其人不得已。索太翁一書與之。曰。子言此。則吾甘旨之奉有餘。孝莫甚焉。陶菴卒不肯。曰。不可破吾不妄取戒。旣第後。不肯干瀆有司。太翁每以家貧爲言。卒不能移其意。蓋其誓于神前者。皆能力踐其言。余言陶菴之學。間入于禪。翼王言陶菴本從濂洛入門。

後喜靜坐。又喜閱壇經諸書。因不無夾雜。又言此事是非誠難辨。在江寧得學蔀通辨。乃始知之。又言魏環極言孫北海諸書考正。晚年定論爲第一。又言嘉定前輩之書。嚴永思通鑑。是一好書。雖有云溫公通鑑。有資于治者則取之。無關於治者略之。今嚴書所詳。溫公非不知之。乃其所不取者也。然嚴書亦不爲無益。又言徐九一雖溺于聲色。而晚節甚好。宜其有子昭發也。又言在程文宗署內閱文。同事者多孟浪。有一卷題是以皮冠。文內用獸人司原句。閱者不知其出左傳也。大抹之。恐直言其所出。則閱者不悅。因婉言之曰。依稀記得左傳上有此句。署中又無左傳。因取韻書令查之。果有此句。閱者仍取而批之曰。雖出左傳。殊屬不雅。翼王處此。可謂直而婉。乃處世之良法。

初二。侍期五名。圮授父子來。余再四勸其留心根本之學。頗欣然。

初四。自嘉定起身。從外岡安亭過吳淞江。山白鶴港南十二里至孔宅。岸上見其有宣聖衣冠墓門。急登岸讀其碑。乃孔子四十四代孫禎。仕隋爲蘇州刺史。因家焉。而以宣聖衣冠葬于此。遂循墓道過一小橋。橋北卽先師廟。先聖及四配皆塑像。左爲啓聖祠。祠內有孔子周流列國圖。右爲子之燕居。有吳道子畫聖像石碑二。廟後卽宣聖衣冠墓。墓後有書院。守祠僧聖歸居之。聖歸云。道子聖像碑。其大者。相傳爲徐文貞家摹刻。亂後埋沒于瓦礫中。康熙九年。移置于此。其小者。相傳爲松江顧氏家物。則在此已久。又云。塑像先是萬曆時。陸古堂做闕里像爲之。歲久圯壞。今年八月。邑中士大夫改塑。以舊像爲不文。俱從改易。然失其真矣。陸古堂卽纂廣輿記者。孔宅南去青浦九里。

廿五。會闢開叔祖。言風俗之不古。如賣婆尼姑。及居間人。皆昔所僅有。而今則所在成羣。皆由不歸四民之業。故流蕩至此。

廿九。大人言及熊見可之講書。但自講一番。而不能使其委曲入于童子之耳。予因悟聖人言忠必又言恕。蓋能盡已而不能推已。其弊如此。

戊午正月初二。錢爾載來言。邱近夫人品甚高。但微嫌有曲徇人情處。

十三。周好生來。出莊渠遺書相示。內有與余子積書云。朱子晚年定論。近始見之。似不計年之先後。論之異同。但合己意。卽收載之耳。今亦無論其他。如載荅何叔京書。所謂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放。便是做工夫本領。此正中年以前未定之論。與中和舊說相同者也。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謂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得。唯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晤南軒。始聞五峯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卻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所謂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中和舊說論此尤詳。其後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用力工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祭南軒文。始所同曠。而終所共乘。其此類也夫。大抵先生自其初年。固已卓然有志聖學。然未見爲言語文字分卻工夫。至于中年以後。方有一定規模。今日正當因先生已定之論。而反證其未定者。庶幾有所持循也。觀此條。莊渠之學頗正。

廿八至楓涇舟中看山曉閣明文選見曾異撰弗人送劉漢中教授廣信序云信州鵝湖古朱陸辨論同異處也自宏正以前則朱勝隆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半說得明白然曾意卻是要調停于朱陸之間曾又有送林守一序云使司馬子長而與人交必不能成史記其意謂必目中無人獨往獨來然後其氣無礙而能著作此不成議論又曹峨雪賀施存梅八十序十分回護謂昭代奄豎之禍三爲振爲瑾爲忠賢而忠賢爲烈頌功德如莽迫帝后如操私人典兵壁有藏甲如產祿之南北軍文貞文定不能尼振文正文恪不能尼瑾如揚方沸之羹而欲淡瀉之以仙掌之露勢所甚難爲時計者獨有抽薪一法耳自寅秋膺簡命緹騎不復出詔獄之威亦稍殺止則以曲逆之沈思用仲弓之妙用委蛇調劑師旣不言世亦不得盡知不然一跌而爲蕃武再跌而爲訓注往事可鑑又何幸焉噫存梅所處何時所居何位所行何事可以抽薪兩字塞責耶

廿九會孫執升以所刻史論一編二編見贈孫言金陵有諸生黃俞邵者其家有千頃齋最富于書明文選大都皆從其家借得者余謂孫明文選何以遺呂涇野羅整菴孫云以其腐而遺之查此選內理學之士遺者甚衆如胡敬軒魏莊渠馮少墟皆不與

二月初三閱明文選見倪鴻賓敘菴吳公墓誌云西漢循吏趙廣漢不及張敞張敞不及韓延壽韓延壽不及黃霸黃霸不及朱邑朱邑茂矣然猶不及河南守吳公也史曰吳公不舉其名是不可名也史曰治平第一不詳其跡是不可跡也其庭不必銛筍其袖不必記籍其野不必下神符其道路不必有烏攫肉

其生不必太傅封侯。其死不必桐鄉之俎。此最善用賓主法。共閱倪鴻寶、黃石齋、文滂持、陳明卿、譚友夏、章大方、羅文止、艾千子、張受先文數十首。惟千子宋史禮樂志論。差爲有用文字。

初四閱金正希文。嫌其多衰颯之氣。張天如文。頗精實而氣多滯。有陳宏緒號石莊者。文氣甚爽。未詳其爲何人。陳臥子平內盜議。頗佳。

初六閱隆慶朝文。田一雋羅念菴祠田記。李維禎告信陵君祠文。俱可人意。于慎行與司寇邱公論江陵事書。最是有關係文字。

初七閱馮琢菴寄山陰王相公書。伍容菴上首輔書。是有用之文。而陳眉公袁石公等文字。俱纖細無足取。又馮琢菴文昌閣記云。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取斗四星。圖繪其象而謂之魁。指戴篋六星。爲縞衣素舄青童白馬。而謂之文昌。夫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饗其牲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最足醒人。

初九閱蔡復一續文獻通考序云。春秋傳所記叔向子產。往往立談之間。歷數先王之典。意其人不盡神識。當必有掌故轉相傳習。而今不可知矣。說得最好。

十五從貽孫借得唐荆川所編諸儒語要。其書凡十卷。高景逸序云。前六卷皆諸先生所自得語。後四卷則辨晰同異。然前六卷載周程張朱五先生上蔡龜山五峯南軒之語。而終以象山慈湖白沙陽明之語。如河津餘干不得與焉。則去取未當也。後四卷雜取先儒之言。而不註明姓氏。則條例未善也。又有續語。

要六卷。則係薛文清、吳康齋、陳剩夫、章楓山、胡敬齋、曹月川、蔡虛齋、魏莊渠、徐養齋、尤西川、呂涇野、王心齋、羅念菴、羅近溪、錢緒山、王龍溪、鄒東廓十七人之言。宛陵黃一騰所纂輯也。然遺羅整菴、邵二泉，亦不能無議。徐養齋、尤西川未詳其爲何人。曹月川余未見其書。今觀此編所載，如云：人氣聚而生，散而死，猶且晝之必然，安有死而復生爲人，生而復死爲鬼，往來不已而爲輪迴哉！其言卓然。又此編載其太極圖說述解序，存疑錄序，儒者宗統譜序，家規輯略序，則其書蓋皆傳于世。

尤西川大約是良知家，然其言有甚精當者，如云：凡人有向善之心，而又使人怪者多，是自己勝心浮氣，有以致之。且如講說事理，或論文說書，少有所見，卽思壓人，或是挾知故問，人言未畢，卽伸己意，此等處雖善亦惡也。又或被入規警，不肯認過改悔，委曲輾轉，尋路出脫，則是彼有愛我之心，我反拒之，以此交人人誰容乎？必須虛心平氣，謙己下人，求益不求勝可也。又云：未悉人言而輒伸己意，此學者通病。此病卻在未悉輒伸之間，不在議論是非處。又云：後生于前賢及前輩語言，有與我不合者，尤須下氣抑心，反覆詳味，必不可從，然後斷之，尤須克去勝心，勿以一言得失輕議前人，苟同之與立異，皆私心也。更學何事？又云：正大光明之士，未免有以善服人之病。又云：風水家說壞人心術，以大義禁而絕之，可也。六經四書不言風水，苟于禮義有關，孔孟當詳說之矣。又云：我儒言仁統四德，然四德亦各統仁，隨時隨事，立名非有偏全之異，理一而已。按幾亭學言第一卷內，又云：禮義智皆仁也，言心也。若以事則仁義知皆禮而已矣。是故教人爲國以禮，禮也者三者之暢于四肢，發于事業者也。非禮則三者不可見，亦無自行。

廿八至嘉興舟中閱程孟陽耦耕堂集。纖細無可取。

三月十六。往常熟。在舟中閱倭菴野抄。此書係吳人蔡士順字孝來輯。專記天啓時事。見方震孺孩未論。挺擊東林事曰。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己之調停。而遂疑挺擊之奸化爲烏有也。又不當謂發奸者盡小人。而遂掃蕩不留種也。東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奸險貪橫。實有其徒。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男子。然不當因不肖者。而遂爲竭澤之漁也。又不當因親以及親。因友以及友。而更爲瓜蔓之抱也。此論最公平。

侯震陽論沈灌葉向高疏曰。向高近日舉動。似委卸處多。主張處少。以求全爲智。以避謗爲高。夫惟首揆無屹立之丰裁。而後奸輔有播弄之行徑。灌疏云。臣居五臣後。不能行意。是灌又且歸責于向高。向高直在無可推無可諉之地。何如毅然擔任。截然剖分。票一事。是曰是。非曰非。票一人。可曰可。否曰否。此數語。可以砭儒。

二十。閱常熟誌。誌修于嘉靖己亥。平湖馮汝弼作縣時也。查有明一代常熟人物。當以吳訥爲第一。傳稱其非聖之書不讀。文非關于世教不爲。所著有小學集解。北溪字義等書。永樂時人。其所著尊經閣記。發明朱子游祠記甚明。朱子記中引隋書儒林傳序。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及荀卿非十二子篇。翰儒懽事。無廉恥嗜飲食。是子游氏之儒。雖引之而不明。言其所出得訥記而愈明。訥云。荀去子游幾二百載。其時弟子鄉人。或狃于習俗。遂議及子游。故朱子云云。修志者係邑人鄧執。其論水利甚妙。曰常熟固吳水之

壑也。昔之人于其境縱之以爲浦，橫之以爲涇，爲洪，小大貫輸，碁布而杼織，得古溝洫之遺意。今其迹具在，而浦獨常廢而不治。茲非潮沙之爲害乎？潮沙之日至，人狎視之，久則不可以有爲矣。至其不可爲而委之曰：此非人事之不至，乃氣數之必至，非也。考之前代，有挑江之營卒，有浦口之置閘，有圍田之厲禁，有濬川之舟楫，有水課之殿最，所以爲浦謀者悉矣。今當浦之湮也，則起大役以治之，役已則爲牘以奏績于朝，以爲自今水可以無暴，不復爲之後計，非誤歟？按志，常熟入江入海之浦港，有數十處，大約與嘉定同。

常熟又有周木字近仁，亦務理學，嘗議懿祖祧祭，不宜與視朝時刻相連，謂前禮甫畢，後禮繼行，雖有強力之容，恐肅敬之心，未免倦怠而不專，乞免朝，又嘗求朱子延平問答刻之，而爲之序。

廿三，偶思不貳過之境界，其難處有二：一則因循怠忽，牽制過將復生；一則雖有心改過，而見識未到，如因噎廢食，矯枉過正，亦是貳過。

廿八，卓先生以熊勿軒禾五經訓解借看，下層旁訓，上層順敘，看來此未必是勿軒原本，查序，勿軒係慶源輔氏門人，又有古微書華容人孫穀纂古識緯之書，而自附以論解，偶檢其一段頗好，曰：三墳以伏羲爲燧人之子矣。鄭元六藝論又謂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皇甫世紀云：女媧氏亦風姓，伏羲之妹也。譙周古史考則云：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伏羲次有三姓，乃至女媧，鄭元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而譙周以神農炎帝非一人，自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羅泌路史至以爲軒轅之前，別有軒轅。

而有巢之上更一有巢。何上古之多茫冥也。夫以帝皇至貴。而隱混習汨猶如此。況于後世一介。里巷修名者。其孰爲表而傳之。使聲施不朽哉。

閏月初一。接吳準菴薦舉呈稿內。有理學入程朱之室。文章登韓柳之堂等語。此非余所敢居。然豈可不自勉耶。

初二。查唐書藝文誌類書類。有宣公備舉文言二十卷。蓋宣公應舉之底本也。卷帖不若北堂書鈔藝文類聚之多。必精而約。惜不傳。又查宰相世系表。自續至宣公。世次俱可考。若賈若遜。則係旁支。

初三。閱天原發微。見雲峯胡氏云。朱子嘗欲於方圓圖內取出方圖。在外。庶圓圖虛中。以象太極。今從之。然愚謂取出方圖。固足以見太極之虛。置一方圖于內。尤見太極之虛而實。又蔡季通問極星。只在天中。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皆在上。何也。文公無以對。按若依今西法論極星。則可無疑矣。

初四。閱天原發微。鮑寧辨正曰。朱子易本義。以陰陽之變解易字。以陰陽之理名太極。則太極爲易之本明矣。節齋蔡氏謂易乃太極之所自出。又解易字作無極字。則易反在太極之先矣。豈不大乖乎。節齋又云。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亦非朱子太極無不在之意。而未知理氣本無先後也。節齋又謂陰陽動靜。靜者常偏居。動者常去來。與周子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之旨亦不同。而天原發微。皆承其謬而未之正。辨正極有功于發微。

偶思乾南坤北而交。則應乾北坤南。然後天方位。乾西北坤西南。各退一位居之者。想是日中則昃。月盈

則虧怕處其盛之意。

十四到嘉興元祈叔帶抄本齊東野語。此書係南宋周密字公謹所著。內有辨復覆伏三字音義一條。甚好。曰復覆伏三字音義相出入。易於混亂。今各疏於左。復有三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字書訓以往來是也。易卦之復。毛詩復古復竟土。論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皆是也。易註云還語註猶覆。與詩爲恢復之復。其義一也。扶富切復又之復也。字書訓以又是也。書復歸於亳。詩復會諸侯。語復夢周公則不復也。及復見復聞之類皆是也。芳六切與覆同音者。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贊。反復道也。釋文芳六切本亦作覆是也。覆亦有三音。芳六切者。反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傾者覆之。註敗也。與易反復道也之復音同義異。敷救切者。覆轉之覆也。字書訓以蓋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傳君爲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有二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也。字書訓以伺也。匿也。隱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羲伏生赤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烏抱卵也。莊子越雞不可伏鵠卵。及後漢大丈夫當雄飛安得雌伏皆是也。前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十八者民陸公綦率其孫廷錕來執贄。按字書。錕字訓赤金。余字之曰德純金。貴其純德當如之也。

十九接薦舉命下之報。見邱近夫潘次耕同在舉中。

廿二會徐果亭。徐言學問不在多積書。然書可以備查考。書亦不必皆宋板。然宋板可以資校對。

廿五出關舟中閱容齋隨筆。疑周禮所作。謂漢書儒林傳。盡載諸經專門師授。此獨無傳。至王莽時。歆爲

國師始建立。此則疑之太過。

廿九自騾子行起程至大儀集。地屬江都。因騾轎內震撼不寧。至店體倦。靜坐不觀書。卓先生言在騾轎宜懸空坐。不宜倚靠及睡。

四月初一行至石梁橋。地屬天長。轎中如卓先生言。果不倦。

初二至義井。地屬盱眙。土人讀爲盱眙。

初三至盱眙縣。縣在山上。此地卽義帝故都。或云其縣治卽義帝殿也。與泗州只隔一淮。過淮卽泗州。泗州舊有浮橋。今已移于臨淮。泗州因此得免於兵馬之往來。泗州北有頭鋪河。蓋卽淮河也。淮至泗分爲二。過淮復合。故自盱眙山上望之。泗州只如水中一洲。

初八渡黃河。地名孫家堂。沿河由宿遷至峒嶧集。因思平日于孔子得之不得有命一句。頗有得力處。自今思之。朱子命不足道一句。不可不時佩服。

卓先生言。今徐州河道吳煒。戊子舉人。曾管南河。駐高郵。留心河務。有河工條議。

初九至紅花埠。轎中思唐以來詩文。好用截前歇後語。歇後如貽厥刑于之類。截前如玉塵詩云。朱門先達笑彈冠。截去貢禹。單用彈冠二字。張文潛詩云。眼前魑魅何曾禦。尙愧無功作逐臣。截去檮杌居四裔句。單用禦魑魅句。令未曾見其出處者。不知其爲何語。三代秦漢之文無此法。

初十由郟城宿李家莊。李家莊地畝屬郟地。其丁屋則屬沂州。故俗云腳踏郟城。頭頂沂州。

十二由青駝寺至塚莊。因沂水見主人家織繭機。其制比吾鄉布機甚短。以兩手度之。尙不及寸許。轆中反覆思吾道章。因作文一篇云。聖心渾然一理之妙。卽下學之心而純之者也。蓋道以一貫爲至。而一貫之心。不過忠恕之熟焉者耳。孰謂聖賢授受有外于下學哉。今夫聖門之學。未有不該本末兼體用者也。靜焉而戒慎恐懼。動焉而誠意正心。由是達之天下。莫不各得其所。自始學以至成德。皆是道也。大賢如曾子。宜其聞之素矣。乃一日者。夫子若鄭重以傳之曰。參乎。參知吾道之至博。而未知吾道之至約也。參知以隨事精察者。求吾道于博。而未知就隨事精察者。求吾道于約也。吾道貫萬事。而所以貫乎萬事者。非他一焉耳。吾道貫萬物。而所以貫乎萬物者。非他一焉耳。而曾子卽應之速而無疑。若前此猶爲無本之學。而至此始知有本也。若前此猶爲無體之學。而至此始知有體也。宜乎門人共疑之哉。將謂以戒慎恐懼者爲一乎。此固參平日所持於靜者也。將謂以誠意正心者爲一乎。此固參平日所持于動者也。由尊德性而道問學。非徒參聞之。吾徒共聞之矣。而茲所謂一者何謂也。由明德而新民。非徒參習之。吾徒共習之矣。而茲所謂一者何謂也。曾子曰。此非有外吾平日所謂本也。但吾日從事于本而推之。不能無滯。則其本猶未全也。一則真能立其本矣。此非有外吾平日所謂體也。但吾日從事于體而施之。不能無病。則其體猶有缺也。一則真能植其體矣。是夫子之一。卽學者之忠。有安勉而無異同也。夫子之一。以貫卽學者之忠。以行恕。安勉殊。而由體達用。由本及末。未嘗殊也。學者誠通乎忠恕之旨。則所以爲下學者。不可不盡其功。通乎一貫之旨。則所以爲上達者。不可不造其極。要之惟下學乃可上達。則忠恕要矣。

周其人名官舉人言。癸丑年曾遊曲阜。凡見衍聖公。必投門生刺稱老師。不必介紹。皆可見也。
十三。宿。贅。陽。地。屬。新。秦。因。閻。三。代。兵。制。思。今。日。八。旗。之。制。頗。有。兵。農。合。一。之。意。但。古。者。以。比。閻。族。黨。州。鄉。
而。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今。則。以。伍。兩。卒。旅。師。軍。而。易。其。比。閻。族。黨。州。鄉。之。名。此。不。能。無。異。
十四。經。新。秦。縣。至。羊。流。地。思。天。下。事。之。名。存。實。亡。者。莫。如。衛。軍。之。用。以。運。糧。民。壯。之。用。以。供。差。遣。全。非。當。
年。設。立。之。意。

十六。至。長。城。鋪。此。地。屬。長。清。縣。有。姜。女。廟。廟。有。碑。辨。姜。女。爲。杞。梁。妻。而。俗。傳。爲。秦。始。皇。築。長。城。時。者。誤。也。
十七。至。杜。家。廟。打。尖。地。屬。長。清。卓。易。菴。言。少。年。時。曾。見。前。輩。李。虛。舟。教。其。平。居。書。室。內。讀。書。寫。字。用。青。布。
帷。蔽。于。前。勿。對。日。光。則。壯。而。目。不。眩。蓋。所。以。養。目。力。也。余。向。見。卓。畏。日。光。疑。其。精。于。雙。鉤。書。法。過。用。目。力。
而。至。此。不。知。其。能。養。也。此。殊。可。法。

十八。至。平。原。南。二。十。里。鋪。同。行。驛。有。病。且。垂。斃。者。掌。鞭。不。知。痛。捶。之。驛。卽。斃。民。力。且。竭。而。上。不。知。何。以。異。
此。擬。作。禹。城。驛。一。首。以。誌。之。未。成。

二十。至。景。州。考。地。圖。景。州。卽。古。廣。州。董。仲。舒。鄉。也。

廿五。至。良。鄉。會。李。彰。城。見。其。官。舍。無。事。較。之。江。南。繁。劇。之。地。不。啻。霄。壤。縣。糧。止。有。一。千。餘。連。定。州。撥。補。亦。
不。及。四。千。驛。站。錢。糧。有。一。萬。三。千。餘。一。應。交。接。皆。資。于。此。但。苦。于。上。臺。給。發。之。遲。每。先。借。債。以。應。辦。驛。中。
諸。務。各。有。經。管。之。人。不。甚。費。心。有。尊。官。過。往。則。在。城。外。一。接。不。必。遠。自。筆。帖。以。下。則。并。不。必。迎。接。也。近。來。

驛中應付者。止苦撥子馬。此專爲緊急軍務而設。限一個時辰行一百里。故倒斃爲多。如良鄉每歲止許開銷馬二百疋。而撥子馬倒者。固不止此數也。其餘惟頒詔典試。則用驛馬。應付有限。卽督撫奏章。近來亦止許鋪遞。不許用承差馳驛矣。此缺止怕逃人。然近例不許旗下人在地方拿人。必稟地方官。然後許拿。故亦少失察之患。

廿八候陳夫子述魏環老言。薦舉時再四躊躇。欲并及余。恐未必能詩而止。談及少詹王澤宏爲余搯腕。三十葉劄菴聞予至。先來拜候。先達中能誠心下士。如劄菴亦僅見也。

閱性理諸詩。卻遺朱子鵝湖一作未詳何故。

五月初一。借得卓易菴諱永錫淮海水利略。係王鐵山子王明德字亮士所著。前所云吳煒河工條議。卽本於此。亮士之論條晰最爲明白。

初二候張夫子字素臣。拳拳有意于學問。亦深以姚江之學爲非。

初三會柯寓匏。厚重不佻。佳子弟也。言晚村曾有書來。惟恐薦舉之及。

初五文夏言吳梅邨綏寇紀略。刻于無錫者。係他人改本。文夏家有原本。

初七赴葉劄菴酌。劄老問珍示與慕撫軍交。能不竭人之歡乎。此一問。可以知珍示之爲人矣。劄老述朝廷之好學仁厚。一日講孟子性無善無不善章。問注中蘇氏胡氏之說如何。退謂左右曰。吾甚悔此問。倘講官不能對。豈不使其內愧乎。外間所傳喜問瑣碎之事。皆妄也。劄菴諄諄以躬行爲重。論學不以陽明

爲不是。出衛爾錫潛齋寤言相示。衛亦微向陽明者。寤言中云。立大志。審幾微。踐實地。又云。初學不制俗情。無以見至情。然至情未能發動。終擺脫俗情不來。故致曲集義。皆因其所發而擴充之。使有火然泉達之機。又云。學者未能中行。寧爲狂狷。未可與權。先求有立。未能溫良恭儉讓。先爲剛毅木訥。此皆名言。初老言。講筵須識京中話。如萬物二字。必讀作患戶。

十五。會義山言。丁巳科北閣房考。獨王錫韓一人守正。王係葉訥菴門生。然必不肯中訥菴之子。曰此非所以報老師也。其言卓然。

十六。見張爾公四書大全辨。大約好引史以證經。此其所長。而多翻朱註。非純正之書也。比之見聖編則較斂。然才又不如。內引陳幾亭則稱嘉善陳氏。引譚梁生願麟士則稱或曰。

十八。讀太極圖註。深有味乎繼之者善。一繼字繼之。卽所謂萬物資始也。不言始而言繼。蓋陰陽無始也。此等處朱子發得真是十分明白。

廿二。見副憲金鉉一疏論澄清之源。當自督撫始。曰督撫果清廉也。參一人。而人人改絃易轍。若督撫未清廉也。參一人。而人人皆爭賄以厚餽。究竟貪者歸于漏網。仍取之于民。是不參貪官而民懼。參貪官而民益懼。最爲懇切。又疏內論縣官捐納。亦婉而直。曰知縣爲親民之官。但居是官者。多係筮仕之人。雖科甲出身。自負卓犖。而或迂闊不近世情。書生未諳禁例者有之。卽筆帖式官學生監生題授之官。其中原有在部院等衙門歷練日久者。亦有少年從未涉歷政事者。至于捐納知縣一途。急公砥行。遠大爲期者。

或多而射利營私志趨卑下者恐亦不少。況以用兵不得已而開事例。原以衛民。苟其中有害民者。相與姑容。是以衛民而反滋民害。既難別于未用之先。自當慎于既用之後。

廿七。見楊光先不得已書。其駁西法最有理者。曰。西法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是三百六十度共差九萬里止矣。而若望疏云。臣自大西洋八萬里航海來京。其輿地圖則又云。大西洋起午宮第十一度。東行。歷巳辰卯寅至中夏止。丑宮一百七十度。共計一百六十度。以每度差二百五十里積之。止該四萬里。何云八萬里。此條駁不倒。傅掌雷明書云。西洋非一國。計其里有八萬九萬。亦有近十萬者。皆以海程計。勢迂迴。若有陸路可通。不過五萬餘里。

廿九。魏環老來會。數日前武園托子瞻來云。晤魏環老問及余。武園述余意。以避嫌不敢即來見。魏云。然則吾當先往。

三十。始見魏環老。一見如舊相識。言及丙辰冬推閩臬之時。

皇上問嘉定無錫兩縣俱好。朝議方推。而參疏夕至矣。環老言及此。尙怒形于色。余但自謝至誠不足以感動上臺。無足怪也。

六月初二。赴魏環老酌。津津海內循良。極口海寧許諱三禮。益都王諱縉。臨淄舊任邵諱嗣堯。但邵性略急。又贊歎閩中李厚菴諱光地之忠義學問。時坐有新選泉州通判段炳然。欲作詩寄之。好賢之懷。真不可及。又極贊新推閩臬于成龍。同席者有寧波董諱允瑄。山東唐諱夢賚。唐係己丑詞林。

前葉初老請帖雖云五筵候教。實則倍之。魏則真用五筵。酒卮皆密器。儉樸之風可師也。初四早看杜詩五言古別張十三建封作。內用居諸二字。此時文不通之字。古人亦犯之。

嘉定監生孫致彌。係前朝登萊巡撫孫元化之孫。館于耿額駙聚忠家。耿進其詩于上。遂命與使臣同往高麗。亦奇遇也。

初五赴武園酌。時朱遜三諱雯。自孝感來。同席言新推閩臬于成龍之在楚也。廉能著稱。其子自家來謁。不許入見。地方多盜。募得其渠魁。收爲家丁。厚待之。使之緝盜。于是羣盜盡得。旣而并所收之人殺之。蓋亦不能無偏云。

初七偶閱大全養心莫善節。見黃勉齋一條云。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于操舍。而又曰。莫善于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爲莫善于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愚因想及求放心章。雙峯述勉齋之說曰。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個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依後一條。則似寡欲卽在求放心之內。依前一條。則似寡欲又在求放

心之外。二條不同。然其實一也。寡欲卽在求放心內。但孟子于養心章。則又抽出言之耳。卽如操存章。程子曰。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亦是抽出一敬言之。

初十。覽大全辨見其于朱子分晰處。必強辨其合。如大學三綱領至善在明新外。朱子或問云。虛其體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有不盡。便不可謂之克。有不純。便不可謂之復。粗克粗復之說。似是而非。八條曰。正修在誠意外。朱子小註云。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信如朱子所云。則是誠意尙多缺陷。幸有正修兩段。可以補所不足。果爾。則子思孟子之言誠身而不及正修。其差錯寧有已乎。正修兩傳。雖屬身心工夫。仍在誠意。噫。是未知朱子所謂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也。

十二。看中庸喜怒哀樂節。或問見朱子謂龜山其慟其喜中固自若之說。雜于佛老。恍然見聖賢應事之心。與異端不同。異端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于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聖賢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則是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皆可謂之無心。而誠僞之相去天淵。

十九。講勇而無禮。果敢而窒。想勇而無禮。是輕浮一流。果敢而窒。是執拗一流。勇與剛之分亦如此。

看讀書錄。見文清云。知崇如博文。禮卑如約禮。又云。道問學是知崇。尊德性是禮卑。覺中庸論語得此豁然。

二十。陸桴亭分野圖。一行所謂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

氣爲山河下流。姬嘗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東非處百川上流。故鶉首爲秦蜀墟。得雨戒山河之首。星紀居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此等處甚明。至謂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此不可解。雲漢在天本有定位。似每日有升降。不知何故謂升降因月而異。此升降似以隱見言。

又桴亭性善圖說。大旨謂人性之善。正要在氣質上看。此只說得朱子不離氣質一邊。而略了不雜氣質一邊。此圖甚不必作。至論高顯大旨。而深取高子無聲無臭。卽至善也一語。謂陽明以善爲有聲臭。故說無善無惡。豈知善固無聲無臭者乎。不知高子此語。亦未是謂善無聲無臭。是知無極而未知太極也。知沖漠無朕。而未知萬象森然已備也。雖若異乎陽明之說。而實與陽明之說同歸也。

廿一閱桴亭月道圖說。始知洪範註所云。月立春春分從青道者。言月行太陽立春春分之道。則謂之青道。非謂立春春分之時。而月行青道也。月行九道。十有九歲而一周。非一歲而歷九道也。一千六百九十八日有奇而行一道。非一季而卽能遍一道也。桴亭此圖。大有功于學者。

看讀書錄。文清論養氣章云。知言者。盡心知性物格知至之功。又至持志之先。理明則能持志。集義而又無忘。無助長。則浩然之氣自生矣。余向疑知言持志是一項事。歷觀諸講章。無有說得明白者。得此豁然。又曰。主敬可以持志。少慾可以養氣。此又補本章所未及。

廿二查舊所抄圖書編內有云。月上弦于東井。下弦于牽牛。上弦于牽牛。下弦于東井。又邵子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前數語。大抵卽梓亭所云。以交初所臨而言也。若邵子數言。則卻似月一年而歷南北。與十九歲而徧九道之說似不同。疑月一歲之內。雖夏南冬北。至于極南極北。則必十九歲而一週也。未知是否。九月初四再看。確是如此。

廿三會柯寓匏。借張幹臣所刻困知記。其首二卷。余所未見者。幹臣序云。始也以儒而托于禪。既也以禪之實。篡儒。復以儒之名。攻禪。有崇正學之稱。而已非正學。有關異端之論。而已趨異端。此數語。曲盡嘉隆以來講學之弊。

寓匏問春秋春王正月。當主何說。余答云。當折衷于程朱。是周正非夏正。余問寓匏晚村主何說。對曰。未有定解。嘗云。當以歷法推之。余謂歷法亦未可據。古歷多差。歸而思之。古歷多差。一語誠然。但說得未詳。如古未立歲差之法。或至差遠。方始修改。又閏法亦未精。有再失閏。隔數年而補閏者。安可以後世之歷法。而定春秋之歲月哉。如此說。方見歷法未足據。若但云歷法多差。則所差不過一二日耳。豈有差至一兩月而不可據耶。閱司馬公通鑑目錄云。太初歷未改以前。閏月皆在歲末。則知古之閏。原無一定之例。廿九答候左襄南言及寧紹問學。大抵皆宗山陰。襄南極言仇滄柱之非。講舉業則宗朱。講學則從黎洲。山陰之學。分作兩截。此心便不可對聖賢。襄南寧人。不惑于山陰之一派。可敬也。

陳介眉來會。介眉爲庶常三年。尙館于田兼三家。亦可見其自好矣。

七月初三會談孚上。寓有讀律佩觿一書。余因借觀。頗有闡發。亦有用之書也。書凡八卷。

初四較對因知記。見整菴云。薛文清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云。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若云一有一無。則非理氣無縫隙之議矣。此一段論得最好。與整菴別處論理氣不同。余前正疑文清之言未融。得此豁然。

初五偶讀杜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亦身輕。竊思農工商賈。是其本業。不可謂之俗物。有身列士林。而心競錐刀。言之津津有味者。真俗物也歟。

初八看報。見太常卿朱斐請行朝議之法。欲會九卿科道于天安門外。將所共見共聞。真是真非者。舉劾數人。歲行一次。奉旨該部議奏。此與田侍郎六善請差巡方。皆是爲督撫之權太重而言。雖非本論。然救時之法。不可不行其一。

初九又見朱一疏論祀典。請復孔子王號。請將本朝文臣。及始制清字之臣。從祀文廟。殊可笑。

初十談孚上述。姚大司寇之在部。遇大獄。意與滿人不合。姚只默不言。滿人問之。則先贊之曰。公等所論甚善。但人命至重。不可輕易。宜加斟酌。先含糊一番。滿人固問。然後徐發己之所見。所以滿人多服之。此可爲處異己之法。

十一孫致彌自高麗歸來。候問其路。言自遼陽至鳳凰城。是高麗舊界。今則以鴨綠江爲界。過鴨綠南行二十四日。至其國都。約來當與淮揚相對矣。蓋高麗之國。跨在海外。處中國之東。三面距海。惟北則與遼

陽相接。其國最南之境。離日本海面不過二百里。此行也。皇上命使臣訪求其國書籍。得詩文集二十餘部。以歸。其國學者。于五經四書皆遵大全。蓋永樂時所頒賜。亦有溫公通鑑。

十四。邵靜山名延齡來會。言朝廷喜察邇言。余謂邇言不過是淺近之言。原非左右近習腌昧之言之謂。人君聽言。自當于光明正大中擇其可否。不然則讒說殄行。卽借我之察以進矣。

十五。答靜山借得容城孫鍾元名奇逢。理學宗傳一書。其書混朱陸陽明而一之。蓋未知考正晚年定論也。但慈湖龍溪近溪海門。則列在末卷補遺之中。蓋亦知其非矣。靜山言張幹臣教門人。直言其失曰。我有過切磋在子。子有過是我職任也。與熊敬修最厚。然常直言其差處。皇上命賦詩對以不能詩。命寫字對以不習字。勸皇上留心聖賢大學問。見門人算命。必非之曰。子欲預知未來之富貴貧賤何用。

廿二。閱理學宗傳。章本清心性說曰。心學傳自虞廷。雖曰觀諸孩提之愛敬。則人生之初。其心本無不善。觀之行道乞人。不受噓蹴。雖特亡之後。本心猶有未盡泯者。不知此乃聖賢多方引誘。或指點于未喪之前。或指點于既喪之後。無非欲人自識其真心以自存也。不。然人莫不爲孩提也。曾有漸長不爲物引習移者乎。乞人不受噓蹴。曾有永保此心而勿喪者乎。譬之穀種。不種不生。譬之真金。不淘不淨。近之論心學者。如之何。競指衆人見在之心。卽與聖賢同也。其說甚正。然觀其意。卻是以心爲主。而以理從之。不是以理爲主。而以心從之。

廿六。閱性理。朱子論讀書法云。書只貴讀。縱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閒曉不得。庶自

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又曰。讀書之法。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愚閱此。不覺爽然自省。向來正病在思之功多。而讀之功少。所以學問不能長進。何可不自勵也。

象山云。六經皆我註腳。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言也。夫此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

學者不知正學。而輕于信人。如理學宗傳所載。賀克恭之于白沙。南元善。徐珊等之于陽明。此正朱子所謂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非其正者也。南元善。字大吉。渭南人。陽明座師。開講學。遂就弟子列。徐珊師陽明。歐陽德。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克恭刻白沙像懸于堂。

廿九。閱理學宗傳。見錢緒山論師門虛寂之旨。曰。變動周流。虛以適變。無思無爲。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自聖學衰。而微言絕。學者執于典要。泥于思爲。變動感通之旨。遂亡。彼佛氏者。乘其衰而入。卽吾儒之精髓。用之以主持世教。爲我儒者。僅僅自守。徒欲以虛聲拒之。不足以服其心。言及虛寂。反從而避忌之。不知此原是吾儒家常茶飯。淪落失傳。以至此耳。此其援儒入墨。推墨附儒。可謂巧矣。又論無善無惡。曰。目無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直是放言無忌。愚思王氏諸高弟。語言流傳者。宜做陽明要書例。摘而辨之。庶使後世不再惑也。

八月初二。講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覺此章易爲良知家所借。蓋鑿與不鑿。其辨在毫釐之間。非居敬窮

理未易明白。

閱念臺學言。見其以靜亦靜。動亦靜。講周子主靜二字。據朱子太極圖解。則主靜二字。全不是此意。此乃是程子定性書之意。似不當牽而一之。

左襄南以黃太沖文五篇借閱。內有沈清溪墓誌。言心性之辨亦明。大約自羅整菴痛言象山陽明之後。如高景逸。劉念臺。皆不敢復指心爲性。但心性之辨。雖明亦不過謂心爲氣而性爲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卽心云爾。其欲專守夫心。以籠罩夫理。則一也。特陽明則視理在心外。高劉則視理在心內。高則以靜坐爲主。劉則以慎獨爲主。而謂無動無靜。高則似周子主靜之說。劉則似程子定性之說。及朱子中和初說。而皆失其真。

初七江右同年賀諱世封來會。自言出門時。對其子曰。汝勿望吾爲官。攜金歸與汝。但勿以陞累汝足矣。其言斬釘絕鐵。誠君子也。在京吏科李宗孔延之訓子。子頗不率教。卽辭之。亦人所難。

初八閱念臺學言。見其論升沈得失之際。不能徹底澄清。一日乘間又竊發。因思克伐怨欲不行。不但是不行到外面。叫不得仁。就使連念頭都禁住了。而其根尙潛伏。如程子之見獵。畢竟有時而發。亦叫不得仁。陽明病瘡之喻。正是此意。中庸所謂無所偏倚。是無纖毫病根潛伏也。旣又思之。朱子言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若與此不同何故。曰。朱子所言。是就無病之人說。無病之人。只怕得發時走作。若有病根潛伏。則當其未發。便叫不得無偏倚。

初九方倣太翁來會。言在滎陽署中。北望太行甚近。及至滎澤渡河。太行尙離河濱甚遠。嵩山在滎陽西南。古之滎陽疆甚大。今之滎陽縣。乃古滎陽之一隅也。

十四閱張江陵集。見其與莊簡公論禪。蓋此公亦漸染于此。與他人論禪者不一。略不知其爲異端也。

十五閱江陵集。見其答大同巡撫賈春宇云。俺答旣死。彼中無主。爭王爭印。必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沈機處靜。以俟其自定。有來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人皆以孟嘗君爲親已。然後視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強爲主持。致滋仇怨也。此純是戰國機械。以程朱處此當如何。曰程朱亦不強爲主持。但其來控則以至誠告之曰。朝廷無成心。但爾衆共推服。能效順者當立之。

閱江陵請開經筵疏。有聖功已密而益密。聖德日新而又新之語。因思大學曰。又日新。孟子曰。又從而振德之。此兩又字最有味。凡爲學教人。俱不可不知此又字。

又按江陵于萬歷三年。請飭學政疏內一款云。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戶。聚黨空談。又一款云。國家明經取士。說書者以宋儒傳註爲宗。行文者以典實純正爲尙。今後務將頒降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鑑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及當代誥律典制等書。課令生員誦習講解。俾其通曉古今。適于世用。其有標竊異端。邪說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錄。所出試題。亦要明白正大。不得割裂文義。以傷雅道。然立法雖然。而江陵亦不免于禪。豈非所令反其所好乎。

廿一看復卦咸卦。見朱子于復卦象注曰：安靜以養微陽也。于咸卦初爻注曰：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復之安靜，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以養之。咸之宜靜，是言當動之際宜靜以審之。皆是周子主靜中意。而周子之主靜，則又不止于此也。

廿三閱咸有一德蔡注。恍然有悟。予向疑一貫之旨。孔門自曾子而外，不輕以示人。而伊尹輒以告太甲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得無疑其躐等無序乎。細玩無自廣以狹人之註。然後知其用功之要，全在乎此。而所謂協于克一者，乃是教以立志，必期至乎此，而非其下工夫也。蔡註體會及此，可謂精矣。夫子告哀公曰：所以行之者一。亦是此意。而必繼之曰：凡事豫則立，又繼之以擇善固執，皆是下工夫。

看元美望太湖詩云：青天不道向外生，白日如從此間沒。雖是形容太湖之寥廓，然亦可見人之見識易局于一隅。若不從太湖之外看，而只就太湖中看，則幾疑天日只在太湖邊上矣。

廿六到欽天監會邵武峯談歷。邵言西法不能出古法之範圍，而多改頭換面以自異。如歲差消長之法，西法不能異于古也。而將宮次移易，則便若大異。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以有歲差。譬之湍水，然在內者勢狹而轉急，在外者勢寬而轉稍緩。此古法也。而西法則分爲幾重天，遂若大異。惟以地爲圓體，此爲獨得。而弧矢算法，亦勝于郭守敬。愚因問天文家之言曰：冬至日在箕斗之黃道，此道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夏至日在井鬼之黃道，此道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是日之北而復南，南而復北者，黃道之勢然也。然以歲差推之，假使千萬年後，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冬至之日亦當出寅入戌歟。武峯曰：不然。

若使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井鬼之黃道亦改而南矣。蓋所謂日躔在井鬼者。非必定與井鬼之宿同在一處也。但與之相當耳。或南或北。固隨時不同也。故夏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寅入戌。冬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辰入申。余爲之恍然。因思向見傅仁均答王孝通曰。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亦隨而變矣。余初看之。殊不解不知黃道如何樣變。今乃悟所謂變者。乃南北之異耳。但仁均說得不明白。不如武峯之言鑿然。因又思西法謂列宿與天各自運行。以此致歲差。其說亦不然。看來依西法。則列宿移而黃道不移。依古法。則黃道移而列宿不移。不知是如此否。當再叩之。

武峯出小渾天球來看。下作一架子。便是地平。以天球置其上。天球之上。有一銅圈。是子午圈。子午圈之旁。有一半圈。附在子午圈上。游移不定。從半圈上看。便知某星出地幾度。某星出地幾度。是謂高弧。余因問渾天儀之制。對曰。古人只作一器。郭守敬以其不便推測。則分爲幾件。今西洋人則又分爲六件。

余問天文書孰妙。武峯對曰。有周雲淵所著文選最好。其要者。已載于黃玉耳鼎所編管窺輯要。又名天文大成。此書亦好。但雜耳。

武峯又言楊光先于歷法甚疏。不足以服西人。又言監中占驗。用觀象玩占。

廿七。與陸翼王談言。願寧人係徐公肅之母舅。而中書願洪善其嫡姪也。鼎革之初。嘗通書于海使。一僧以其書糊于金剛經後。挾之以往。其僕知之。以數十金與僧買而藏之。後其僕轉崇。今濟寧道葉方恒。葉頗重托之。寧人有所薰于此僕。僕曰。金剛經背上何物也。我藏而不發。乃欲詐吾乎。寧人大懼而止。遂與

徐封翁謀夜使力士數人入其家殺之。盡取其所有，并葉所托者亦盡焉。葉訟于官，寧人下獄幾死，賴錢牧齋等救之。而葉固徐封翁之妹夫，公肅兄弟之姑夫也。公肅兄弟亦請罪于葉，乃得免。寧人遂不復住崑山，葉家不願。歷游燕齊秦晉之間，與其博聞之士相往還，如傅山、李因篤，皆其好友也。故其學問日以淵博。其他著述尙多，有十三陵志。然性不諧俗，故公肅兄弟亦敬而憚之。又云容城孫奇逢，鼎革初亦幾蹈不測，孫北海救之得免，遂與北海友善。然兩人學術則不同也。

義山以靳總河疏略來示，見其第一疏，卽要疏雲梯關海口南岸，自白洋河至雲梯關，約長三百三十里。北岸自清河填至雲梯關，約長二百里。又自雲梯關至海口，八十里。皆要取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堤。其後先次序，覺與潘季馴塞決東水以水攻沙之法不合。未知何故。義山言治河當從歸仁堤高堰始，使淮流不旁洩，而清口之力足以刷沙，而雲梯關海口不待濬而自通。此亦是一說。

廿八看左傳疏孔穎達序，謂賈逵服虔之徒，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方鑿圓柄，杜元凱左氏集解，專取邱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以膠投漆，愚因思今日講程朱之學，而雜取象山陽明之說，是猶賈服之訓左傳也。又杜序疏云：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修改，因魯史成文，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旣自有詳略，不可以爲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惟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二條以外，皆無義例。公羊穀梁之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

先儒溺于二傳。橫爲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又曰。春秋有日無月者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此皆說得最是。

周禮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孔疏謂諸侯無內外史。然劉炫引康誥太史友內史友。似諸侯有內史矣。則曰。徧舉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又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似有內史矣。則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當是小史。南史外史非官名也。又左史右史。亦非史官之名也。皆能自伸其說。

藝文志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二文不同。孔疏以陰陽動靜之理推之。而主玉藻。又云。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杜序云。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據孔疏。此似是魯春秋之舊凡例。又疏云。春秋之文詳略不等。螟蟲蜚蠊皆害物之蟲。蜚蠊言有螟蟲。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歸。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于此。故不必皆改也。此亦去了許多葛藤。廿九。譚祖豫來會。余問前借柯寓匏淮揚水利圖。是何人筆。譚云。邵伯人史名繼尹者。與其塾師姓黃者。最留心此事。圖從其家出。又云。今河工第一大病是部例。新築堤防三年不壞。然後准開銷錢糧。自定此例後。每當水勢洶湧時。慮新堤之潰。陰決舊堤以洩水勢。由是一堤方成。一堤復潰。禍無窮矣。又云。防河如防邊。古九河故道。在今滄景間者。兩旁皆有高堤。可見大禹當時亦必用堤防。今書生之論。謂當聽河使復東北故道。如此則當重立堤防。其費無涯。此豈可易言哉。余問依潘季馴以水刷沙之法。則治河當

從歸仁高堰起。今斬總河乃先挑濬海口何也。對曰。此則今昔不同勢。以水刷沙之法。止可以治活沙。今則海口淤塞已久。上有板沙。則歸仁高堰海口之工。不能不並興。

閱杜序。謂發傳之體有三。疏云。是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三者所云。發凡正例者。傳稱凡者五十。先儒多云。邱明以意作傳。無新舊之例。惟杜則云。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所云新意變例者。經文顯者。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傳闡使明著。有自發大義者。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皆是新意。所謂歸趣非例者。經無義例。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此三者括盡春秋之大綱。又杜序云。爲例之情有五。疏云。五曰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先儒發例如此者甚多。朱子于戒慎恐懼中。提出慎獨。卽此意也。杜氏駁去素王素臣黜周王魯之說。最有功于春秋。

張箕山與熊青嶽書。又言高郵有王諱昌象者。有河圖及歸仁堤說。又有姓迳名民表者。爲之梓。

三十閱杜註。弔生不及哀。疏中詳言其旣葬除喪之意。此杜註之最差處。

孔疏論鄭伯克段。只譏其失教。而以處心積慮之說爲非。最是。覺伯恭博議未免過當。

隱三年日食條下。引襄廿一年九月十月皆日食。廿四年七月八月皆日食。註疏皆不能言其故。此誠不可解。

九月初一。看註疏。曲沃卽聞喜也。而今則曲沃聞喜爲二縣矣。翼卽絳也。而今則翼城絳州爲一州一縣。

矣。又按疏唐叔始封在太原晉陽縣。則今之太原府也。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則今之絳州。其後又遷新田。則今之絳縣。皆在平陽府。蓋益遷而西南。去始封之都遠甚。

初二。閱左傳文。元年閏三月。襄二十七年十一月。辰在申。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哀十二年十二月。蚤。知春秋時間法。差錯最多。所以杜預作長歷。止就春秋日月考其節候。最爲有見。孔疏論之亦最詳。後世乃欲以春秋驗歷法。或欲以歷法證春秋。皆見笑于杜氏者矣。

孔疏論董狐書法不隱。仲尼稱爲良史。而春秋魯君見弑。左氏以爲諱國惡禮也。見仁非一塗。此論亦最是。僖元年諱國惡下。孔疏說得此意尤精。

與學生講孔子登東山節。問曰。孔子旣如是。不可及。何以。又曰。彼丈夫也。吾丈夫也。余應之曰。且未說及此。講至末節曰。孔子豈不可學哉。但學之當有序。

初四。閱孔疏論桓不書王。穀梁以爲桓無王。故不書王。杜氏以爲王不班歷。故不書王。劉炫以爲闕文。三說未敢定爲孰是。但劉據襄二十七年。哀十二年。傳稱司歷過也。杜氏釋例。皆指爲魯司歷。似歷非王朝所班。且子朝之亂。王位且未定。何能班歷。而亦書王。駁得甚是。孔氏則又以爲歷或諸侯所爲。亦遙稟天子。正朔。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辨得亦最好。

桓三年日食。孔疏論所以食之故。未甚明。查通考交食之法。自隋以前。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

外入限便食。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爲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則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孔氏去隋尙近。看來猶未通此法。其云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于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于高。此恐亦未確。昭七年疏云。每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可見孔氏尙未知張胄元之法。

有年大有年之書。先儒云。桓宣不宜有而有。杜孔皆不主此說。頗覺平正。

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此是以夏時言。觀桓四年春。公狩于郎。經傳可見。杜注亦云。田狩從夏時。

桓五年。州公如曹。疏引鄭元云。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爵尊國小。蓋指州公虞公也。此一段。大抵欲調停王制周禮之異同也。然尙說得未明。因其言推之。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初封之制也。五百里至百里者。黜陟之制也。公侯之地百里。有功則可加至五百里。四百里。伯七十里。有功則可加至三百里。子男五十里。有功則可加至二百一百里。如州虞之屬。未嘗加者。則仍其初封之地而已。

初五。赴少詹王諱澤宏席。尤展成。宋旣庭俱在坐。宋言北闈諸同考。惟徐諱灝至。公無私。雖張少宰子出其房。然實係暗中摸索。

初六。閱孔疏論啓蟄而郊云。明堂位。言周之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爲常。又鄭元註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于圓邱者。祭天皇帝。月令四時迎氣于四郊者。祭五德之帝。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叶光紀。魯無冬至之祭。惟祭靈威仰焉。惟鄭元立此爲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言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秦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註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觀此可見註一書。必知此書之來歷。

從譚祖豫處。得借魏冰叔禧集。集內多闕其文。則確成一家言。直可與歐蘇相上下。其學見于與諸子世傑論文書。自言不曉星緯。九州形勢聲律飛走植潛之性。不能情狀物密。若不爾。則吾文當更磅礴也。吾好窮古今治亂得失長議論。自謂蘇氏後恐無其偶。又延陵書院記云。漢唐之黨禍。君子與小人相攻也。至雒蜀之黨分。而君子與君子相攻矣。雒蜀之爭。是君子之講學與君子之不講學者相攻也。至朱陸之黨分。近日程朱陽明之說異。而君子之講學與講學者相攻矣。爲學者各有所得力之處。要歸于聖賢之道而已。又蔡忠襄名懋德。字維立。號雲怡。崑山人。榜姓陳。爲參政時復姓。官至山西巡撫。甲申二月太原城陷死。子方熹。方炳。傳云。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學立事功。爲三百年一人。泗北宋以來儒者之恥。于

此三文可窺其學。

初七查一統志。雲夢澤在德安府之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在荊門州北。連德安府雲夢界。考此二處。去江尙遠。不知何以古云跨江南北。查德安亦古江夏地。故注云。在江夏安陸枝江華容以地勢言之。則雲夢又在洞庭之西。

查汴河故道。自滎陽縣合京索須鄭四水。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注泗州。下入于淮。累因河決而汴河自府西中牟縣入黃河矣。

魏冰叔文有云。二帝三王之言天也。傳注百家。歷象也。說得甚好。又云。青城之難作于徽欽。而伏于熙寧之全盛。煤山之變不在甲申。而在萬歷承平之日。所謂病未深而脈先敗焉者也。亦深中。又自謂鹵莽于經學。而好論史。觀其書易諸序。信然。又曰。論古人者。必吾之說立于此。使天下聰明才辯好學深思之士。欲更立一說。而無以爲口實。如漢武帝欲通身毒國。非道昆明則必不可通也。姜伯約守劍門。而鄧艾尙得從陰平絕度。非論古之極致。

初八看左傳鄧曼論楚子一段。有感于持盈之道。向讀所謂余心蕩者。未知如何謂之蕩。杜註。謂蕩動散也。動散二字。與主一無適正相反。臨事而思慮散亂。不能專一。是之謂蕩。非必荒淫放佚然後爲蕩也。然以爲盈而蕩者。則又何故。夫思慮散亂之人。必隱然有一段自滿之意。若以目前之事爲不難。而旁思橫想。浸淫至于不可收拾。非精神耗散而喪身。則謀爲顛倒而僨事。然則鄧曼何不于王前一言提醒。使之

收拾其心。以幹大事。而惟退而竊歎也。曰。鄧曼亦必言之。而史不及詳。然亦知雖言之而非一時所能收拾。甚矣盈之爲害也。蓋楚子之心蕩。亦猶莫敖之舉趾高也。然莫敖之病浮。可以威救之。楚子之病深。非一時箴儆所能愈。惜乎鄧曼不能見之于早。至于此而後知之也。

莊二十五年日食。孔疏云。古之歷書亡矣。漢興以來。草創其術。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月交會。近世爲歷者。皆以爲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日一食。觀此條。益知孔疏猶未達隋張胃元交食之法。

莊二十六年。晉士鷲爲大司空。孔疏云。晉自文公以後。世爲盟主。征伐諸國。卿以軍將爲名。司空非復卿官。故文二年。司空士穀。非卿也。雖則非卿。職掌不異。成十八年。傳曰。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鷲之法。是其典事同也。觀此。知當時官制變革。名同實異。亦猶今日之布按。非明初之布按也。成二年。晉司馬司空。皆受一命之服。疏云。司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爲號。其司馬司空。皆爲大夫之官。

魏冰叔曰。書詩易禮春秋之氣。得其一。皆足以自名。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者。當之。于是而蘇軾氏。乃以氣特聞。論氣最好。覺子瞻之自言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將公共之氣。私爲獨得。不免欺人矣。

魏冰叔又云。善學者必日進而不已。然詣有所極。則不可以復進而不已者。無進境而有變境也。天之雨

非有進于晴也。今日晴而明日雨，則人樂其日新而不窮。魏自論文，然亦可以悟學。

初九閱孔疏，以筮短龜長爲卜人假托之詞，而非正理。最是又云：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惡之稱。但旣謂善氣爲香，故專以惡氣爲臭，說臭字亦最明。

義山來言：杭州應撝謙係高士，有學問，尤精于易。朱錫鬯朝廷屢問及于薦舉諸人中，最爲赫然。

初十閱僖九年甲子晉侯詭諸卒，孔疏云：春秋之世，史失其守，赴告之文多違禮制，計諸侯之薨，當具以薨之日月告于鄰國。隱三年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是赴者妄稱日也。襄二十八年傳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子告，故書之。是元赴不以日被問，乃稱日也。文十四年傳曰：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是赴者不言死月，魯史不復審問，卽書以來告之月也。此甲子晉侯卒，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惟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按此外如晉惠公卒于僖二十三年九月，而經書于二十四年之冬，孔疏皆云：是因赴告而然。顯寧人乃據僖五年殺太子申生，九年弑卓子，十年殺丕鄭，十五年戰韓原，經傳日月錯互，謂是晉用夏正，恐不其然。雖有竹書紀年之證，然竹書恐是僞作。

味韓簡對晉惠之言，見筮龜能知吉凶，不能變吉凶。味內史叔興論宋襄之言，知災異由陰陽而見，不由陰陽而生。皆卓然明理之言。叔興之言，服虔劉炫所解，勝于杜氏。杜氏將陰陽吉凶各作一項說，而以洪範之咎徵及傳所云亂則妖災生，皆歸之神道設教，而非實辭，恐涉于王介甫天變不足畏之說。孔疏兩

載其義而不敢斷。蓋亦知杜氏此說有病也。

十一。閱左傳子玉不肯以瓊弁玉纓祀河。子產不肯以瓊瑁禩火事相類。而不同者。子產是恐以鬼神而廢人事。子玉是不知借鬼神以安人心。孔疏說得甚明。

左傳襄王出居于汜。杜註云。是南汜。在襄城縣南。秦軍汜南。杜云。是東汜。在滎陽中牟縣南。皆屬鄭地。皆音凡。然今鄭州汜水縣。土人又讀作巳。不知何故。查正韻。汜音凡。在覃韻。汜音巳。在紙韻。二字不同。據襄廿六年疏。在中牟襄城者是地名。在成臯者是水名。成四年晉伐鄭。取汜祭。孔疏云。杜註中牟縣有東汜。襄城縣有西汜。知此汜祭非彼二汜。而以成臯縣東有汜水者。以晉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卽今汜水也。字書。水旁巳爲汜。水旁已爲汜。字相亂也。

衛懿公與狄戰。滎澤。杜註云。在河北。而一統志卽指爲鄭州之滎澤縣。則在河南矣。

十二。閱左傳。僖三十一年。甯武子不肯祀相。而昭七年。子產勸晉祀絳。孔疏亦未甚明。

左傳。僖三十年。魯饗周公。閱有白黑形鹽。註云。白熬稻。黑熬黍。疏云。穀之白黑。惟稻黍爲然。余猶憶乙卯年。李子正云。北方之細米卽稷。高粱卽黍也。又一種叫黃米者。似細米而稍大。以孔疏之言證之。誠然。但以律管累黍之義考之。則高粱恐未必是黍。當再考。

左傳文二年。孔疏云。鄭元以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故杜同之。孔之尊杜最至。

宦贏論剛克柔克。俱在修己上說。與書解不同。而自不相背。

晉大夫莫賢于士會父子。而范氏不能如韓魏之盛。考杜註。士會係士蔣之孫。宜其後之不昌矣。然猶有數世之久。則士會父子挽回造化之力也。是猶宣德宏治之繼永樂歟。

與學生講由堯舜章末二句。覺與上孟好辯章吾爲此懼一句相合。此不是誇張語。乃是憂深慮遠之語。當日守先待後。有一段臨深履薄光景。直從堯舜之兢業發來。

十三。閱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孔疏云。必于月朔爲此告朔聽朔之禮者。人君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而又恐移聽于左右。故于月朔會羣吏而聽大政。非徒讀將然也。乃所以考己。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玩此一段。可以識政體。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疏云。比之隱者謂之興。興之顯者謂之比。說比興甚好。

孔疏疑鄭瞞之種類太奇。又疑其處者爲劉氏一句。似漢儒之附會。疑得亦是。

論語執圭之圭。向疑是國之命圭。今觀文十二年西乞術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疏引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然則玉必還其來使。而曰致諸執事者。禮終雖還。初聘之時。其意欲致于主國。玩此則非命圭矣。

十四。陸翼王以孫北海禹貢山水考來送。其中考核亦多可據。但每將他人之說。與己意夾持間架不清。閱左傳文公四不視朔。夫不視止于四。則視朔之時多矣。不知告朔之禮。自何年始永廢。並不見經傳。而

論語註云。魯文始不視朔。蓋其端自此開也。

杜注高陽高辛才子。並云是其苗裔。孔疏云。大戴禮司馬遷皆言顓頊帝嚳代別一人。春秋緯命歷序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八世。典籍散亡。無以取信。要之二帝子孫。至舜時始用。必非帝之親子。據此則代別一人之說難信。大戴禮云。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螭極。螭極產高辛。是謂帝嚳。帝嚳產放勳。是謂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謂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螭牛。螭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謂帝舜。顓頊產絳。絳產文命。是謂禹。所云產者。亦不必是父子相接。如杜氏所云苗裔耳。司馬遷誤認以爲父產子。

十五。會朱錫鬯。出其雜文數首示余。典雅不浮。言收拾春秋唐宋諸儒傳註。凡二十餘種。將鼓舞熊藩司家刻之。又言顧寧人又成一部韻書。刻于淮安將竣。又出錢牧齋家藏書目觀之。云從江寧千頃齋主人黃諱虞稷處借得。又云。監板經史亦多差誤。願寧人有考訂數紙。

十六。侯大年以汪茗文所刻鈍翁類稿借閱。其書尙多。先借得十四卷之三十一卷。大約其文規模韓歐。其自負甚不淺。然不脫文人習氣。其經解亦甚淺。惟十六十七卷。解三禮者最精確。蓋其所得力也。其二十卷卷內有答從弟書云。僕宦游十五年矣。其有經學修明者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其內行醇備者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名熙。乙未進士。孫陵人。此四君子者。皆與僕爲友。亦可見其志趨。其二十三卷有送姚六康任石埭序。附會釋老。則不講學之故。

十七。閱鈍翁類稿。有云。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迴向于進退之際。恆皇皇焉。不能自主者。何也。非其人爲之。其時爲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爲食。力蠶以爲衣。俛仰身世。無求而皆給。故常其不得志而退也。畢其生。可以無悶。今之君子。仰無以養其親。俛無以蓄其妻子。飢寒之患。迫于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雖不得志。其能遁世長往。浩然于寂寞無人之地哉。吾是以知其難也。讀茗文此一段。不覺爲之慨然。不得不令人思許魯齋治生爲急一語。

又與歸元恭書曰。昨讀所刻太僕集中。間頗多牴牾。如閣字。考宋志三公黃閣。北齊書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閣設內屏。皆作閣字。此杜詩黃閣老三字所自出也。竊謂凡唐宋稱閣老閣下者。其字俱從合。不從各。前明則不然。宮禁有東閣。有文華閣。學士入閣辦事者。有內閣閣老閣下之稱。與前代不同。雖從俗稱閣可也。按茗文說甚是。若歸元恭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

又傷寒書序云。雜病而誤。猶可補救。獨傷寒一證。既有陰陽表裏之異于其中。又有三陰三陽。半表半裏。虛實傳變。留匿隱伏。難測之微。證若繭絲。法同射覆。投之稍乖。死生判焉。非若雜病之可以或誤者也。余讀茗文此條。又爲慨然。夫豈獨醫有難測之微哉。治天下亦有之。又茗文于儷偶之言。獨推松陵吳漢槎。陽羨陳其年。以爲儷然。陳梁之餘馥。而徐庾之後勁。

茗文之推重歸太僕至矣。作歸詩考異。又作震川年譜。蓋其意中。自以爲接震川一派。殆亦近之。又與計甫草論道書曰。宗門之教。固有不可思議者。然欲合孔子之道與禪爲一。則辟諸傾乳入酒。終于

酒乳俱敗。此條似是而非。如此言。卻似宗門原有妙處。但不可與吾儒合。則亦何怪天下之從之哉。昔之佞佛者多合三教。今之佞佛者又多分三教。

十八。赴張老師酌。黃伯和謝瞻在同席。張老師言汪荅文集中置後解。是有爲而發不可爲訓。又言其傲。又言明史宜及今成。尙有文獻可徵。初奉旨開局也。滿人必欲先將實錄翻譯呈看酌定。所以途中寢至。今又言黃太沖汰存錄。亦有過嚴處。夏彞仲則有過寬處。又言諸大小臣啓奏。惟魏環老應對詳明。餘鮮有及者。

十九。閱孫北海河紀。見昔之論河源者。紛紛不一。合而言之有三。大約言出于閩葱嶺者。其下源也。言出崑崙者。其中源也。言出西番柴甘衛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北一千五百里。俗傳爲星宿海者。其上源也。自星宿海東北流。經崑崙山之南。折而東流。復繞崑崙山之北。至積石。經河州。始入中國。張騫見其下源。而不見其中源。崑崙之說。見其中源。而不見其上源。至元學士蒲察篤什。始窮歷而得之。自星宿至崑崙三千餘里。自崑崙至積石。又三千餘里。自積石至龍門。又三千餘里。而或以爲二萬一千三百餘里者。誤也。

余向見言黃河者。皆云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下達濟寧。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然嘗問從中州來者。則今汴城仍在河之南。甚疑之。今觀河紀。載宏治時。巡撫徐

恪疏云。宏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而汴南之新河又淤。乃知所謂汴城在河北者。只是正統以後。宏治以前之事。諸書又云。正統十三年。決張秋。疑是兩處決。

又按河紀。國初糧船自儀真抵淮安。謂之裏河。俱分入五壩轉盤。黃河謂之外河。原不相通。後平江伯疏開清江浦。由天妃口徑通黃河。仍設閘以司啓閉。其後恐黃水灌入河。臣乃議塞天妃口。以杜黃水。創開三里新河。設通濟閘以通淮水。在萬歷三年條下。此段說天妃緣由最明。然亦未詳新河創自何人。

潘季馴楊一魁二人相接爲總河。一主築隄束水。一主分黃導淮。此議論之最不同者。河紀中皆言其有功。未會剖析孰是孰非。季馴云。人欲棄舊以爲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分支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然觀萬歷廿五年。總河劉東星疏云。河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趙家圈。石將軍廟兩河口。出小浮橋下。二洪。乃賈魯老黃河故道。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至三十七年。北徙濁河。而此河遂淤。萬歷七年。總河潘季馴議復開之。以工費浩繁不果。則是潘公四治河。束水之策。雖行。而故道之策。未全用也。按潘公第一次治河。在嘉靖末。只佐朱公衡開新河。非其本意。第二次治河。在隆慶末。開所謂故道。垂成而廢。第三次治河。在萬歷六年。功成高堰。而故道仍不果行。第四次。在萬歷十六年。惟見嚴閘禁築遙堤諸議。不見別作爲。但其始終不主開洶之議。只就河言河。是卽復故道之意也。二十閱河紀。嘉靖十二年。劉天和之治河。亦似有見。蓋因運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故棄魚臺殺亭之淤河不治。聽河向趙皮寨南行。而專濬漕河。此在朱潘楊李之前。自成一策。

嘉靖初。尙書胡世寧論治河勢。南分二道。東南一道。東分新舊五道。說得最詳。然只是嘉靖初年黃河之勢。不應刪其姓名年月。混入禹貢註。

最可惜者。萬歷初。徐尙寶貞明潞水客談一書。講求西北水利。神宗用之。業有成緒。而爲近侍戚畹所阻。懷宗至。袖此書示近臣。銳意行之。而又以寇亂而止。

汪荅文集中。有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云。嘗恨文章之道。爲錢所敗壞者。其患不減于汴州大雨。幸而有。一吳氏不量氣力。以與之爭。而又不得其要領。未知吳氏是何人。

廿一。閱左傳杜注。宣十七年。有崇友于之好一語。乃知歇後習氣。自晉人已有。

偶思近日文人。如魏冰叔。汪荅文。顧寧人。可謂卓然矣。而皆不免做僻之病。以其原不從程朱入也。呂晚村從程朱矣。而亦不免此者。則消融未盡也。

于鱗咏古詩。有因知沮溺流。用卽社稷臣二句。最好。又雜興詩有云。馳驅名利場。無駿不驚駘。亦名言也。廿二。閱孔疏大路二字。草木是卿大夫車之尊者。鄭叔孫穆子受之于王。皆稱大是也。金路是諸侯車之尊者。亦稱大。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玉路。天子車之尊者。亦稱大。顧命云。大路在賓階面是也。又辨內朝外朝。凡人君內朝二。外朝一。內朝二者。路門內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也。若諸侯三門。畢應路。外朝則在應門外。魯之三門。庫。雉。路。則外朝在雉門外。如此之類。不君註疏如何得明。夫子論治。必先富之。然韓獻子曰。國饒則民驕佚。敬姜曰。沃土之民不才。蓋聖人原重本富。不重末富。

樂武子善鈞從衆一言。可與子犯師直爲壯之語。同稱妙絕。逢滑論禍福。楚子囊言君命以共。亦是這個派頭。

廿三閱孔疏。許今潁川許昌是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改曰許昌。靈公遷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遷容城。按一統志。許昌卽開封府許州。葉卽南陽府裕州葉縣。城父在汝州。白羽卽鄆州內鄉縣。皆是楚地。蓋許自葉而夷而析。雖名爲國。其實是楚之縣矣。戰國之滕。若欲遷時。亦是如此。想太王之遷。亦必奉命于殷。亦是此局面。

成七年。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疏云。惟言留一偏。不見原將車數。不知去時幾乘車去也。邱明爲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澁或誤玩。此可見文無起伏照應。便屬蹇澁。

讀季文子對韓穿之言。至信以行義一句。因想當時最重在信。然所謂信。只是克踐其言。世儘有言之克踐。而心實虛浮者。所以聖人言信。必緊連忠字。此是王霸之辨。然聖門所以必言忠信者。又不是只怕人信而不忠。蓋亦怕人忠而不信。世有一等人心實無私。而力量未足。外面反或遺漏。此又是學問疏密之辨。學者所當致力。雖忠而不信也。叫不得忠。然分看卻是一件事。

廿四閱孔疏。襄九年辨分野云。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星紀在于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徒以相傳爲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按孔氏不作斷語。最是愜意。此必由歷代星官占驗而得之。如

某星有變。其驗恆在某國。遂定以爲此國之分星。蓋非一人一代所能定也。其理亦本不可解。所謂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乎方隅。庶幾得之。若唐一行山河兩戒之說。恐亦近穿鑿。

左傳襄九年。遇艮之八一。句。孔疏云。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周易以變爲占。占九六之爻。連山歸藏以不變爲占。占七八之爻。此固是矣。然傳只云遇艮之八。而不云艮之第二爻是八。亦未免蹇澁。

查地圖。山西河津縣。是祖乙居耿之耿。與解州鹽池相近。左傳所謂沃饒而近鹽也。觀此則殷之河患。乃在山西。

廿六閱孔疏。襄十一年作三軍云。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強弱。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蹇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惟三卿帥之。此說甚明。然復依鄭氏泥詩公徒三萬一言。謂僖公時已有三軍。自文公以來。懼伯主之令。軍多則貢賦多。自減爲二軍。然其作其舍。不見于經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生出許多葛藤。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此處文法亦甚蹇澁。大意是言叔孫只取子弟。不取父兄。比季氏只得一半。孟氏只取子弟之半。比叔孫又只得一半。若無昭五年傳。則此處幾不可解。又秦后子十里舍軍。終事八反。亦蹇澁。

又十二年疏。因什吏二字。知晉十人置吏。異于周禮五人爲伍之制。亦最細。

師曠論衛出君與孟子腹心手足之意一般。春秋于此。亦只書曰衛侯出奔齊。然有以警其君。而無以警

其臣畢竟可疑。楚公子比、鄭公子歸生、齊陳乞，本無其心，必書曰弑，正可與此同參。襄廿一年疏云：杜解地邑自爲其例，言在者指知其處，言有者以示不審，此例最好。

廿七。孔疏襄廿二年，御叔以臧武仲爲聖人，云此聖字與周禮知仁聖義中和，尙書惟狂克念作聖，睿作聖，詩人之齊聖皇父，孔聖諸聖字一例看，最是。

襄廿五年，楚蔣掩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彌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賈遠以爲此九事，是賦稅差品，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以下，以次而重，如周禮一易再易不易之意，杜孔雖不用其說，然疏內仍詳載之，蓋左氏之旨，雖未必然，然亦可見土田當分等則，從古而然。

然明謂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子產喜其語，而其告太叔，則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吾于是歎子產之善用言也，蓋愛民而惡不仁，爲政之道無出此矣，而非思則愛惡或至于偏，觀子產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及處子皙子南之際，豈漫然愛惡者哉，其得力于思深矣。

程鄭降階之言，本屬善言，然因其平素偃蹇，知其決不因學問而思謙退，故曰不在程鄭，必是勢窮而然。廿八。閱襄廿七年傳云：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疏云：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禮，以爲後人之法，觀此則知禮記所述不必皆三代之制，亦有春秋卿大夫所行，而仲尼採之者。宋之盟，叔孫以違命貶，雖有小是不錄，杜預之說最是，而疏闡之亦最明。

晏子云。在外不得宰我一邑。句解云。君出亡在外。雖吾一故邑。尙不得主之。況邸殿乎。此說甚是。疏以宰訓益。以外謂在邸殿之外。覺費解。

孔疏解小雅大雅云。小雅所陳皆小事也。大雅所陳皆大事也。王道既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又云。正雅與二南同時。故曰周德之衰。杜註云。衰。小也。言是周末盛大之時。蓋杜註以季子之歎。是歎正小雅。服虔劉炫則以爲歎變小雅。杜似長。

亥有二首六身。孔疏云。古之亥字體殊不然。蓋春秋時。亥字有二六之體。異于古制。亦異于小篆。爲子馮之戒懼也。而其子爲掩至于被戮。且掩又非不賢者。甚矣權勢之不可戀也。此叔孫昭子所以致歎于高彊也。范武子之戒變。鄭公孫黑肱之貴而能貧。有位者不可不三復。

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戾。以露其體。疏解之曰。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太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朝以聽政。久則疲。疲則易之以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以修令。修令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滯則易之以聽政。以後事改前心。則亦所以散其氣也。此一段可與寬猛相濟之理同看。而太史公自序所言。蘇子瞻御試策所論。皆偏矣。又露其體下。卽接以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疏云。神隨形而盛衰。旣露其體。則神識亦弱。此又可疑有脫落。

廿九閱申豐論雹。孔疏引鄭康成云。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蓄不泄。結滯而爲伏陰。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詳載申豐之言。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其實雹不是盡由冰也。亦政失所致。吾于此知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執其一隅之見。而未知道之大端。然道未始不在此也。又于此知古人之燮理陰陽。周密無遺。

觀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知季氏之巧於卸罪。欲名實兼收。

女叔齊之論儀。與北宮文子之論儀。淺深不同。而各極其妙。

叔向論鑄刑書。孔疏有二意。其前則曰。伊訓云。先王肇修人紀。制官刑。穆王作呂刑。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皆是預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人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聽其時事。議其輕重。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測其淺深。常畏威而懼罪也。其後則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于天下。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奕世相承。知國爲吾土。衆實吾民。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臨事議罪。秦漢以來。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若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意。不得不作法以齊之。此又是一意。前說勝。愚常云。律可定。而例不可定。前說正是愚意。

十月初一閱孔疏三墳五典不偏主一說。及解裨竈所論陳災嫫女。則皆云非吾徒所能測。絕不穿鑿。最

爲得體。

相疑相忌之際。爲禍最速。觀于欒高陳鮑之事。可不懼哉。

初二。閔子產處駟乞之事。此與邲之戰。孫叔敖初則南轅。終則曰寧吾薄人。同一無我。

昭廿一年。魯待范鞅十一牢。據疏。因十四年魯人失禮。爲鮑國七牢。遂致范鞅之怒。其後哀七年。吳遂徵

百牢。一失禮。遂無有底止。益歎子產之善事大國。

叔孫穆子不肯行賂于樂王鮒。昭子不肯行賂于范獻子。同一正氣。

晏子論和同。疏云。說和羹而不言鼓。古人未有鼓也。疏亦不言鼓爲何物。疑卽今之醬。據疏。謂急就篇。乃

有鹽鼓。秦漢以來始爲之。

昭廿一年。梓慎曰。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注云。二分日夜等。二至

長短極。然不言日夜等。長短極。何以便宜日食。孔疏亦不甚明。

孔疏。子太叔論禮條下云。旣言天之經。不可復言地之經。故變文稱義。旣言則天之明。不可復言則地之

性。故變文言因。因之與則。互相通也。正是變文使相避耳。此可想古人換字之法。

又太叔云。人之能自由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疏云。性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此意亦最精。

又借鈍翁類稿三十二卷。至五十卷。有王西樵諱士驥。乙未進士。傳。載其所作僞詩傳論。略云。近世所傳子貢詩

作詩傳托之子貢以爲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尋有妄人依旁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小異。道生敍詩傳源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章刻之于楚。李維楨爲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應賓者。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僞亦灼然也。凡古書源流存亡真贋。漢藝文。隋經籍。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敍諸家授受尤悉。並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爲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于西晉。安得至今猶存耶。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者。按西樵此論最有功于詩。汪載之亦最有見。余向固疑之。然未知其出于豐坊也。

又陝西提督李思忠墓誌銘注云。本朝用薄版五六寸。作滿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數片輒用牛皮貫之。謂之檔子。

初四閱左傳。后夔有子伯封。此與堯舜之朱均同。

看鈍翁集有云。公伯僚親與七十子之列。而敢于毀季路。邢和叔本程門高弟。而遽誣宣仁。以附紹述之說。比例固好。但僚雖史記列弟子中。而家語無之。未可定爲弟子也。即使果弟子矣。或在七十人之外。而未必在七十人之內。即使在內矣。或在執贄以後。叛其師友。或在執贄以前。未聞聖教。皆不可知。古事遼遠。難以臆斷也。

鍾翁爲文。文肅震孟之子。名秉，字孫符。作墓誌云：秉所著有定陵注略，先撥志始，烈皇小識，甲乙事核，欲向其子點求之。又云：文肅係文衡山之孫彭之子。

初五，赴李學士諱天馥酌，同席新選武陟縣鄒象雍，言吳伯成之在無錫也，其最有力量處，在盡遣前任侵那各官回去，蓋其時適逢康熙九年，以前錢糧停征，遂力稟上臺，凡赦後錢糧那解，赦前者俱行查免，而浮報其數，以作部費，遂得允行，此其最有造于地方者也。至其聽訟無一虛公者，一日之內可了百十件，其所謂才者如此過。言吳國對之提督學政也，狼籍爲從來所未有。閱孔疏，昭廿九年，孔疏論重黎烈山，只援引經傳，絕不武斷，最得不知爲不知之意。

初六，施愚山來投刺，并送詩一册，其詩頗有古人風，非尋常月露風雲之話。張老師曾贊其人，信然。

初七，葉訥菴來會，言及皇輿表，云此書因爲期太促，未能精核，近得吳任臣十國春秋，又加考正，然未確者尚多，若遽加頒刻，遺笑後人，其害猶淺，倘後人不知，奉爲信史，則其罪大矣。須啓奏再加考訂，乃可刻耳。此真君子之言。又言薦舉中湯斌施閏章品行之高，又言張幹臣之苦節。

初八，閱孔疏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奔郢。又奔隨，疏云：郢都在江北，睢東，王走西，涉睢，又南，濟江，乃入于雲中。知此雲在江南。昭三年，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謂此也。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又云：隨、義陽、隨縣，其國在楚之東也。郢、江夏、雲杜縣，則是楚之西南。吳師猶尚在楚，更東奔隨國者，蓋謂楚與隨有恩，謂可保守故也。今按一統志，德安府治

唐爲安州。春秋時爲鄆子國。闕辛爲鄆公。卽此。則此鄆在楚都東北矣。又鄆陽府鄆縣。古潁國。則又在楚都西北矣。又荊州府有鄆城。在府城南二百里。楚昭王時所築。此則在楚都西南矣。又似與江夏無干。又沔陽州景陵縣。則古之江夏雲杜。然又在楚都東南而非西南。未知孰是。孫北海據沈存中說。謂楚子入雲。是江北之雲。恐難信。但沈氏定以江北之監利景陵。江南之公安石首爲雲夢。此則近之。大抵此澤在江南者。迤而西在洞庭之右。在江北者。迤而東與洞庭遙對矣。胡三省通鑑註云。據漢陽志云。雲在江北。夢在江南。見威烈王廿三年鑑斷。

定九年。晉軍在中牟。孔疏疑此。與論語之中牟當在河北。而非河南之中牟。最是。定四年。辨。豫章在江北。而非江南之豫章。亦是。

哀公元年傳。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杜註云。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孔疏謂方十里。應有九百夫。而止五百人者。以井衍沃。牧隰臯之法推之。二牧而當一井。蓋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當一。則爲五百夫矣。最精細。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之說最害義。注疏從穀梁而排公羊。最是。

觀定十四年。董安于不能免于晉。哀三年。萇宏不能免于周。春秋之末。至于如此。可歎哉。

初九。柯翰周名維楨來會。言初七日薦舉諸人。會于衆春園。有以嫚詩緘封呈汪茗文者。衆止見其結句云。杯盤狼籍醉巢由。文人輕薄之習。有以自取。可不畏哉。

閱左傳陳乞僞事高國一段。歎世途有如此嶮巇。韓濤塗之譖申侯。又不足言矣。可畏哉。

古書之參錯也。如一黃池之會。國語則吳先晉。左傳則晉先吳。一敬王元王。史記周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左傳敬王崩在哀十九年。則以爲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之二十七年。世本則以爲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帝王世紀依世本而作貞定王。此但可傳疑。難武斷也。

孔疏言仲尼感麟而作春秋。所以感者。以聖人之生非其時。道無所施。與麟相類。故爲感也。杜以獲麟之義。惟此而已。而深譏公羊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之說。若謂麟應孔子而至。則邱明子思孟軻荀卿皆尊崇孔德。何以不言。此說最大雅。

哀廿七年傳云。君子之謀也。始中終皆舉之。而後入焉。注云。所謂君子三思。此不是。始中終皆舉。只是一思。

閱孔疏。衛在汲郡朝歌。文公遷楚邱。成公遷帝邱。則在東郡濮陽。則朝歌已爲狄有。後又入于晉。然疏未明言。

初十會葉詡菴。適陸翼王同在座。詡菴言魏環老之不可及。云。今大僚入與滿臣言事。則唯唯惟謹。出則盡歸咎于滿臣。環老則不然。與滿人言。未嘗苟同。出而對人言。則亦不諉罪于滿人。此真大臣之用心。詡菴又言。有黃太沖學案。嫌其論吳康齋附石亨事。不辨其誣。而以爲妙。用此不可訓。詡菴又稱。陽明之人。

品功業。翼王言其論良知之偏。訥菴言人能如此做去亦好。余言依良知之說。恐入于禪。訥菴云。今若有窮禪客亦妙。此皆其有感于時而云然。然訥菴論學。微主陽明。余欲正之。因初交未敢深言。尙有待也。借張瑤山文集而反。

十一。將瑤山之唾居存錄發兩僕抄寫。其書頗有發明。故全錄之。集內又有王山遺響一種。則皆雜記其山居之事。此一書殊可不作。雖春風沂水亦足見賢者之高致。不必瑣瑣敘述。至于五六卷之多也。所謂王山者在泰和縣東南七十里。其始名義山。晉華陰王子瑤修道于此仙去。亦名子瑤山。唐貞觀中。長安匡智與其姪亦修道于此仙去。故又名匡山。唐末有羅韜字洞晦者。建匡山書院于其麓。黃勉齋饒雙峯嘗講學于此。

王山遺響內有一條云。居茅屋中。每從搜覽之暇。默坐觀心。焚香一炷。雖本體照徹不得。違信覺山空人靜。諸緣屏絕。點塵不到。精神收拾。透裏快然。又其序云。建吾師祠。以俎豆。薛胡羅高四先生。則其學大抵微近于梁谿。

又一條云。塘南王公云。孔子曰。無知。陽明言。知善知惡是良知。姑就初學所及言之。使從此透入。必透到水盡山窮處。乃可。夫單提良知。既爲後人所疑。而塘南又淺視良知。提出無知。水盡山窮。從何下手。此說得好。

又一條云。水簾洞。王山中天半路斷。始以梯升。繼則磴石而上。然空中階級。意在速成。根腳不平。未及旬

日雨過則崩。程子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闢，譬如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又稱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腳更好。嗟嗟夫！心之所之曰志，學者立志當以君子自待，以希賢希聖希天自期。最不可薄視此身，隘視此心，掀天揭地，全在根腳。否則便小有成就，亦非大規模。久且如風中草，任其披靡，如水上萍，聽其飄蕩。做得一分，便損一分；做得一層，便壞一層。余是以因石徑之既成，復傾不能不與學者求其所以立腳，所以栽根。此一條最警切，不可不猛省。夫康節猶空中樓閣也，而況不如康節者乎？又一條引孟我疆山居詩云：門外一川水，亭中數卷書。眼前多少事，誰道是幽居。須知此事是何等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又一條論做詩云：後生纔得科第，去學做詩。做詩何用？好是李杜撇下許多，好人不學，卻去學醉漢。此等議論大有益學者。

其序云：箕山諫止遊畋一疏，直與宣公奏議並垂。在經筵命之講經，則陳說無餘；命之賦詩，則辭以小道不足爲。蓋實錄云。

其文集總名庸書，此係抄本。雖有其目而尙未全。其文氣頗弱，內有合刻薛王語錄序云：非文成之異于六清，而學文成者之異于文清。此似涉調停話。又有合刻胡敬齋張古城兩先生集序云：二人皆餘千人。張有陸學訂疑，張吉，字克修，成化進士。序言其劾李孜省僧繼曉，遠貶景東。又云：饒雙峯亦餘千人。十二閱箕山集內，有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問效，如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

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握。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箕山云。樂者即吾之本體。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面攙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爲境遷爲物撓。爲慾蔽。遂舉本來樂體。被無端怨尤填滿胸膈。非用一番工夫。一番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真業。又云。識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尋字最好。皆本集注朱子之意。庸齋又云。從何尋。曰。下學上達。克己復禮。箕山又自述其山房舊有扁。命云。尋孔顏樂處。聯云。問孔子何以樂。曰。發憤忘食。問顏子何以樂。曰。既竭我才。又云。言孔顏樂處。即知思孟樂處。皆足補集註所未及。又庸齋疑好仁惡不仁。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見過內自訟。好德如好色。顏曾漆雕開仲弓子路南容。儘足以當之。何云未見。箕山答之有二意。一則云。夫子所歎未見。或偶以此勉人。或有所感而云。非竟以爲空谷足音。一則云。夫子生平無一日非望道未見之心。則是數者尙不能以信諸己。安能以信諸人。此又是就其極而言。當合看末又言此仍非必不可幾之事。誠能從內自訟做起。由勉歸熟。安知不將且暮遇之。尤妙。又一篇云。執著有執著之失。和平亦有和平之失。此非著實體認者不知。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爲一。我必分知行爲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爲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知雖是透脫。恐學者竟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足羽翼程朱。又與熊青嶽書云。若提明善二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無不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辭于我矣。與前書同意。不知青嶽何以有此論。又與羅先生書云。令師青老。見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閑道錄。頗與某私淑羅文莊之意有合。又孫北老學問淵深。所梓薛文清明敬齋羅文莊高存之四先生學約。

俱有不謀而同者。按此則簗山所推重者，此二人而已。

簗山又有一書，言宗儒語略，前序後跋，議論參差，余所取于簗山者，正在于此。人能勇于從善如此，天下有何事哉？使象山有此心，則必無無極太極之爭，使陽明有此心，則必不執良知之說，必不爲朱子晚年定論之書。今人挾一偏之見，恥屈于正論，多方以求勝，孰知先生之所以不可及者，乃在于能屈耶？氣能抗萬乘之威，力足以卻紛華靡麗之習，乃區區整菴一書，遂退然自下，盡改其故學者，非天下大勇，其孰能之乎？竊思日求過而過不能去者，一則起于欲根之未盡，一則起于習氣之未除，一則起于識見之不真。

十三。初將小學示學生，因看立教篇內則一條，歎古人之教，必防之于未然，必使之以漸進，所以教無不成。

又因此條內，有二十博學不教句，歎今之少年，以謀食之故，未及二十，俱已爲師，誤已誤人，其害不淺。

十四。閱張簗山與熊青嶽書，論學問經濟，雖不是兩個，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學，卽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爲驕吝，爲器小，爲執拗，甚至爲奸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爲，其實毒蒼生而誤國事者，卽此自命爲經濟之人，其論最快，正是今日用人對病之藥。

十五。與學生講小學明倫篇內，則子事父母一條，想見古人一團愛敬之意，融結而出，分不得某處是愛，某處是敬。

十六會黃俞邵問杜氏釋例亦云未曾見云王魯齋有論語考證查魯齋傳無此名馮諱雲驥之尊公宦于金華有其抄本又曾刻魯齋集又云江西廬陵王瑞節有朱子成書載在通志前朱錫鬯所買參同契注卽成書中一種也又云江寧何楷有古易訂詁最好

與學生講小學見禮記說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夫苟訾苟笑與登高臨深一樣可不畏哉

十八會高郵王亮士言靳總河先挑海口之非蓋與潘季馴以水刷沙之策相背謬又言治河如治賊未有不治而能安者今日不患無治之之法但患上下掣肘部中之銷算既刻而內外之陋規又難除若使主計者能如劉晏造船之法則河不難治矣又言河勢隨時不同看治河之言必考其年月又言高寶之湖是淮水入海之舊道高家堰是梁武所決之堰此二意想是亮士臆度之言

十九汪茗文來會言吳俗禮教之弛冠禮既不行昏祭則家自爲禮喪禮則迫于律而又廢壞已極又言儀禮有子妾有服而律無之今人柰何不從律而從禮

又言昌黎闢佛而子厚崇佛永叔闢佛而子瞻崇佛子固闢佛而介甫崇佛此皆文人欲自成一家不欲爲同之意此則太薄視數子

茗文言北宋之學有三介甫子瞻伊川在當時皆甚新故學者宗之介甫之學未幾卽亡子瞻之學行于金伊川之學行于南宋至元虞伯生歐陽元吳萊宋濂之徒則會而一之此段亦說得是但云伊川之學亦以新而爲學者所宗則失言矣至言元人合二家爲一則似其自道

陸翼王言。苕文之攻歸元恭也。因其望重。有傾而下之之意。其攻錢牧齋也亦然。又云。訥菴亦有此風。近則漸近于道矣。

二十。閩王亮士疏濬末議一篇。此篇專論濱海形勢。卽導淮九則中海口一條之意。而此言之特詳。大意言北至廟灣。南抵秦州。二三百里。是卽所謂范公堤各場場分。卽于堤上按地分界。亦猶自淮及揚高寶。各分界于其中也。東爲鹽場。窳戶居之。西爲民田。惟民種之。挨堤內有大河。名曰穿場河。沿河各立場分。各有石閘洩水。入其運鹽港河。以達于海。是則各場皆有海口矣。當年范公造堤之義有二。一爲不開穿場河。則場分隔絕。鹽觔難于轉運。一爲高寶興鹽下河一帶。直達鹽場。上下湖漫。毫無阻隔。上水易洩。涓滴不留。則民田盡成陸地。而海潮泛漲。斥鹵倒入。則苗稼勢必枯焦。又慮水壅莫洩。故各造石閘。以達港而入于海。是卽所謂運鹽各港河也。考前朝祖制。自范公堤外。皆係草蕩。惟供燒煎。不蒔禾稼。是以不厭海潮。故范公惟于堤上閘口各立水簾。而不問閘下之港與河也。今草蕩旣于前朝變價以充邊餉。則在官之草蕩。盡爲各窳之私產。開墾耕刈。盡屬禾苗。雖欲不實爲築壩。不可得矣。倘惟議開復而不議建閘。以時啓閉。非持平之論也。又云。地脈由雍而豫而揚至海而盡。此舊說也。若海中大勢。必至黑洋方爲大海。其色深黑而味苦。若其出海千餘里。雖則茫然無際。實則非可橫行之地。蓋耕牧之地。至通秦與鹽而盡。其未盡者。分沙五支。直入大海之中。凡千餘里。所謂五條沙也。潮長則洋洋湯湯。茫無畔岸。潮落則沙壅土漲。深不容尺。其沙土堅硬。更甚鐵石。海船可載數千者。必遠而避之。惟沙船底窄。可以掉臂其中。其

船卽因沙以得名。故海口之開，無與于疏防。又云：若淮黃會而東趨，則匯聚于安東對面之馬邏，建義、蘇家嘴、新溝口、柳浦灣五大險工一帶處所入海，欲于對岸開一支河，以殺河勢，又懼有傷安東，必築高堤以固之。

廿一閱王亮士戊申上明公書云：築歸仁集等堤，鳳泗淮揚民情僉同。若議築翟家壩一帶決口，則盱泗等州縣必爲力爭，謂與彼地不利。查萬歷年間，潘季馴築塞高堰決口之後，盱泗皆樂豐年。載在潘公申辨泗州鄉紳常三省疏中。若非當年赫然震怒，將常三省力行黜罷，高堰石工焉能告成，而不意彼地奸人利于私販，又將石工未及之處復行盜決，以致貽害若此也。

亮士又議用災民供畚鍤云：細心分別壯健，定爲一工，派于泥水險要地面，每日照六分定例，日給米四升，銀二分；婦女及老幼，定爲一工，派于高原地面，日給米三升，銀三分。如其人力微小，則量減銀二分。若夫跛癱殘疾，難資其力役之用，而實可課以絢索踏擊之工，亦止給以米二升，銀二分。所有節省銀米，存爲犒勞壯健鼓舞工作之費，夫役不必遠調而自集，災民不必賑恤而共飽。

亮士又云：苟得其人而任之，必爲假之以用舍之柄，濡之以持久之計，裕之以錢穀之資，與之以便宜之略，重之以斬殺之權，而斷不可拘牽之以文墨，淆亂之以議論，限勒之以程期，恐動之以詰責，始可漸次以期其功，倘決一口而必俟部覆以施工，用一錢而必俟估計以銷奏，拔一人而必拘資格以註冊，罪一夫而必待奏奪以施刑，欲求平成立奏，此必不可得之數。

廿二校對箕山語錄。因其論好名二字。余竊思好名亦不可一例論。愚不肖之人。惟恐其不好名。賢智之人。惟恐其好名。出處取與。惟恐其不好名。學術政事。惟恐其好名。

又箕山謂夫子之道。中以貫之。愚謂曾子言忠恕。是誠以貫之。若程朱重主敬。則又是敬以貫之。此當互看。

箕山語錄上卷云。學問止有漸進工夫。別無頓悟法門。又云。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足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言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何從說。聖賢言語。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儒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氣無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矣。氣無聚無散。以所附有聚有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尤足見其體認之細。

廿三校對箕山語錄。因思博施濟衆修己以敬二章。一是順說。一是逆說。合看可見體用之妙。

箕山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于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雜馳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

因箕山之文。思辭章之學。雖非儒者所尚。然篇章句字。各有其法。亦格物之功所不可少。看程朱之文。何等精妙。文冗弱而不振者。亦是格物之功未至。

廿四閱學菴通辨。見象山對朱濟道言。收拾精神。自立主宰。當側隱時。自然側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因思象山陽明景逸念臺。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工夫。皆是心學。但象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景逸主靜。念

臺則不分動靜。象山陽明則竟不要讀書窮理。景逸念臺則略及于讀書窮理。象山陽明則指理在心外。景逸念臺則指理在心內。究竟則一樣。辨有明之理學較宋更難。以陽明之功業高劉之節義。皆天下所信服。如順風而呼。故辨之尤難。今人見陽明之功業。便以議之者爲刻。不知管夷吾之在春秋。是何等樣功業。孔孟只以一小字一卑字斷之。安得以其功而信其學哉。且陽明卽有功。亦不過在一時。而以朱子爲楊墨。以孔子爲九千鎰。其得罪在萬世。吾豈能爲之解耶。指理在心外者。如鏡之影。指理在心內者。如樹之根。得失自不同。

廿六看張江陵作呂豫所諱調陽墓誌云。公爲人。外溫而心辨。中毅而貌和。于事訥訥。不輕爲可否。于人恂恂。不苟爲異同。嘗曰。大臣協心體國。苟利社稷。嫌怨共之。政本之地。斷斷而爭。如國體何。世儒嚶嚶。猥小曹參而卑丙吉。然則虞廷云。寅恭者非耶。按江陵之贊呂公者如此。而其身則殊不然。蓋呂公之爲人。亦非中正之道也。又作楊虞坡墓誌云。李郭無文。韓范無武。此似譽之太過。

又江陵作軒轅問道頌。述廣成子之言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心靜神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此似非刪書斷自唐虞之意。大臣告君。不宜及此。又讀其辛未程策論治。不主更張而主綜核。綜核二字。是江陵本領。乃惡更張而遂病孟子之法先王。而取荀卿之法後王。則過矣。廿七因學生問伯夷伊尹柳下惠與楊墨同異。愚因思夷惠尹是中道上之偏。楊墨是中道外之偏。譬如三間廳。夷惠尹皆在中一間。但略有些偏。若楊墨則偏在兩傍。著壁去了。

又見箕山語錄云。曾點之樂。是日月至焉之樂。顏子之樂。是三月不逸之樂。但有生熟之分。皆是實見與虛見不同。此亦看得最好。

廿八會富平李天生諱因篤。樸實君子也。叩其所學。極留心程朱。嘗纂輯大全。或問蒙引。存疑淺說。謂之四書五刪。又言願寧人亦住富平。其學亦尙程朱。近日所續日知錄。多論學之言。又與前刻不同。

從左襄南處。借得吳志伊春王正月辨三篇。其大意謂春秋自主周正。若周禮則以夏正。雜周正。詩歌所詠。則如今人稱攝提孟陬等語。不泥朝代時令。安得以周禮。漸風而并疑左傳春秋諸書乎。又謂商周改時月。秦改歲始。不改時月。亦不得強合而一之。以致彼此交疑。其言商亦改時月者。則據梓慎云。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漢律歷志云。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陳胤云。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有此數據。則殷之改時改月可知。書之言惟元祀十有二月者。今子月耳。卽位宜于歲首。而不于歲首。未踰年不應改元。而改元則夏忠商質。亦難以周禮證夏商也。若夫秦則改年始。而不改時月。以閏月爲後九月。史記確有所據。而文穎顏師古輩。泥商周改月之見。更謂秦以十月爲正月。若史家所載。皆太初時追改。非當日本稱。則又拘矣。其論甚辨。然吾謂梓慎陳胤之言。或以夏周之時月。而遙推商之時月。亦未可知。難定謂改時改月。商周則同。踰年改元。商周則異。總之古事難以臆斷也。

看孫北海禹貢考。謂碣石現在永平。未嘗淪入于海。此似有獨得之見。夏彝仲禹貢註。亦未之知也。思禹

疏九河。當時必更有蓄泄之法。蓋河者不可不分。亦不可分者也。不分則勢盛而易潰。分則流緩而沙淤。故分亦決。不分亦決者也。禹既疏九河。必立蓄泄之法。如今之閘座然。水大則通之以殺其勢。水緩則閉之而勿分其力。三代以下守其法。所以無河患。後世廢之。則潰決而不可爲矣。余因潘季馴之治河而悟及此。

廿九會王亮士。余問何以欲分黃。荅云非分也。暫分而卽合。猶閘河之有月河耳。不暫分則河勢盛。而清口之淮不能出。又問縷堤。荅云濱河必須三層堤。最近河曰縷堤。縷堤之內曰襯堤。襯堤之內曰遙堤。卽老堤也。縷堤襯堤決而不妨。決則可以緩水勢。遙堤則不可決也。又縷堤至襯堤。襯堤至遙堤。每三里五里則有隔堤。隔堤從而三堤橫。有此隔堤。則橫堤雖決。不過決在此三里五里之內而已。又問斗門滾水壩及閘之別。曰通船者曰閘。如閘而狹不可通船者曰斗門。閘而淺不下板者曰滾水壩。又曰禹貢先治水而後定貢道。今則貢道先定而後治水。所以難。又言翟家壩至今未塞。

三十陳子熟來會。言幾亭書。惟明儒統未刻。又有李衛公李忠定張江陵三先生合纂。亦未刻。高子遺書板。則在南都不可問矣。

閱黃太沖文。知山陰之學。其病只在不知。朱子所謂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二語。故朱子分八條目。而山陰則以誠意爲了義。曰致知致此也。格物格此也。朱子以主敬置八條目之外。而山陰則以誠意當主敬。太沖與姜定菴書云。致知之知。乃澄然未發之體。因穀觶而不忍。因乍見而惻隱。此知之已發者。吾之

所致者。在澄然之體。由澄然而發見。發見者無所容吾致也。噫。如此說。則朱子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如何解乎。辨學術異同。若在經書文義上辨之。則彼此膠執葛藤無已矣。且舍文義而單論下手工夫。則得失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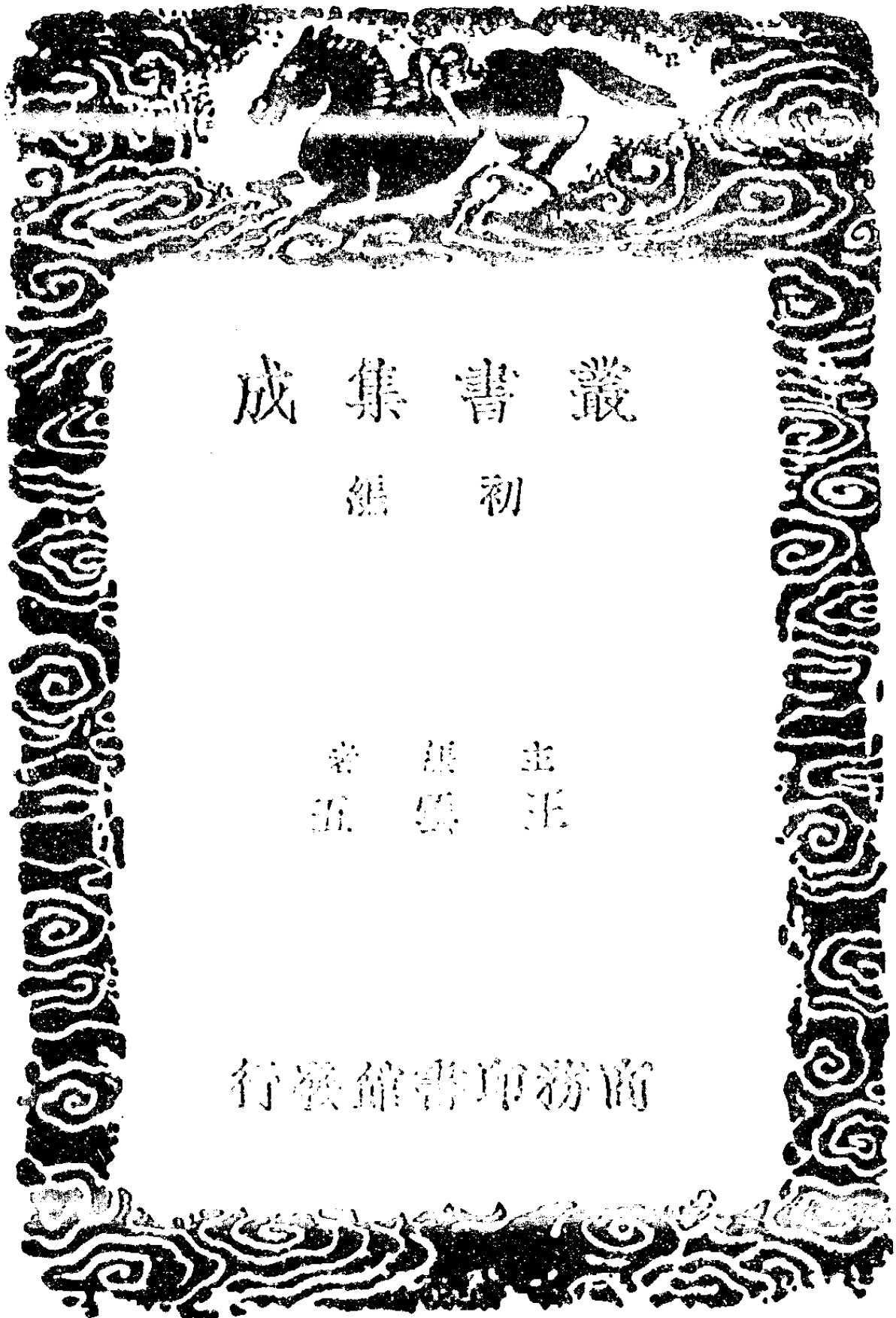




83
14
:2984

三魚堂日記

二



成集書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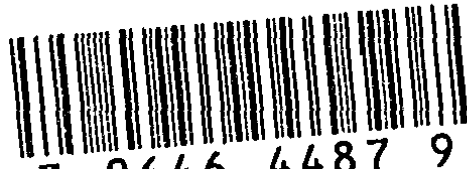
編初

著 五 編 主
五 編 汪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三魚堂日記
(二)



3 0646 4487 9

陸隴其撰

三魚堂日記卷下

庚申二月廿五。李巢來兄弟來。不及會。留李子喬及楊名天藻二札。子喬書中。欲輯文清景逸五先生語錄。其留心先儒。亦不易得也。

三月初三。有雲間范名安濟者。以俞汝爲所輯荒政要覽寄余閱。

四月廿四。宋崑友名瑾。號豫菴來弔。崑友自壬子歲會于嘉興。別來已九年。至是同好生來。以所作致知格物文示余曰。學術異同。俱自此句始。故欲借此以正世之謬。其文大抵謂格物工夫。緊接小學。小學之後。知識漸開。亦漸活。故格物者。所以擴充其聰明。範圍其知識者也。豈無生知良知。而生知不恆有。良知不可恃也。做格物工夫。似偏似渙。而不厭其偏。不厭其渙。循其緩急輕重。審其難易淺深。由其當然。以及其所以然。由勉而幾于安。此所以爲小學之終。而大學之始也。致知在格物。猶曰致知者。必教之格物云耳。全在教者主張。其論甚正。後有自記。尤說得痛切。余但嫌其開講。微與口氣不合。蓋就題論之。小學是遠脈。致知是近脈。舍近脈而單取遠脈。則已失之太寬。卽以遠脈言之。亦止可云小學之後。不可不格物。若重說小學之要緊。則是題後繳法。而非題前取脈之法矣。又其落題。亦微似論體。不似經義式。亦未免爲時套所累。余以此二處直告之。蓋惜其文大有益于學者。而不欲其爲小疵所累也。又示我以所刊習是編。其言亦多切日用。又言黃太沖之在海寧也。許時菴勸其一往會焉。知太沖爲陽明之學。故不欲往。



又言許時菴今歲二月入都。赴魏環老之約。時菴有己未房書選。以其自作之文。刻在相知者之名下。蓋亦不免時局也。又崑友甚留心經濟。言今日時勢。可謂萬物不得其所。又其所作姚廣孝論。亦是一篇大文字。

五月初六。因閱天之高也一節文。思此章所謂鑿有二種。一是不讀書之鑿。一是多讀書之鑿。不讀書之鑿。不知故者也。多讀書之鑿。不知故之利者也。

八月初一。偶思夫子言。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見聖人論治。與綜核之治。真有天壤之別。綜核之徒。論選舉。未有不急防人之欺蔽者。聖人則所重在舉爾所知。蓋在我一段至誠之念。正大之氣。未有不動人者。何患賢才之不可盡知耶。若沾沾以綜核爲事。則是名家之所爲。一法立而一弊生。其爲紛擾不亦甚乎。此當與視觀察者同看。

十一月十四。因往省。在舟中閱威思叔所作韻法至論。縱有四聲。橫有七音之說。似是而實非。謂在樂五聲。二變爲七音。若喉舌唇齒之音。卽止于七。亦與樂之七音。風馬牛不相及也。夫十二律者。聲之有定者也。宮商者。聲之無定者也。今以一字而高下之。則十二律殆幾乎徧。律尙不可定。而可定其爲宮商乎。且玉篇韻會及陳獻可。其分屬互有不同。其爲牽合無疑。此論實聞所未聞。又相與面論三十六字母。宜刪者六。宜增者二十有八。合之得五十八母。切韻指南等書。不知聲之有母。非三十六字之可統也。故有音和類隔等門。展轉葛藤。又云。邵子不用見溪羣疑等母。而以他音一百五十二爲母。此是振古人豪之識。

但聲音之數。則實無如是之多也。若獻可之韻。雖云本邵子。實不用邵子之法。又云。從來韻譜。止爲詩賦限韻而設。原非審音而分韻。元尙聲律。而周氏之韻出。一釐千古之訛。洪武因之。又云。自唐以前之詩。必以律呂調之。而始可合樂。至詞曲起。則律呂卽在詞曲之中矣。辛酉十一月。閱邵子書。知以律呂配聲音。亦是借說。非樂中之律呂。

十六。在舟中閱威咫尺職方公傳。因思論天啓間事。當使崔魏自崔魏。三案自三案。雖當日崔魏借三案以攻東林。然君子正不得因崔魏而苛求於三案。誠明于孔子所謂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則其論自定。又職方公疏中云。東林崔魏而外。名教之途甚寬。卽幾亭所云。只論通不通。不論東不東也。此亦是至論。

十九。赴李撫院酌。會曹秋岳。自言所輯崇禎朝史。上諭及奏疏分爲二集。共有四千餘頁。又言夏髮仲幸存錄。議論多游移。黃太沖汰存錄之言皆合。大抵秋岳之意。猶專主東林也。又言梅村綏寇紀略。持論甚正大。

二十。至山東唐名夢賚寓。唐出所作贈高念東先生莫忘篇十首。內有莫忘常何有馬周。惓惓指此語以示余。蓋惟恐其負蔚州之薦也。因言蔚州之初出也。深以京邸匱乏爲慮。不欲出。有李恆岳者。蔚州之妻兄弟也。饒于財。聞之。謂蔚州曰。子官京師。約日費金幾何。曰。日一兩足矣。李曰。止于是乎。吾能爲子任之。子果能出而有爲。吾何惜焉。蔚州卽起謝曰。子能如是。我卽命駕矣。故蔚州之卓然于朝。而無內顧憂者。

恆岳成之也。又言高念東與同縣而比鄰。其人清潔異常。然頗不耐事。有稽阮之風。一日高方與唐弈。其子在黔中。家人自黔逃歸。左右以告。高徐竟局。然後入問其子之生死。亦信二氏。又言曾寓書施愚山。勸其講學。講學之效。當見于十年之後。又甚言朱二眉之不足信。

廿二。會麗符甚。言近日衙門改口供。及胥吏有頂首之弊。又言布政司向有備用銀一項。凡無款之費。如刊賦役全書之類。皆取諸此。府縣亦各有備用銀。今則俱奉裁矣。

辛酉正月十九。魚裳兄弟來留宿。予舉盤銘及切磋琢磨之義。商之。旂公謂苟目新三句內。句句皆有切磋琢磨工夫。予首肯之。

廿三。松江唐燮字欽文來執贄。欽文言山堂考索一書。議論皆宗朱子。又湖州前輩莊元臣。有古今文訣。闡發甚明。又言崑山朱致一名用純。講學以大全蒙引爲本。又言婁學罷天潢字爰楫。好學先正之文。爲人亦有古風。查吳江楓志。莊字忠甫。本吳江人。萬曆甲辰進士。中書。

二月初五。會嗣開叔祖。言法不可輕變。所變之法雖善。而小民未必通知。則胥吏反因以生奸。非數年之久。不能得其益。又言人之奸弊。當預防之。不可使至於甚。至于甚而後治之。則所傷實多。又初七于席上。言及東林云。當日往往有爲人所用。不覺其入者。故人貴自立。

十一。舟中閱西山集中問答一卷云。大學之止至善。正是美與大之地位。久而不息。則大而化之。至于聖矣。愚向云。至善是恰好處。是逐事說。觀西山所云。則是統說。疑可兼用。

十二。至崑山舟中讀西山集。有葉安仁墓誌銘云。葉名湜。字子是。建安人。爲安仁令。以循吏稱。子采。宋云。世遠道散。爲政者芻狗其人。鬼魅其俗。以爲非嚴法峻刑不能服。而朝夕所治者。敲朴以聚財而已。其聞義利先後之說。鮮不嫻笑。以爲迂闊。而君用之于治邑。不期年。其效章灼若是。然則謂古道不可行于今。斯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與。又言君壯歲游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愚向讀葉采近思錄註。不知其人。觀此知采之學有自來矣。

十三。讀西山集。通判廣州吳君墓誌銘云。自古者銘鼎之制。變而爲碑碣。諫狀。由一命以上。苟絲粟可記。必托之文以傳其弊也。有葩華而亡根實。惟有德君子。其言如金石。然後可信弗誣。愚按此言最是。然今之世。僞文肆出。蓋有不待有德君子之執筆。而假托其名字。以炫耀于世者。比比而是。世風之下。可勝歎哉。又滕德粹璘墓誌銘云。自淳熙後。義理之學日明。然士多假竊形似。簸弄筆舌間。勿身踐也。愚按在淳熙尙然。況後世耶。

十四。侯大年言。馬元調有子名舒。字應之。今尙在。其人亦樸實。所刻筆談板。已在典鋪矣。又言。嘉定志水利。係紀原一人獨修。大年又以其子銓文二篇來閱。大有奇氣。非凡才也。

十八。閱西山集。史彌遠乞歸田里。補還服制。不允。詔曰。大臣之義。與衆庶不同。多事之時。視承平亦異。夫旣任安危之責。則當權輕重之宜。其他賜彌遠詔尙多。皆極其贊揚。至云羣材彙進。蔚有慶曆元祐之風。公道砥平。浸還乾道淳熙之舊。西山亦不幸而處此時哉。

廿五。閱西山集。夜氣箴曰。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于牀第之上。讀至此不覺悚然。又題跋內有云。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修己接物。無間鉅細。皆爲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峯昆弟至于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之正法。不知傳家錄一書。今尙存否。又云。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生之學也。二語最精。

廿四。與學生論子出一題。宜主教不躐等說。時文多亂拈。

廿七。卓先生有八編類纂。共一百本。借閱之。此書乃陳仁錫所纂。八編者。邱濬之大學衍義補。唐順之之左編。右編。稗編。章潢之圖書編。鄧元錫之函史。馮琦之經濟類編。馮嗣京之經世實用編。而首則列宋楊甲之六經圖焉。其書條例亦不甚精。偶閱所載實用編。論樂曰。三分損益。此從自管敬仲。然敬仲謂五音。非謂十二律。淮南客乃嫁其說于律。遂謂十二律亦復下生上。上生下。而所損益皆以三分一。此其說恐不然。而馬遷誤信之。又云。十二律三分損益。是因宮商角徵羽三分損益之說。而誤用之。而隔八相生。是又因十二律三分損益之說。而誤成之者也。其論甚奇。而序則謂其張紫陽旗鼓。未知其如何樣張。三月初二。吳江楊執。以瞿氏家乘借閱。敘稅收瞿稼軒之骸。此亦奇男子也。敘者瞿子元錫也。字登初三。于葉石君處。借陸德明經典釋文。凡九本。八百餘頁。此書係葉之族人。借錢牧齋絳雲樓藏本抄錄。不易得之書也。余喜而爲之跋。抄手亦精妙。此書除第一卷序錄外。餘俱散見各經中。然末有一跋云。此與注疏中所引往往不同。當查之。又葉石君曰。曾見抄本孟子註疏。比今刻本增多。大約今之注疏。皆非

復初定之本矣。

初六卓先生以四書百方家問答借閱。輯此書者爲郭偉字洙源。其凡例自云。曾輯名公答問。所採多新說。此編則不敢背註。然余閱之。則無一與註合者。萬歷時風氣乃至于此。

又借尙書叢齋來看。輯此書者爲潘士遴。其駁雜不足觀。

借葉石君羣經音辨。此書宋賈昌朝輯。係抄本。

又借卓先生申瑤泉墓誌銘石刻細楷。葉向高撰。鄒南阜篆。蓋趙南星書丹。此乃埋于墓者。與今之樹于墓上者異矣。

四月初三過嘉善。舟中憶左傳魯人以爲傲句。東萊博議曾痛駁之。真可爲學者韋弦。癸亥九月初一校

九卷朱子答劉公度曰。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此一條與博議之意合。

廿六宋崑友來會言。吾輩今日要務。當隨處體認天理。亦當隨處培養人材。又言景寧知縣劉宗沛字子符。辛丑進士。陝西蒲城人。單騎赴任。布衣疏食。極力撫綏。亦今之賢宰也。因與同步至楮家堂威儀巷。紗羅行姚敬恆家。候應嗣寅不遇。遂同其門人至嗣寅家。見之貌樸而氣靜。有道君子也。出刊文一卷相示。大約與程朱不相背。而小有出入。惟欲改定大學。及論元亨利貞。不主本義。爲難從耳。予以劉念臺之學叩之。亦以爲僻云。念臺年少登科。無人敢駁他。故至於此。又見其未刻之教民論。論淫辭小說之爲民害。亦最有關係。其易解刊已垂成。又見其論語拾遺。首列集註。次列大全。次附己意。又見其禮學彙編。倣

朱子儀禮經傳體而自爲條目。然通解及楊氏圖。則亦未見也。又同崑友會諸際南名殿鯤。其人有經濟之才。見在應試諸理齋之後也。際南言餘杭令龔嶸。雖係捐納出身。然其引盜法最善。得盜則召其隣里而問之。是其平日作惡者乎。抑偶然過犯者乎。如其偶也。有保則釋之。如其平日作惡人也。則立置之死。又言今日用兵。俱恃炮。與古兵法大異。歸寓適仇滄柱來會。滄柱言徐伯魯禮記集注。春秋演義。最妙。陳紫峯易經通典。不如存疑。

廿七。閱崑友謁劉青田祠詩跋云。向聞先生埋金以遺子孫。凡有發掘處。相傳以爲美談。余心疑之。誠如所云。則管華之不若矣。何以爲先生。及至括蒼。寓城東張賓朋家。備問青田軼事。知埋金發掘。俱正統時。巨寇鄭諫胡陶得二子孫所爲。假先生以欺世爾。愚按此爲青田表白。不可不知。飯後應園寅同二子及門人姚宏任即敬來會。

廿八。應園寅命二子禮璧字子蒼。禮琮字以黃來執贄。二生言其尊公已六十七。所著尙有詩傳翼書傳拾遺。又性理亦有纂本。爲諸儒作傳。欲人讀其書。知其人也。又言姚敬恆之有志于學。而不應試。又言汪藻采之叔汪大儒名澣。亦好學。今居平湖。又言江西魏冰叔。與其尊公相善。今已沒。崑友復到寓。論人不知而不愠云。人非必君相。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亦人也。如舜之處頑罔。而克諧以孝。卽所謂人不知而不愠也。又言如來不生于中國。未嘗見周公孔子之禮樂。故其教如此。若使其見周公孔子之禮樂。必不如此立教。又言佛教行。而名山之神不血食矣。又言曾在湖州孔廟觀祭。丁起鼓後。有省視之禮。主祭

者徧觀殿上及兩廡所陳列之祭器。然後行事。此禮最是。別處或不然者。想爲禮生所節去。又言杭州張用霖名右民。年七十外。負經濟之志。與應嗣寅交善。又言園化姚牧雲名佩紳。有道氣。寄跡卜筮。海寧公許三禮甚敬之。

廿九。赴李方伯酌。席間會山東唐夢賚字濟武。遂至其寓宿焉。唐言張沐之赴四川也。以一僕自隨。貧無資斧。而親友餽贖皆不受。其平居未嘗脫冠露頂。同席者河南王遵訓。桐城方孝標。

五月初一。仇滄柱以黃太沖學案首六卷見贈。其書序述有明一代之儒者。可謂有功。而議論不無偏僻。蓋以蕺山一家之言。而斷諸儒之同異。自然如此。愚因思經師與人師不同。而人師內又有二種。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若蕺山先生者。以爲興起之師。則可以爲成德之師。則不可。而太沖尊之太過。所以多費周旋。其書內凡二百餘人。所不收者。何椒邱、邵二泉、陳清瀾、林次崖、陳紫峯。

初二。答拜潛江劉主考之孫諱行諫者。細問其出門之故。乃因其嫡母歐陽氏溺愛其女。以致爭訟。不能安其身而出。人家嫡庶不和。往往致禍。可畏。

十二。至常熟于卓先生處。借廬山志及臨川文選志。係康熙戊申江西提學吳煒重修。其實乃興化人李澄鏡月所編輯也。臨川四先生正艾東樵天
甌子集中有用之文。

十九。好生自江陰來會。旂公寄所買黃四如集來閱。乃向所未見也。又胡雲峯四書通。亦向所未見。惜止有大學一本。又耿橘常熟水利全書。亦最有用之書。

廿七。從侯大年處。借山東全河備考。係崑山葉方恆所纂。其書頗簡明。又從卓先生借鄧元錫史記內編。此書可以不刻。

六月二十。席文夏言。錢牧齋有學集刻本。多爲人所改。

廿一。自常熟登舟。廿二泊小貞。借宿于蘆花菴。菴臨泖濱。僧陸懷名心遺。曾在天目爲玉林之徒。與談天目之勝甚悉。又云。此菴爲楊鐵崖隱居之所。其前爲鐵崖濯足灘。舊有枕流閣。鐵崖題中廢重建。又有老鐵亭。今廢。蓋鐵崖故居在小貞。而此菴則其所常往來者也。菴之名蘆花。則陸平泉所題。又趙文敏、陶南村皆嘗至小貞。而文敏之管夫人。則小貞人也。蓋元時小貞有曹雲西者。富而好禮。故諸隱士皆依焉。廿三早。僧指菴前之泖云。此爲橫泖。其自泖塔一直上南者。爲長泖。二泖相並。其又南則爲圓泖。蓋卽五舍泖也。泖字在篇海字彙皆音柳。其字始見于陸機對晉武帝之言。愚因僧言。思所謂三泖者。乃陸機一時之言。以其傍九峯者言之耳。若夫五舍泖之南有小泖。以及泖橋以南之泖。皆不在三泖之數也。僧又出天目志二本閱之。其書係武林人章之采輯。有陳懋德序。殊疏略不足觀。按天目山一名浮玉山。距武林西北百餘里。兩峯上各有一池。若左右目。故名東天目西天目。亘杭湖徽寧四府。子瞻表忠親記曰。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此指東目。蓋嘉湖之水。皆由東目。茗水一名響水。大率一水二名。東目屬臨安縣。西目屬於潛縣。東目有分經臺。云係梁昭明太子分金剛經處。又云。昭明目。洗眼于泉。明一目。後歷西山。又以泉洗之。目悉開。故莊曰。雙清。志載宋洪咨夔東目過西山詩云。西山許邁無人

問只說東山有謝安富貴光明貧賤晦世情從古兩般看此一詩佳志中稱有薛應旂天目山志不知卽是浙江通志中語否八月初六日塔僧漢輪云青浦北韓山有橫湖爲三湖之一在湖塔東北湖橋以南者爲長湖此說近之

廿九至洙涇魚裳館中借黃山志閱之按黃山舊名黟山當徽寧二郡界東南屬徽之歙縣西南屬休寧東北屬寧之太平縣天寶六年敕改黃山

會夏西求言願見山河渠書將刻成因從西求借願偉南所輯客漢雜抄

七月初二晚至常熟會黃子鴻言無錫願禹錫字景範有方輿錄最精詳今館于徐健菴家又言晉書無北海郡而北海之縣皆移于濟南郡若濟南之縣則不復見此不可解又言汜水之汜古音凡今音似見漢書如淳注

十三與黃子鴻談云查韻會舉要成臯之汜水音似從巳襄城之汜水音凡從巳漢高卽位之汜亦從巳而音泛曹咎自劉之汜水則卽成臯之汜水也又借其所訂晉地理志閱之于青州濟南郡有三疑云按二漢志及宋魏諸志濟南所領如歷城朝陽著土鼓於陵等縣皆同未嘗云有所移徙省廢今此志所領皆北海之縣而本郡故縣槩無一見可疑一也又按漢志有北海郡景帝置後漢不改魏晉紀中皆有北海王宋魏皆有北海郡今本志濟南所領五縣前後志皆屬北海未嘗云有更置獨此志縣存而郡改可疑二也又按本志晉凡郡國一百七十三今止一百七十二計失一郡疑卽北海也但通典不詳通考亦仍之蓋其沿誤久矣今當于濟南郡下改正曰領平陵歷城朝陽著土鼓於陵等縣另增北海郡漢置

統縣五始列平壽下密膠東卽墨祝阿五縣于其下其考證甚詳然愚取左傳杜註查之其言濟南當有歷城平陵朝陽及平壽卽墨當屬北海見于桓十八年莊十年襄四年六年二十七年之註信矣但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註云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則祝阿在晉固屬濟南也又莊元年齊師遷紀邢鄆部註云北海都昌縣西有魯城則北海又有都昌也此則又可疑查子鴻草本原云本志濟南所屬五縣其四縣皆舊屬北海

十五與子鴻談言胡三省通鑑注亦只是將諸史志及通典作主但括地志及宋白續通典其書今不可見而備見于胡註因借其漢地里志閱之查漢晉志皆有濟南郡晉州濟北國齊州然考濟北所屬如東阿穀城則反似在南濟南反似在北又晉志兗州有濟陽郡卽漢濟陰晉更名所屬有定陶縣故曹國高祖卽位汜水表作卽位定陶卽其地此則又在南矣按水經注濟水至乘氏縣西分爲二瀆其南瀆爲潯水東南至湖陸與泗合其北瀆東北流入于鉅野澤查乘氏縣漢志亦屬濟陰宋白云在鉅野西南五十七里湖陵縣屬山陽郡紀作湖陵莽曰湖陸此條丙寅八月見曹縣志濟水圖始知其誤

八月初三文夏言毛子晉所刊史記索隱今板尙在其家不與十七史合又其所刊八唐人詩已燬于火五唐人詩則貨于江寧又言王守溪亦曾更定字母

廿四在楓涇於楊氏借鄆陵縣志內載薛文清父貞爲鄆陵教諭時例乏科貢諭必謫貞以爲憂瑄乃隨任補弟子員永樂庚子中河南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又列范甯於鄆陵人物中余疑甯之時鄆陵恐不屬晉又陳寔潁川許人鄆於許爲屬邑許祠寔于鄉賢鄆以故宅亦有祠

廿五。在舟中閱鄖陵志。見明初土田有夏地秋地之別。疑各處所謂夏稅秋糧者俱如此。查鄖陵土田。明初頃數不及二千。嘉靖丈量。通共夏秋地一萬一千五百餘頃。順治二年。奉文除荒徵熟。開報熟地。接年續報。至七年。共熟地四千五百餘頃。恐按除荒徵熟。此第一仁政。自墾田卽升之例行。而民不聊生矣。又邑人梁廷杖曰。開報者總名熟地。未分上中下。恐他日盡報開熟之後。又蹈明初止分夏秋。不分高下。一概均徵之弊。所望以後每年報熟。卽如萬歷初知縣陳登雲例。酌量分上中下三則。萬歷末年。福王之國。有旨附近州縣。各買膏腴田三百頃。以供王用。當時若懼違旨得罪。噤不敢出一語。則王莊立矣。王莊立。每歲王遣中使收租。其騷擾凌轢。有司莫敢誰何。且立莊則有佃戶。佃戶怙勢張威。佃戶人人一中使也。亡賴者。因緣爲奸。附和羽翼。亡賴者。又人人一佃戶也。其播禍地方。不可勝言。鄖陵知縣張舜典。鳳翔舉人。于文到之日。卽具詳。縣南北皆濱河。地多汙萊斥鹵。無膏腴可答明詔。願罷官爲小民請命。上臺重公言。事始得寢。

十月十七。自常熟到家。元祈威。叔同貽孫公弋來。有杭人毛稚黃名先舒。寄所著匡林。未知其爲何人也。又前九月內。有杭人秦定叟名雲爽。寄所著紫陽大指。亦未知其爲何人也。廿九。至常熟。十一月初三。卓先生處借齊民要術。此書後魏賈思勰著。凡十卷。而萬歷間秀水沈士龍。海鹽胡震亨。字孝轅。所梓也。又借顏氏家訓。萬歷戊寅顏志邦序。新安程榮校。此書有益日用。然內多左祖釋氏。顏魯公學多駁雜。其淵源有自哉。查其舊序。顏師古亦之推後人。

十一月初六會黃子鴻言晉書地理志張氏所置涼州十一郡乃落去西海郡查魏書張軌傳始得之胡三省通鑑注亦以爲亡一郡蓋刻板之訛久矣胡卻不知查魏書耳又沙州內落高昌一郡戊己校尉戊己二字訛作張茂以三字亦查魏書校正

初九燭下校對高忠憲年譜見其與管登之辨云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虛空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不相資入者矣此一條大可理會大抵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卻不認得性中條目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亦大異于程朱矣其不欲言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

壬戌正月朔閱徐鴻洲信古餘論見其論西銘是仁體因悟與萬物流通者仁體也無物不有者仁體也無時不然者仁體也故中庸費隱章論語子在川上章與西銘皆是言仁體

廿三往常熟舟中閱紫陽通志見高彙旃格致論其學似正于景逸又刁蒙古寄嚴佩之書不滿涇陽而深推景逸以此與陳幾亭同配享于道南祠其所著潛室劄記中亦多格論但于景逸覺服膺太過耳又施璜所著思誠錄中訓蒙諸條其論甚正又通志所載江知默字月巖江學聖字惕若皆有志于學而以梁谿爲宗者廿六至館

三月初三到常熟初九買太學志志中載太學書板無多廿一史十三經皆無蓋今之北監板廿一史乃是修志後所刊查印板之載于志者有東萊集世史正綱詩樂圖譜儀禮圖解不知今尙存否

四月十二會太倉吳省初名曉。係梅村姪。言梅村所著春秋氏族地里二志。尙未刻。

廿三在舟中閱子張問仁節會墨。因思聖門所謂仁者。豈非所謂一乎仁則一矣。

七月初三到崑山。于書肆中取宋史質來看。王洙作嘉靖間台州人。此書雖云一百卷。然止十二本。覺太簡。

初六書賈以續南雍志來。係天啓間續。查經籍刻板中。並無儀禮通解。

十三夜夢至一所。見屋梁上。皆硃書文宗教條十四。旂公以邵二泉年譜示我。有二泉爲江右提學時所行數事。頗可師法。姑記于此。如查生員不葬親者。不許科舉。又生員年少能文者。限其每季讀書若干。又憶涇陽小辨齋集中。有論儒童考試書。亦爲文宗者所當知。

八月初一在園化會許伯勤。名植伯勤與無錫高氏有世誼。言高彙旂之履歷甚詳。彙旂丁丑進士。爲湖廣

督學道。如李中丞本晟。吳宗伯正治。皆其所拔士。李中丞爲刻三楚文獻。

廿二到常熟。閱顧涇陽與羅布衣書。見兩人議論。一主和平。一主正直。因思處世之道。只此二端。所難得。恰好者分寸耳。不講分寸。而各持一說。則二者皆必弊之道也。

九月初二閱涇陽惟此四字編疏。此最有功于世。

十月初五自家中起程。宿蘆花菴。僧陸懷以玉林語錄見示。其論本來面目。論萬法歸一。與儒者之言甚相似。而實不同。又言玉林之在天目。每于歲除。必度其所儲。足供明歲一歲之飯。方令衆食飯。若不足則

便食粥。若有施主來，可供幾日之飯，則幾日食飯。此深得王制量入爲出之道。

初七到館。卓先生以徐日久所著隲言借看。其書言明末利弊極切。徐係萬歷庚戌進士。

癸亥正月十七。嘉定饒子辰來。其向學之志甚誠。但觀其所自敍。則知其初未見余之前。則專信象山陽明。既見余之後。則并信考亭。近又見得朱陸各有是非。惟從朱陸之是。不從朱陸之非。所據惟一理。又云。朱陸互相詆排。各有好高之意。而尤以陳清瀾爲非。又因夢孔子命公冶長南容授以大學真傳。悉改朱子所定。又謂格物只在知本。而以章句窮至事物之理。爲不知務。謂二千年晦蝕之義。至此始傳。其所見甚怪僻。余一一爲辨明。未知其遷改否也。惟其自敍云。未讀書之先。歲丙辰夢許魯齋勉以務學。其時猶未知魯齋爲何人也。此則甚奇。又其詩學康節。有此志。未能伸八首最好。

二月初二到郡。會張平子。言明季作縣者。家人幕賓。皆與外人隔絕不相見。子弟來者。即時入內。去者即時出境。不敢盤桓于境內。

初六到館。卓先生言九成宮宋榻者。筆畫尙肥。今因年久糊塗而瘦。初學習之。恐筆寒。不若顏魯公多寶塔爲佳。

十五葉石君來。言晉書李特載記中。隼字音觸。諸本多訛作二字。

三月初四到家。巢來好生來。巢來言陳組綬皇明職方輿圖考之妙。好生言鄧州人讀格物之格爲該。前月席開宇言。北人讀蔚州之蔚爲裕。

十四。到常熟。送兩席生先入都。卓先生以常熟水利全書贈。

十六。至褚莊。大風泊舟。土人云。此地爲沈萬山莊。少西卽山涇。又少西卽爛路山涇。爛路二水。皆南通湖。北通澱湖。爛路長而山涇短。日中從爛路歸。

廿四。星祐從好生處。借得考亭淵源錄來見示。此書係莆陽宋端儀初裝。武進薛應旂纂修。

四月初二。與方太翁談。言木桃卽鐵梗海棠之實。木瓜之花卽木瓜海棠也。婦人兩鬢所插謂之櫛。

四月初十。嘉興會王子和言。北方有司盜案撥補二事最難。又言于總督在直隸。則火耗之禁少寬。在江南則火耗之禁甚嚴。

五月初二。自家起身進京。

廿一日。與陳孝廉言。秦興季滄葦季開山兄弟。爲人不同。其父雖久富。然滄葦初任蘭溪。得數十萬。河東巡鹽又數十萬。狼藉異常。以惡疾終。沒後家卽蕭條。開山之家業如故。其長兄諱開生者。卒關外。家業亦如故。又言秦興與秦州甚近。而秦興獨不受水患。故其地殷富。在驛轎中。思催科之法。初到任。當與民約。三月之內不施鞭扑。使里長互相勸勉。設二等歸農票。上等許其有事得照生員例優待。欲見官長。使聽事吏先以歸農票傳報。許後堂坐見。次等許其有過驗明減等。三月之內十分全完者。給上等歸農票。六分全完者。給次等歸農票。皆以鼓樂賜酒三爵。送出大門外。完不如法者。先設立頑戶牌。大書頑戶二字。懸其門首。俟其完足。然後將此牌繳進。頑戶之家被人打罵。俱不准告理。其又不完。然後施鞭扑焉。凡

詞訟除人命盜案外，必詳開有無田產，在何都圖，曾否完糧如法者，方進總理，其隱欺不實者，查出重懲。初到任時，先命吏書如前法開報，另立法比較，次命生員如前法開報，另一法勸懲鄉紳，則各致書勸其爲民倡，如此庶可省鞭扑。

廿八宿商家林，途中見久旱田中枯槁，因思北方之豐荒，多由于天，不似南方猶可人力挽回，長民者當以蓄積爲第一事。

廿九宿任邱縣，途中見河間縣易知由單，知圈撥之法，近年屢行，不但在鼎革之初，豈可爲訓，又見蠲免順永保河四府圈剩田土二十一年錢糧告示，土人云：昨日始掛，小民早已完足矣。此當如昔人赦後不赦前之法，方善。是夜始雨。

三十宿白溝河，六月初一宿琉璃河，途中看車箱兩旁下，又釘一小橫木，中間鑿爲半月形，舍軸其中，亦有于小橫木下爲兩足以舍軸者，此卽考工記註所謂伏兔也。又疑車箱四旁木皆謂之軫，如今廬席四旁有邊者亦謂之軫，當再考。

六月初二到京，寓寇君廟。

初三會王天市，言及王中堂名熙之僕陳九鼎，本嘉善人，士大夫多與之往還，頗有江陵游七之風。

初五會曹徵之，知崇禎長編，十一二三此三年，派在汪藻采，我濟南公原稿上填，不知下落，藻采已改正，可見公論在人，初六至席館。

廿四黃俞邵來言史館有文淵閣書目係宣德年間楊文貞等編但不著卷數及撰人姓名故今修明史藝文志難以爲據總裁諸公議止載元明二代之書亦不得已而然也又言文淵閣書目所載不待今始散亡當其盛時館閣諸公往止從掌者借書詭以他書還之而取其原本故閣中書之精者早已烏有矣廿五又會黃俞邵言己卯山東直指使者宋學朱係今冢宰之父死于正月初二之變然今吳門人頗有異論又言今史館論三案者大抵以黃太沖汰存錄之言爲主

廿六盛珍示來言精膳一司自錢糧歸并戶部遂爲冷曹文夏言工部諸司皆然可見一法變必有人不便之者

閏六月初一始命僕抄考亭淵源錄初二看薛方山序中言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不覺太息孔孟豈有二法哉方山序中旣言老而知朱學之精而又爲調停之說如此蓋終不敢直指陸學爲非也又其末言象山晚年亦得力于朱子以救陽明朱子晚年得力于象山之說亦屬調停

初四會趙無恤言禮部諸書板係祠祭司掌管然藏于庫中非奉旨不敢刷印

初九赴徐立齋健菴酌立齋言魏環老薦舉時皇上親言陸某應以江南繁劇之缺如無錫者與他做然內閣不知記此旨否此言與張主考之言合立齋又言會典今方命各衙門纂集事例將來要點總裁及纂修官然此事甚難須大有力者方能定得卽如任子一項從來武官無蔭文者自四輔臣改此例今

欲改正勢必不能。滿漢人情不一。大抵如斯。問健菴杜預釋例亦未嘗見。

七月二十赴孫杞瞻酌。盛珍示同席言本朝天壇之制上帝南向。太祖居東西向。配太宗居西東向。配世祖居太祖之次。地壇后土北向。則昭穆宜易位。而太祖仍居東。則反居穆位。恐非禮。又言六科中有所謂錄書者。彙萃歷年所抄章奏。此乃作史之本。杞瞻言皇上所巡幸之地。乃金之興安。在古北口之外。有富鄭公王沂公題咏。元之上都。又在其西。

廿五飯于趙老師寓。言高彙旃崇禎末爲湖廣提學。因得罪于袁彭年。爲其所劾歸。平居亦不免求田問舍之病。又言祭酒司業。明三百年無受監生禮者。鼎革後。猶然有之。自海寧陳之遴始。

廿七湯潛菴來會。嘉定張名雲章。寧波萬名斯。同字季野。陳名赤霞來會。張以徐氏書目借閱。其書甚富。然鄭志六藝論。聖證論。皆無勉齋。北溪雙峯。史伯璿諸經解。皆無魏鶴山。九經要義。止有尙書二十卷。吳草廬纂言。止有書易禮。

廿八往會湯潛菴。言魯齋遺書。因修史。懷慶府送至。故史館中有此書。想彼處尙有板也。又言今學者好排擊先儒。不知應如此乎。大抵爲姚江而發。

廿九周卜年以汪氏所抄王次點周禮訂義半冊借閱。此書雖移易古本。然集諸家之說最備。讀周禮者所不可少。此書汪從朱錫堦借。每半板十二行。約有千二百紙。徐健菴家有宋本。

八月初一到選司。時改新例。于前廿八日先投供。至初一到司唱名而已。知縣一項。捐納者多至八九十。

人。不分清濁。但以文書到部日爲先後。余名已在七十外矣。遇舊吳縣郭宏化。山東人。舊樂安縣宣文昌旗。下人。舊齊河縣丞。捐知縣。何憲曾。張家灣人。三人。雖皆捐納之人。然本心頗好。郭言壬戌進士。邵秉忠之令樂安也。遇上司查荒田。邵慷慨言曰。樂安貧民。賴此荒田。得免于飢。若盡升糧。必至死亡。知縣寧受罪不報也。上司爲之動容得止。樂安人德之如父母。宣言報墾田。不論俸滿卽升者。往往得醜缺。天道宜然。何言嘗力勸齊河郭令勿查墾田。郭以郟城令。不論俸滿卽升。未免有學步之意。爲民所訟而止。初二。萬諱言字貞一來會。吳諱任臣來會。吳云。明史天文歷法五行三志。皆其手筆。萬云。修史諸公欲寬楊嗣昌。據伊子孤兒顛天錄之言也。然楊嗣昌是。則黃石齋豈非乎。真一後爲五河縣王申大計以貪酷參初六。會黃俞邵。適遇萬季野。及其兄諱斯備在坐。季野曾助健菴修喪禮考。言之靡靡。真博雅君子也。又言儀禮圖及通解。皆有未當處。又言明之孝慈錄。不免武人爲于大君之失。又言服制當遵時王。俞邵言吳草廬元史傳。止有易春秋禮記纂言。今世則又傳有書纂言。若詩則未聞有纂言也。又言王東巖周禮訂義。前有趙汝騰序。焦氏經籍考。便訛作趙汝騰之書。又言陳北溪性理字義。附北溪集中。又言鄭樵六經輿論。有言是後人所集。又言陸樾授經圖。龔方伯已刻。問胡雲峯易四書通。則皆未見。歸寓閱石君稿。見其與胥峯書。勸其將贖祭田。除輸稅外。餘租年存七十餘石。積至五年。該三百五十石。又每年加息三分。又該二百八十三石。共米六百二十三石。共積至十年。則千畝膏腴之田。可以坐致。噫。此景賢祠田之所自來也。後人不可不知。人苟操至誠之念。何事不可爲哉。

初七閱江南于總督謝恩疏。知其年已六十七。人能自勉。固不在乎少壯哉。

初九萬季野以其兄充宗所著學禮質疑贈我。雖間有自信之過。然真博雅君子也。

十一從季野處借得充宗所著周官辨。非其自信尤甚。

十九黃俞邵來言元史之疏略。甚有一人而前後重出者。如藝文志。則竟不作當時纂修者。皆名儒而疏略如此。豈非政令嚴刻。諸儒迫于期限。遂不及詳慎歟。元史不作藝文志。恐其陋不在史而在元。

會徐勿箴言附龍衣船北來。船中所進。乃優人具也。此亦時事之可憂者。勿箴以捐納復職。言及捐納。若無地自容者。其一種不自安光景。亦今日所難得也。萬季野又以所著讀禮通考附論來閱。在坊中見監板易經註疏。其略例釋文。皆另刻于後。

廿二會吳志伊言周禮非周公不能作。又言徐總憲借魏鶴山周易要義抄錄。約有十五六本。又言黃氏日抄向極多。今亦少矣。

會張夫子言今浙東學者多主陽明。爭意氣乎。抑確有所見乎。意大不滿于梨洲之學。

廿七吳志伊來言其家有蘇老泉太常因革禮抄本。又言健菴家開元禮。是朱錫鬯在胡兆龍家抄得。約有十五六本。又言明初制度莫善于學校。此建文所以多殉節之臣。又言古今人一樣。若上能作養。自有

人物出來。又言薦舉之法。是拔十得五之道。

廿八校對考亭淵源錄第十八卷。載朱子告郭友仁。有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說。郭是從禪學入門者。恐

此所述未必確。用功如何可這樣限定。九月初二校到第二十卷。劉淳叟欲做虛靜工夫。朱子與言李延平教人靜坐之不然。可見郭友仁所述未確。

九月初一校考亭淵源錄十九卷。朱子答方誼論性者道之形體。及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此更當與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參之。方妙。

十一。與徐勝力談及吳昌時。勝力極言其氣誼能引翼人。而爲其引翼者。乃反噬而嘗罵之。豈足以服人哉。嗚呼。反噬者不必言矣。昌時之引翼人。可謂真氣誼乎。此其好處。亦不過游俠一局耳。太史公游俠傳。害人真不淺。豈特昌時哉。今之效其所爲者。蓋亦有之矣。

廿一。張武承名烈。招至書齋。與李子如諱開泰三人同素飯。武承深以陽明之學爲不是。謂嘉隆之際。其弊猶未見。而闢之也難。在今日。其弊固已著。而闢之也易。其書齋中有許魯齋全書。因借之歸寓。

廿五。掣籤共十五人。第十四乃及予。筒中止有漳平靈壽二籤。而余得靈壽。會張老師言直隸守道李玠之父號君實。富而好義。居揚州。巡道吳元萊。係明大學士吳姓之子。

十月初二。會兵部司務蔣起順。天人言于撫臺之薦守道董秉忠。最不滿于人。又開百姓告官之風。又讀獲鹿之獲。如吳音畫字。

初七。看徐九一書經大全。禹貢恆衛旣從注。唐割鹿城置鹿渾縣。渾似當作澤。又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邢似當作祁。查一統志可見。

初九赴胡鹿起酌言其先人文節公爲湖州司理其祖日夜以慈祥廉節責文節所以能有樹立又言同年許孫荃爲通州坐糧廳始于不安命至于大狼狽又言運軍一路之費累其勢不得不虧欠

十一會黃俞邵言靈壽故少司空傅維霖所作明史持論頗不甚正今送在史館

赴劉諱超凡酌自述其開原之政頗可觀非過言也

十二在姜西溟寓會萬貞一云願寧人日知錄已十倍于前又云汪東川所管長編內竟未見我濟南公名字此可異也會張夫子倦倦于西北水利又云當以教化爲先

赴梅侍御錫酌言北方自十六年以前皆有赤歷若欲稽查當取准于此

十三赴李戶部文遠酌李獲嘉振世在坐言同年邵嗣堯之令栢鄉也清直有餘而以酷敗

十四會張諱雄言福建廈門金門二所雖在海中然離岸近康熙初年蕩平之後空其地而不守海中人所以得出沒于其間耿逆之時遂爲其盤踞張首先至其地勸當事設兵守之而海中勢遂困又云澎湖在前朝亦曾建所臺灣則係土官之地其人皆裸身不似人類後紅毛國取其地爲通市之所而鄭氏又取之紅毛國然土官之人僻居山穴鄭氏亦不得而管也蓋臺灣之地鄭氏尙不能盡有紅毛國卽荷蘭國

十六會靈壽前任衛原名秦龍今改秦翰言其初到任在康熙九年正當地方極難之時有七八兩年舊欠約五千兩力請于上司停徵又請除水衝沙壓地銀二千餘

十九華亭朱溶若始來會言從南宮來見其行保甲法不點定甲首日輪一人當之此法最善又境內有逃人則諭令自首可以無貽累地方此亦權宜得最好又倦倦于積穀種樹引闢義學諸事皆君子之言廿八赴徐諱湖席徐勝力在坐極言關陽明之非主人之氣甚謙然亦似主陽明述熊孝感之寄史館諸公書言陽明非正人其意似以熊爲過當又述湯潛菴云人言陽明初亦交通寧王不知寧王一日未反則尙是親王以親王之禮待之不可云交通又人言伍文定先入南昌陽明冒其功不知文定偏裨也宜先人陽明大將也宜後入偏裨之功皆大將之功不爲冒又言湯極不喜晚村言及陽明家庭之短又言湯亦不喜許酉山之學余略陳己意然亦未能暢所欲言大抵陽明行事之本末非後人所能遙斷此只當據所傳聞疑則傳疑可也若其學術之誤人則不可不辨且陽明若無一毫好處則當時不能動得許多人其爲害反小惟其原有好處所以動得許多人其爲害反大勝力又言辨別異同此教者事不是學者事此言大非若止作一場說話則教者亦不必若論實用則學者舉足便要識路徑如何可不辨十一月初二見祭酒王士禛請增從祀疏漢則田何鄭康成宋則尹焞何基明則曹端章懋蔡清羅洪先呂坤呂柟及明季絳州貢生辛全其言羅洪先則曰闡良知之真傳其見識可知

初五發湯潛菴書

十一湯潛菴答書大約余前書是孟子好辨章之意潛菴來書是孟子反經章之意

十九赴湯潛菴酌潛菴云日講向在啓奏後今歲移在啓奏前故五更卽入講章前朝係內閣參定今則

悉由翰林主張無所忌諱。

二十會朱竹垞因留宿竹垞言皇上每日日講後大臣卽啓奏退卽起居太皇太后看東宮讀書雖不絕玩好之事然不沾滯不廢政事又言宋元諸儒經解今無人表章當日就湮沒又言程朱雖妙然有日月必有衆星有河海必有細流今諸儒一見與程朱異便以爲得罪先儒如詩之鄭風亦不敢齒及古注疏所以議論最難蓋竹垞之學記誦辭章之學也又言吳草廬書纂言雖不載于元史傳而見于行狀詩纂言則曹秋岳家有之春秋纂言亦有人家有之然卻皆未見余問杜預釋例及康成六藝論則皆無有竹垞妻弟馮云在鳳陽幕中前知府高必大以報墾田加五十餘級及三年要起科則民皆逃亡墾者仍荒貽累無窮又云今大內之制使八旗婦女輸入供役朝入夕出故宮中女人甚少不比前朝多蓄怨女又宦者止供洒掃無事權此本朝制之最善者

廿八會吳志伊萬季野季野言辛全字復元高景逸極重之言其已到吳康齋地位劉念臺則謂是儒而僞者也二公之論不同吳志伊言周程張朱稱先賢在漢唐諸儒上始于崇禎十四年會魏司寇司寇言吾輩須受得天下苦方成得人

廿九赴張夫子酌言浙東學弊在欲自立意見又言汪荅文論文必欲用翻案亦是此弊又深歎熊孝感初見信于皇上是一好機括後因一事不慎因而爲權臣所指摘遂概謂漢臣不足任道學不足信真可惜又言孝感威儀之間稍輕所以不能無失

十二月初一。赴蔣起酌。言靈壽向未嘗供沙。

初二。出京。初八。至靈壽縣。初九。上任。

廿二。自真定歸。過衛河橋。在同下木佛二邨之間。卽禹貢恆衛既從之衛也。

甲子正月初八。往真定。見李道臺。道臺極言治道貴清靜。本非大中之論。然今日處煩苛之世。不得不如此。

十五。鄉飲。大賓傅維標。介賓貢良猷。耆賓張斗志。樹酒供饌。歌詩皆生員。每一生供一賓。或一主。酒至饌至。皆與之揖。彬彬猶有古風。

十九。到保定。見格撫軍。撫軍云。爾放心去做官。我不比幕巡撫。見吳道臺。道臺贈以家集。又言苑洛志樂已刻成。尙未刷印。又言魏司寇惜不從縣令起家。格撫軍亦然。見李守道。與言縣中灰車事。窺其意不喜。人說及上年之不公。廿一。見井陘李道臺。始知昨與守道同見撫臺。已言及此事。守道卽有護前之意。

廿二。又見守道而行。與言灰車之事。終不決。止許減二兩而已。在保定會陳僖。此保定名士。言近日修通志。俱出郭棻手。不甚滿人意。又言天下志書。莫精于康對山武功縣志。

二月初九。偶思今日之回護姚江者有二。一則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語。此不過欲寬姚江。其病猶小。一則以姚江之意。解程朱之語。此則直欲誣程朱。其罪大。

又思昔人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與夫子主忠信。徒義之意同。吾人存一至誠無僞之心。進而有爲可

謂忠矣。然其間輕重緩急過差，而不合于義者儘多。故進思盡忠者，必退思補過。主忠信者，必徙義。陽明以致良知三字爲學，豈知此也哉。

十六。酌董子祈言，旗下人許嗣印爲蒲州知州，力于愛民，不媚上官。今爲工部郎中，又言紹興人段銳，本心極好，向資其助。

十七。借得傅掌雷明書，其書筆力頗弱，以張孚敬等置佞倖傳，張居正置權臣傳，李贄置異教傳，其識甚卓。

張巡檢來言紫英水精寶砂，皆出自石中，蓋石之心也。但有精粗之不同。

十八。閱明書宣宗本紀，宣德六年二月，御史陳祚請上講大學衍義，上怒，逮下詔獄，并其父母妻子禁錮者五年。恐因思宣宗賢主也。何至于此。然則上世之君子，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後世君子，雖處有道，亦當危行言孫，但孫字亦有分寸耳。

廿二。閱明書儒林傳序曰：宋儒之論儒也，嚴用心，毫釐畫疆而守，卽楊謝朱陸一時同學，紛紛有異同之辨。伊訓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七十子之徒，各具一體，未嘗相詰。若沾沾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而格一世于門外，豈聖人無常克一之旨哉。陳同甫譏之是矣。傅氏此言，殊失毫釐千里之辨。其經籍志釋道書不具載，又止載天府所藏，而不及明朝人之書，殊有見。

廿八。閱明書王守仁傳云：守仁功高，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擄掠，及得寧邸之金寶。

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策其不勝而背之者。嗚呼。惟通宸濠。吾知其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餘豈盡無因。安得概指爲忌者之言。又云。兵不厭詐。守仁用兵專用詐。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耶。掌雷此言。抑大遠於曾子固戰國策序。蘇老泉用間箝之旨矣。

四月初二。往真定。初五。李道臺留飯。言及理學。頗信姚江。然知余專主朱子。亦不以爲非也。

十五。閱明書。鄒智傳。智與王恕言。進君子。退小人。及勸其先論時政。後就位。恕皆笑而不答。此卽愚前所云。邦有道亦當危行言孫之意乎。又閱舒棻傳。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又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于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舒氏尊周禮。是也。而以此抑儀禮。則過矣。其尊周子而貶程子。亦是此病。

廿五。爲靈邑諸生評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文見其多云。虛能生實。余謂惟實能生虛。虛安能生實。謂虛能生實者。此佛老之見也。朱子無極而太極之辨。專爲此。

三十。閱明書。張居正贊云。居正祖申韓之餘習。結曹王之奧援。器滿而驕。沒身之後。名臭家滅。明之相本實撥于此。萬死莫贖。此論甚卓。又佞倖傳云。桂萼之爲吏部。尤私其所厚善。而修睚眦怨。獨以名薦魏校。爲國子祭酒。屬使代疏草。其條對經學時政。往往精深。當上意。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萼爲之構守仁。奪世封。而校入侍經筵。忤旨。改補太常。萼不能救。此一段說得莊渠甚無色。五月初二。閱諸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文。益信老子有生於無之說爲非。

初五閱明書。見其以張玉入亂賊傳。而謂高拱夏言皆不學無術。妙極。

十七奉憲往平山勘荒。回自王角村渡河。至故城村。登趙王臺。臺高約五六丈。上有武靈王廟。廟甚隘陋。不過是鄉民所建。然其來久矣。臺東里許有養魚池。寬約四畝。

六月廿五與席生講中庸所以行之者一也。此一字與一貫之一本同。但一貫之一。是功夫熟後得手處。此一字起手。卽要是徹始徹終者。

七月初一守道文至。不准辭平山。

初三到平山。初四行署印事。

十一自平山縣回。

廿一宿定州路上。想忠恕之義。忠只是一心。恕則千變萬化。做得未熟。忠自忠。恕自恕。做得熟了。忠自能恕。忠信亦然。忠是一心之誠。信是隨事之誠。忠到熟時。自無不信。未到熟時。固有忠而不信者。

廿六到京。廿七在飯店。思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自世俗觀之。不由于天。便由于人。故天無處不可怨。人無處不可尤。自君子觀之。只是我認理不精。處置不停當。無天之可怨。無人之可尤。

八月初二在寓。思夫子之至于邦也。必聞其政。此特自其一邊言之耳。有必聞者。亦有必不聞者。如橫征暴斂之事。豈肯使夫子知之。

又思朝四暮三。與朝三暮四。亦有大不同者。待小人不可不知。

初五會徐健菴言格撫軍之面奏。由明中堂與郭臯旭之言相反。健菴欲予一見中堂。余辭以有縣務不敢久留京師。

初六會湯潛菴。余以蘇松浮糧蘆課以漲補塲。催科勿專敲扑。及抑浮靡。崇實學。告之頗承許可。

初七出京宿良鄉。初八宿高碑店。初九宿安肅。將至安肅有鮑河。初十到保定。十一奠格撫院。見守巡兩道。會唐縣鄭年兄。昱問大茂山。云是太行之隨地異名者。華山亦然。又言堯始封之地。或云在唐縣。或云在順德唐山。或云在山西。總是傳疑。十二在王天市署中。見吳柴菴。寤言極喜。其論韶武云。權非可常用。故取韶而抑武。此論似得夫子意。蘇氏武王非聖人論。真鹵莽矣。十三送格撫軍殯。喪禮大綱全差。無處說起。可歎可歎。兩道臺止爭祭品。僧道之不應走中門。抑末矣。是日自保定起身。宿大吉店。十四渡唐水。而澁水已涸。過定州。宿明月店。在店中。思道不同。不相爲謀之義。當世衰道微。君子獨卓然秉正。羣起而咻之者。不知凡幾也。我既不能過化存神。又未能磨不磷涅不淄。而與之相爲謀危矣。非爲所誘而不知。則日角勝而已。故夫子告之曰。不相爲謀。此爲大賢以下言之也。不相謀有二法。一如孟子之待楊墨。一如孟子之待鄉愿。非徒棄之而已也。故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十五過新樂。十餘里有伏羲臺。內有記云。伏羲生于成紀。此又有廟者。想是其所至之地。至屯裏。邨東有沙地。轎夫云。此卽慈水伏流處。上二十里有水。下二十里有水。獨此中間四十里無水。屯裏係真定縣地。與靈邑南湖邨相近。

十七到真定二鼓回縣。

十月廿三讀涇野集第一卷始知五十稱不夭七十稱古稀此爲衰世言之非通論也。又知子產所謂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子產之意不過欲太叔以威繼我寬傳者記之不詳卻以其次一定用猛。

廿四閱涇野集卷二知大禹思日孜孜躬陳治水之績不以爲嫌與趙充國不用浩星賜之計同一老臣保治之志。

十一月十三寅卯之間地大震須臾而定是日閱欒城志云是古鮮虞地又云是欒武子邑恐武子之時鮮虞尙未屬晉。

十五讀涇野集送黃廣東序云今之聽獄也速判結以爲神空囹圄以爲靜過告訴以爲威習左右以爲察委屬吏以爲體納請謁以爲通久淹禁以爲慎法是以不中而民是以罔措此數語可爲炯戒。

十七月食據欽天監頒行京師月食七分四秒初虧寅正三刻十二分食甚卯正二刻六分復圓辰正初刻是夜初虧月正在申位歷酉至戌而沒乃知邵康節所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其言果然蓋以晝夜長短而言非以極南極北而言也。

廿一閱左傳知白狄有二有在晉之東者昭十二年註所謂鮮虞白狄別種是也有在晉之西者成十三年所謂白狄及君同州是也。

十二月初七。與三兒講如保赤子節。因思天下事。皆不可不學而能。此只指一點誠心說耳。卽保赤子中。亦有許多事。須學而能。此緣在致知格物後。故只重一點誠心說。又連日講致知格物。見朱子言用力之方云。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愚意此四句中。皆有學問思辨在。

十二。閱涇野集第二卷。陝西鄉試錄序云。論異端于漢宋。黃老爲小。訓詁爲大。論異端于晉宋齊梁陳隋唐。佛爲輕。詩賦爲重。愚按亦須問是如何樣訓詁。如何樣詩賦。不得一概抹殺。

十五。涇野集卷三中。見浩齋詩敍云。自孟子後。漢時董汲陳郭諸賢。似能行而未盡明。隋唐時。王韓陸李諸賢。似能明而未必行。趙宋時。周張二程馬邵諸賢。似能明且行矣。而未至。此數語說得好。又送汪希周序云。凡官省下者。率知獲上。而不知治下。知勤簿書。而不知勤農桑。知信吏胥。而不知信閭閻。知奔走司院。而不知行阡陌。官是以日遷。而民是以日敝。此數語。形容俗吏最精。

十九。封印。閱涇野集。有云。今夫史司馬談之所肇也。其子遷則終其志。今夫經世之書。邵堯夫之所興也。其子伯溫則成其志。愚按爲人子者。讀此不可不自勵。又重刊劉熙釋名序。最好俱在卷三中。又卷四中。如張子抄釋序。二程抄釋序。周子演序卷十三。又有晦菴朱子文抄序。又卷十一中。有朱子抄釋序。又有宋四子抄釋序。皆頗簡當。獨司馬文正公集略序。謂公任如程正叔。而世不能黨。恐不當尊公于程子之上。

二十涇野集第四卷有云。士之仕于世也。矜于先而敗于後。猶枯楊生稊。未敢必其成也。失于早而補于晚。猶枯楊生華。則亦可醜也。昔匡衡甘貧窮。經其始非不烈也。而卒以賊敗。可謂鮮終矣。魏相正色秉道。其終非不令也。而進以許史。可謂無初矣。此一段得經經緯史之法。又送周道通序作法最好。紫陽道脈錄意思極好。

廿二涇野集第五卷云。學士君子者。將以治國平天下者也。當其未仕之先。所宜急者。莫有過于身家。身家理而國天下不難矣。然而學士君子。往往舍其本源。巧藝以謀進。多術以干顯。後雖有國天下之責。莫從而理也。此一段最中學者之病。

廿三涇野集卷六云。衡有銖兩鈞石之星也。若爲塵垢所掩。則不可得而辨矣。天有斗樞三垣五緯二十八宿之星也。若爲雲霧所障。則不可得而辨矣。夫人心之有星。猶天與衡也。此一段說心最好。又云。如使顏子之父母不悅于簞瓢。乃顏子自以爲樂而不改。則雖夫子豈肯稱其賢。此亦說得最好。又云。昔有爲吏部者嗜酒。至盜鄰舍酒。醉眠其槽甕之間。余嘗以爲濫矣。有爲從子作詩以戒者。至以酒爲狂藥。余嘗以爲隘矣。惟淵明有酒斟酌。堯夫飲喜微醺之二子者。則予所慕也。此論與余所作活潑齋記不同。又云。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其約乎。故顏子曰。約我以禮。此看約禮卽一貫。與愚向所見亦不同。又卷七別東郭子鄒氏序一篇。是不磨之文。又云。凡旌者。先申舉矣。則行查。行查矣。則覆勘。覆勘矣。則核實。核實矣。則保結。保結矣。則類請。此一段可見文移之多。從來如此。丁卯十二月。又檢卷六內有送玉溪石氏序最好。

廿四。涇野集第七卷。有贈葉敬之考績序。及柳氏家譜序。贈張惟靜提學序。精妙異常。又戴封君壽序云。公之子。欲使公爲郿人。張殿中丞乎。張生于景德天禧之間。今已數百年。其壽猶與太華終南爭高未艾也。欲使公爲汴人。程大中公乎。程生于乾興景德之間。今已數百年矣。其壽猶與嵩少黃河爭長未已也。按張西山欲將橫渠之父入啓聖祠。與涇野之言合。

廿六。涇野集第七卷。曰。昔宋富文忠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乃還。自是羣公效法。遂改自唐以來旁唱尊重之敝習。此一段。居官者所當知。又送少參棟塘陳君序。論人心道心最好。

廿八。閱涇野集第八卷。贈鄧汝獻掌教政和序。論經義治事齋最好。又一篇云。盈天地間皆氣也。氣而形皆物也。物而則皆道也。知形之顯于有。卽道之妙于無。知道之妙于無。卽形之顯于有。非舍形氣之外。復有所謂道也。此論可羽翼太極圖說。又第九卷。空同李子集序。最好。又一篇云。時有升降。陰陽盡之矣。學無止足。鳶魚見之矣。陰陽盡。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鳶魚見。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是見道之言。第九卷。有贈中梁張公考績序。最好。又梓庭遺痛冊序。亦佳。又送大司空石湖何公致政序。最有關係。

廿九。閱涇野集第十卷。有云。淮水發源胎簪。止可濫觴耳。及潁汝渦泗諸水。以次而入。然後其流始大。以孟母仇氏比胎簪。以孟子之學比淮水。謂微孟子則仇氏固戰國時一婦人耳。此論最精。又贈呂君言知

宛州序亦好。

乙丑正月朔日。閱涇野集第十一卷。監規發明序。儀禮圖解序。詩樂圖譜序。可見其教人之切。又一篇云。民生之不厚。皆由士習之不良。士習之不良。皆由師道之不立。切中今日之弊。初二見其刻橫渠先生易說序。心嚮往之。又第十二卷有云。黃霸爲郡則優。爲卿相則劣。凡以其生于自足與自怠耳。此語人當書紳。又第十三卷壽對山先生文。雖未全美。然多可取。又新昌呂氏家乘序。言朱東萊呂氏。蓋田呂氏。及新昌呂氏。自唐以前本同祖。新昌呂氏出自呂端孫誨。隨宋南遷。占籍新昌。

初三閱涇野集第十四卷。王端毅祠堂記。謝上蔡祠堂記。皆有用之文。又河東運司學進士舉人題名記。皆有關係。又第十五卷。有元城書院記。有司馬文正公祠記。有洙泗講堂記。皆然。又重修東鹿縣護城堤記。云。滹沱之來也。西韓河。自大鳴泉南入。綿蔓甘陶。自平山入。松陽。自秋山入。衛。自靈壽入。故滹沱。至東鹿滋大。說滹沱河形勢最好。

初四往真定。會筆帖式。修機爾泰。問太極之義。蓋滿人之好學者也。初六回縣。

初八閱涇野集第十六卷。重建薛文清祠堂記。言文清之生平甚詳。又十七卷。有仰止亭記。有修白鹿洞記。第十八卷。有錢氏重修祠堂記。環谷書院記。篤志書院記。卷二十。有答張仲修書。與辛侯修牌坊書。皆好。又答王端溪子德徵書云。匯澤釋禮而不考。晦翁注詩而自信。此二語似不是。又復對山書論漆沮亦未見定論。又卷二十一。有答魏子材書。又答魏少穎書云。卽日張桂正士論之所恥言耳。不見漢之蕭曹。

丙魏龔黃卓魯同一傳芳。千載無增減也。自二十二卷至三十三卷。俱係墓誌。未閱。

初十。閱涇野集三十四卷。別周潤甫語。言禹之導江河。在拜昌言。何以知言之。昌在精一以執中。未至于禹者。在求其病之所切而去之。如牛之訥言。參之三省。說得真妙。又有書天機感應卷後語。亦好。又一篇云。孔門論學。惟仁爲大。學仁惟禮爲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仁也。天體物而無不在。仁體事而無不存。夫子告顏淵之爲仁。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亦是意乎。按此一條。可見約禮卽是一貫。余向疑一貫與此約字不同。非也。又有別記豫之語。贈謝應午語。別徐子中語。贈廖叔高還衡陽語。贈蕭鎮南語。三十六卷有云。漢陳寔周舉始皆爲掾。載其明德。不愧孔門之徒。當時位通顯。富文學。如孔光張禹馬融杜欽之輩。今視之高下何如也。有巡撫宣府十二公傳內馬中錫王和順云。是枻爲諸生時之提學先生也。按今人稱師者。當時稱先生最妥。

十一。開印。卽往保定。宿青同村。真定生員孫苟家。未至青同十五里。有村曰路橋。村有碑。言此地在新樂縣西五十里。有溝名木刀溝。又名閔子池。是滋水之支流。孫生言。在新樂城外者。係派河。近真定之屯裏村者。係沙河。卽滋河。蓋卽余上年秋間所過。轎夫指爲滋水伏流之處也。

十二。宿定州。思先儒謂格物之外。無致知工夫。此言有味。蓋舍格物而言致知工夫。則惟有良知耳。良知不可恃也。惟有主靜耳。主靜亦不可恃也。

十三。過慶都。謁堯廟。廟有元郝經碑。碑陰有邑人傅雲舉記。言慶都自秦時。分爲曲逆。卽今之完縣。堯母

之迹已在完縣不在慶都。此廟自元時始有之。

十四見吳道臺言小民無知犯法放過一二亦不妨。但使知有朝廷法度耳。頗有哀矜勿喜寧失不經之意。會南皮縣劉諱址言滄州戴諱明說有學問。戴王綸王縉皆其子也。又言南皮及寧津樂陵俱有黃河古道。

十八過定州清水河。見其木榜云。清水河發源白龍泉。迤東歸入于唐河。及考定州志。則清水河卽唐河。其歸入者則澁水也。未知孰是。唐十月廿五日開井。經道地。圖知澁水卽唐其清水亦名唐河者。則俗名也。

廿四講天命之謂性三句。覺得此三句俱在大學首節明德二字內。戒懼慎獨則在上一個明字內。

廿八在北紀城講鄉約。問紀信臺莫知其所由。南紀城村有生員李喬楠。頗方正。

黃大自京回言京師東便門外廿二日有氣自地下出。打死千餘人。房一千九百餘間。

二月初四會崔平山言關東人謂地六畝爲一晌。言一牛一日所耕之地也。

初六驗祭品中有黍稷稻粱粳五種。粱係高粱。稻乃南方之糯米。粳乃南方之糯米。黍稷同一種。但黍黏而稷不黏。獨不用小米。吏云前任丁去之。想必因祀典上止有黍稷稻粱也。然余疑今北方所謂小米乃是稷。所謂稷乃是黍之不黏者耳。故府志云土人謂飯黍爲稷。存之以俟知者。其以糯米爲粳。此必是吏之偶誤。

初八早起祭壇。因想子思前言性道後復言中和。蓋言性道或疑其迂遠。而道不可離之意。猶未甚顯。言

中和則必不能不謂之大本達道而不可離也明矣。

十四看讀書錄謂太極純乎理陽動陰靜兼理氣又謂太極在陽動陰靜之前此等處皆看得未融洽非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十八與方太翁言太極圖中之五行非指鑄鼎之金作室之木江河之水鑽燧之火也乃指天地間陰陽之氣有此五者耳。

廿三見會場問吏治策云民有過曉諭遣之又云民之訟者召而質之平其怒而止此未知係何人語可書紳。

三月初二講中庸以人治人見雲峯胡氏曰以衆人望人不敢違以聖人責人正與或問意合史氏伯璿非之者誤也所謂衆人望人中亦有至善在。

初三柏鄉回書來云知統一書有知統錄有續錄同門王諱錫輔濱州人初二來談從西安至鞏昌中隔關山卽隴也故鞏昌謂之隴右禹貢積石在河州在河之東隴之西伏羌縣在鞏昌秦州之間往來孔道也與禮縣接壤朱圉山在其境內河西俱係漢時酒泉掖等郡之地禹時未入版圖若邢地及獯鬻之地則皆在隴東西安府地會寧安定外卽係河套又云陝西西北之境大約兩旁俱係戎落中間止一線之路。

廿四見明季吳勉學校刊孔子家語前題云宋王肅註此真大誤。

廿八。六諭集解刊成。查會典不見有鄉約儀注。呂新吾講鄉約儀注。行五拜三叩頭禮。靈壽縣萬歷年間。知縣姜照齋鄉約儀註。行四拜禮。余從姜里長自保定回。知灰車已經詳允。地方兩年大累。一朝頓除。四月初一。思太王處小乙之世。當商之衰。王季處武丁祖甲之世。當商之盛。武王處紂之季。又當商之衰。皆以有爲爲時中。文王處紂之初年。當商盛衰之際。以無爲爲時中。

十四。閱山東首題墨。見其以平實淡漠虛靜等字講夫子之牆。最妙。乃知墻如中庸之言綱。宗廟百官。猶中庸之言錦。綱在外。人便不知其錦。大全中未有此說。然卻不可易講。墻字要求著落。猶山之瑟章。堂室字須有著落也。大全中不曾說到此。愚前看大全時。亦不曾見及此。

廿九。看左傳。伶州鳩論景王鑄大鐘悟詩。所云無田甫田。惟莠騶騶。卽是此理。若讀書人不知循序漸進之法。便爲伶州鳩甫田詩人所譏。

五月初八。見得同寅協恭集。思廣益內。皆有盡其才化其才之意。

六月初八。閱欒城志。見吾浙譚昌言萬歷年間。爲欒城令。捐俸助民穿磚井一百眼。後累官陞山東參政。復發俸銀二百兩。牌令小民又穿磚井三百眼。百姓世食其利。此事真可法。

七月初三。閱元世祖紀。中統二年。頒斗斛權衡。此事今當行。

十一晚。有虹。土人皆呼爲絳音。查韻書。虹字原有紅絳二音。

十二。馬夫以穀數種來看。其所謂穀子者。有紅白黑三種。黑者粘。其所謂黍子者。有紅白二種。皆粘。而指

廷中所產似黍者。則謂之稷子。又有一種。其穗似狗尾草者。則謂之梁穀。其種最貴。蓋是粟之別種。

廿三。阜平縣來勘災。卽往平山阜平。不用里長。點糧多者爲單頭。此法最好。

八月初四。方太翁言。平湖張初。名孚吉。精于易。自負惟黃石齋能知我。及石齋主試浙江。而張丁憂。遂隱不出。順治中沒。其遺書甚多。當就其子孫訪之。馮尙桓其塔也。

初八。看席生費而隱文。思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二語。是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內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二語。是周子動極而靜以下之意。薛文清講動靜陰陽最明。講體用顯微。卻有可疑。當再查。

廿一。季試諸生。

廿二。始講書于學。

九月初四。安肅同年李文炳來。言河南新鄭縣至鄆州。是往荊州之路。新鄭縣至許州。鄆城。西平。遂平。確山。信陽。是往武昌之路。汝寧府城在大路東。又言平山崔岳宗祖崔成名。本安肅人。虜出關外。順治年間。爲真定太守。

十一。曹彥範言。朝廷用哈哈駒子。駒子。猶言童子也。又言滿音有多羅者。蓋音之從唇兩旁出者也。牙齒。齒唇喉之外。又多此一音。

十月初一。行鄉飲酒禮。思古禮舉觶在賓主獻酢之後。今在賓主獻酢之前。恐未是。又思今日用湯。卽古太羹之意。用茶。卽古元酒之意。

十四閱春秋纂例見啖氏所論。夫子作春秋宗指以杜預何休范甯之說未盡善而獨主變周之文。從夏之忠。愚謂三家及啖氏皆是從損益上起見。不若胡傳從三綱五常上起見。從三綱五常上起見。是天地位的事。從損益上起見。是萬物育之事。

廿六閱八府地圖。見順天永平河間三府。與井陘道所查五府。詳略頓殊。卽絳水及九河故道。無一字及之。其疏略可知。凡事真貴得人哉。

十一月十二至府。以次日輸靈邑供應學院也。學院發現錢買辦。而本府不敢動。仍派各州縣供應。不惟供應買辦簿上所開列。并在內之門皂。在外之承差。以及各項執事。不惟供應。而且有使費。又有不時之內票。取用物件。所以其費不貲。一郡騷然。爲上臺者不可不慎。余在學院門上。止言窮邑只能供內簿所開。不能及其餘。亦危行言孫之道也。見真定縣廣文李進光。容城人。有道氣。

十六早至府。因學院委看箭也。分看武邑晉州安平三處武生。新城棗強武邑三處武童。十七始畢。會陳子萬言。有吳次尾所作剝復錄。許余借抄。又言正字通之好。余在書坊取視之。乃康熙初年南康太守廖文英所著。以正字彙之缺誤者也。亦分十二集。然其前又云。張爾公輯。未詳何故。見水經註。查直隸之水。止有清漳濁漳易澁聖巨馬六水。澁水南引禹貢恆衛旣從句。而其發源靈壽則未詳也。

廿六悟心有已發未發之分。其發也。又有存心處事之分。當理而無私心。乃是合存心處事言之。閱隆平志。內有文昌祠記。言地靈人固傑。人傑地自靈。譬有膏腴之田。必耕而後穫。非不耕而能穫也。

十二月初二。夢有熟讀忠獻集。恥上昌黎書之句。

十二。悟得喻義。喻利皆有一貫氣象。君子之心融洽于義。發出來無非是義。小人之心融洽于利。發出來無非是利。

丙寅正月十一。往府見道臺。始知此番計典。止薦永平安肅。道臺深歎世道。

見寧晉志。內載王之棟疏。始知徐貞明潞水客談之難據。見程大昌北邊備對。言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直至燕北。無有間斷。蓋數千百里。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粗通微徑。名之曰陘。居庸關也者。卽其最北之第八徑。恐按今太行山之關口多矣。豈止于八。此是南渡人說北邊語。止說得一個影。十二。回縣。

十九。至慈峪講鄉約。查保甲。二十日。過北朱樂村。訪曹武惠墓。止一平地。存二石而已。在松陽河之西。

二月初二。到文廟省牲。因向見新樂縣志。載祭十哲。兩廡。有每位之爵。有總獻之爵。似乎煩簡得宜。始命學中行之。至冀州志云。南廡各一豕。解爲四十八分。如先賢先儒之數。則近乎煩矣。未敢從。

初三。閱祭品。而見以波菜當菁菹。未知何據。查周禮註。菁是蔓菁。亦未知蔓菁爲何物。

初四。始至學講書。

廿五。井陘周寅翁來。言仇滄柱在京師見大計卓異。爲余搯腕。

廿六。閱知者樂水章大全。朱子講體仁體字。覺得身體力行之體亦有味。

三月廿一自郡歸閱井陘道所還傳宅史記前有總督郎廷佐等重修廿一史敍蓋係南監板順治十六年重修者內有嘉靖八年刊者有萬歷二十六年刊者有崇禎三年刊者又中有劉倣等註語

廿二閱趙世家獻侯卽位治中牟瓚註趙中牟應在相州非鄭中牟辨地里志之失最是項羽紀宋義留安陽索隱謂應在宋州非相州之安陽辨師古之非最是

又閱光武紀王莽和戎卒正邳彤及考彤傳則作和成未詳孰是

四月廿四閱漢書循吏儒林傳此二傳學者不可不讀又文致二字出嚴延年傳致字作密字解

廿六閱史記相如傳序上林八川而云東注太湖何謬至此註不能正而反附會之何也

閏四月十四思昔盛時人學問未成不敢出門出門亦無所容故人皆盡力讀書今自旗下人不深講究多收用粗鄙之人于是文理未通之士皆可以取衣食縞厚利旗下人日與此輩相與而旗下之風俗愈壞漢人見此等粗鄙之人揚揚得意亦遂謂讀書不必深求而漢人之風俗亦日壞是兩相害

十五見保定小報有永平府士民保留大計革職知府修世錫者宇內之事真無所不有

廿一閱康對山武功縣志載姚合縣居詩三十首不過是歎老嗟貧飲酒看花之事與白樂天秦中吟十首相去遠矣至云一日看除目終年損道心亦何至如此可見胸無主張又云惟愁明早出端坐吏人傍抑何不憚煩也又云長羨劉伶醉高眠出世間自嫌多檢束不似舊來狂尤說得不是

廿三閱湯潛菴黜淫祠疏當與會典祭厲文同看一是不侮鰥寡一是不畏強禦君子之待幽明一個理

廿四上萬世師表牌

五月廿二。思古之井田。隨其地宜。非通天下可行也。觀左傳所云。疆以周索。疆以戎索。及蔣掩牧隰臯井衍沃。可見。又周禮載師註疏尤明。孟子所云野九一國中什一者。恐亦是就滕之地形而言。

廿五。借張醫生家羣芳譜。其書係新城王象晉所輯。亦不爲無用。然考草木而不甚引爾雅。及漢唐註疏。覺少源委。如指飯黍爲稷。及將鄭風之荼。與邶風之荼。看作一物。皆是疏處。

數日來。看得人之喜怒哀各有氣象。程子欲人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愚更欲人忘其怒而觀怒之氣象。儘有怒得是而氣象不好者。

七月初二。往保定見于撫院。大約撫院天資好而未學。如獻海東青。念壽生經。皆是未學之故。會霸州保定諸同寅。言土人謂澤爲淀。亦謂之甸。

初九。自方順橋起身。至清風店宿。一路泥水。僕夫況瘁。因思此皆溝洫不修之故。大抵北方街衢道路。多兩邊高而中間下。故一遇霖雨。路便成河。若使兩邊有小溝。應無此患。

八月初五。丁祭。因與諸生言。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宗廟之中。安得有爭。凡一切禮文。習之不熟。呼而不應。必待再三而後動。道便是爭。

十九。思不怨天不尤人之義。真妙。天之可怨處亦多矣。人之可尤處亦多矣。大抵天人多囿于氣質中。我以義理律之。則見其可怨尤。我亦以氣質衡之。則益見其可怨尤。惟靜以聽之。而止盡我所當爲。久之。天

與人亦當見諒。卽未見諒。而我之浩然者。質之義理而無愧怍。此聖人所謂知我其天也。

十月十八。講麟之趾。振振公子。見得公子之氣習。是最難仁厚的。此不是文王后妃之德。不能到此。

廿一。講鷓鴣。虞壹發五豕。朱傳于庶類繁殖。見其仁。註疏以不盡殺見其仁。不如朱傳之大。

十一月十八。看唐風山有樞。講章云。忌作晉人曠達語。乃知此詩與古詩所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大相遠。蓋惟恐儉不中禮。則虛過一生。急欲自範于禮。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是相勉以好樂無荒之樂。非相勉以衣裳楚楚之樂。不是要及時行樂。是要及時行禮。正所謂憂深思遠也。蟋蟀之憂。深思遠。蓋惟恐解其拘者。或失于縱。廣其儉者。或荒于奢。山樞之憂。深思遠。則又鞭策之。使急歸于不拘。不縱。不儉。不奢之域也。有蟋蟀之憂。則不至于矯枉過正矣。有山樞之憂。則不至于因循不斷矣。他人是愉。亦不是怕落他人手。亦是恐他人矯我之枉。遂至于奢縱。

廿二。見詩經說約。顧麟士亦引魯詩世學。甚矣僞書之易誤人也。

十二月初四。回縣。好生自曲沃來。言吳江縣八都人姚襄期。姚泗夏。爲張考夫先生高弟。

看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二句文。覺得此章卽是一貫道理。

好生言。明儒分顏子子貢爲兩樣學問。隱然是以子貢比朱子。顏子比象山。

丁卯正月廿一。見于撫院。守巡二道。會魏蓮陸。言刁蒙吉之居家。頗不滿于夏峯。又與閱廟僧採光。言五臺秋冬不可遊。惟六月宜。然或遇山水暴發。石隨水下。其勢不可當。又多蛇虎之患。

閱畿輔通志。見物產田賦。俱極草率。

廿五。宿新樂。見店上有耕犁。其身長而穹窿者。謂之轅。蓋卽古車轅之制。詩所謂梁斡也。轅端有上曲處。臨耕時以橫木加其上。橫木中有鐵環。故可加兩牛。並係于橫木上。犁下有鏟土之鐵器。謂之鐮。

廿六。回縣。見湯潛菴薦耿介疏。

廿七。與好生言。孟子云。仁人心也。是指仁爲心。象山是指心爲仁。

看冀州志。流寓內。載元好問。字裕之。秀容人。學者稱遺山先生。卒于獲鹿。遺山之號。獲鹿之卒。皆金史所不載。

二月初五。始至學講書。因爲諸生述答守道之語。守道言秀才之不通者宜黜。余謂不通之秀才。其害猶有限。通的秀才更可怕。守道問何故。余曰。通的秀才。只是做得文字好。其心只是要功名。不曾有爲聖爲賢的真念頭。此等人根腳不正。一旦得志。在仕途上爲害無窮。自古敗壞天下的小人。多在極通秀才內出來。諸生皆悚然。

初三。閱孫徵君年譜。歎近年來南方有一黃梨州。北方有一孫鍾元。皆是君子。然天下學者。多被他教得不清楚。

初九。丁祭。覺得聖人屏氣似不息。不是升堂時始屏。是無刻不調其氣。故雖升堂時。自下而上。氣易動而不動。

十三。方太翁來言邵子昆在井陘道署中。因丁景呂言北方之學者不通。幾欲攘臂。氣質之難化如此。又可見言不可不慎。又言井陘道處父子兄弟之間最乖戾。又言丁景呂于上年八月執贄于道臺。因道臺授意于真定。代爲具贄。籠絡甚巧。邵子昆執贄之故。不知其詳。又言井陘道好處。止有拒棗強一節。又言于撫院之惡。非陘道。以出巡不遠接。不備中伙。

廿四。好生自保定歸。言魏蓮陸見王學質疑曰。此刺譏之談。不必刻。方太翁言王言遠見學部通辨。亦云是門戶之書。

廿七。與方太翁言朋友切切惻惻分數。要看是何等樣朋友。當何等樣切惻。其性情有剛柔之不同。其病痛有深淺之不同。其與我交又有久暫之不同。雖皆當切惻。然其中分數須當酌量。因論邵子昆魏蓮陸而及此。

廿八。覺孫鍾元鹿伯順一生苦志。只做得不踐迹的事。

三月初二。崔滉係平山崔令姪。自平山過。言郭棻之革職。以救蔡毓榮。人甚賢之。

十二。寄開叔祖書云。匏繫山城。無一善狀。雖所如不偶。動多掣肘。然亦由自己學問不足。略將未完整頓。便當爲臧拙計。歸來再讀書。不敢望有用于世。求胸中不汶汶足矣。

方太翁言。五伯之假假在心。今人之假假在事。

二十。看詩燹伐大商。朱子以順天命解。燹字註疏。則以國語伶州鳩之言五位三所者解之。便如今星家

之講命一般。是漢儒之不如宋儒處。

廿七。思江南均里均役之法。亦因官收官兌而民便之耳。若止均里均役。而不官收官兌。民之受累猶如故也。改板圖爲活圖。又從而均之。皆非古法。

廿八。思程子云。心要在腔子裏。卽主一無適之謂。

廿九。方太翁言行輩之卒章云。以引以翼。壽考維祺。講家云。人老則志易昏。力易怠。故須引翼。此最切高年之人。

四月初四。至定州。會秦州尊。遂至衆春園。瞻拜韓魏公蘇子瞻像。皆係明朝人建。不見有宋時遺物。獲鹿魏雙鳳到店中會。甚贊靈邑田賦志。

初六。早至唐城。郝雪客卽葬于唐城中。二夫人紺于左右。其制若一室。不似南方人家紺葬同穴異室也。上爲發券。外爲石門。樞從隧道入。請余祀土。祭文卽余出名。密化李呈祥亦來會葬。言山左風俗。葬時搭棚。俱飾以布帛。有一棚費至千金者。幾輔猶不至如此。然紙張旌旗亦不費。又言明季左光斗亦講水利。見桐城志。又言講學要視躬行。陽明象山皆能躬行者。其意似不以王陸爲非。余未敢率對。思不躬行之人。任其妄言無害。何則。人總不信也。躬行之人。人將奉爲模楷。稍有偏僻。便流弊無窮。

初十。至府。會安平陳子萬。言吳次尾有文集。張爾公爲作傳。次尾係其年業師。故子萬家有其書。又言正字通確張爾公作。廖氏爲之刊。而取以爲己作。又會行唐言耿逸菴議論多貶駁陽明。又會新河縣王益

仲極贊靈邑志方音一條。又言朱子于北方之音。亦有未盡合者。如葉縣之葉。今河南人皆讀作絜。與枝葉之葉同音。而朱子卻作攝音。

十一。見新道府後。二十二。州縣會于舊撫院署。十二。會陳子萬言吳梅村綏寇紀略。敍歸德府事多不真。會王益仲言呂新吾父爲郵小吏。調和人兄弟一事。真是可敬。

見說郛目中。載有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韓愈論語筆解。吳縝新唐書糾繆。金華鄭氏家範。桓譚新論。但不知其書全否。又如大事記。古今考。皆列于目。凡例中載何良俊一條云。經之流別。爰有傳註。史之流別。爰有志載。瑣碎猥雜。多不可分。故陶氏悉舉之。總名說郛云。胡應麟一條云。宋元間小說。陶氏說郛。尙數百種。今全書存者。第程史筆談百餘家。餘大半湮沒矣。又有明季陶挺說郛續。

十八。閱呻吟語。問治人之道。曰無忿疾于頑。竊思頑是最可忿疾者。千態萬狀。他反要來做我。謗我。我涵養稍不足。忿疾便生。又閱草木子。元世祖問左右。孔子何如人。或應之曰。是天的怯里馬赤。怯里馬赤者。卽古之象胥。今之筆帖式也。此語最有味。不但得納約自厲之義。

十九。思今人指周程張朱爲宋儒。便不是。是猶指孔子爲春秋人物。指孟子爲戰國人物也。呂新吾不免此病。

五月初七。查詩序。乃錢鍾。奄觀銓艾。錢以啓土。鍾以去草。銓以穫稻。錢又謂之銚。又作鉞。又卽番。蓋卽今南方所謂鐮也。鍾又謂之鋤。又作鉏。今南北皆謂之鋤。但南狹而北闊耳。銓又謂之鎌。錢鍾銓皆在耒耜。

之外。今之犁。乃耒耜之變。古人不用牛耕。故不曰犁。而曰耒耜。見周禮。匠人註疏。按今犁頭鐵器。及下播之器名樓者。其頭上樓

北人皆謂之鐔。然則鐔與耨即耨與耨。三才圖會下種器名樓車。

初八。看絲衣章。此詩朱子既不依註疏。釋祭之說。而門堂二字。尙仍註疏之舊。而偶未改。蓋正祭省器在廟堂。不于門堂。

十六。思明之賦。役有夏稅秋糧。卽唐之租。有均徭。卽唐之庸。有里甲。卽唐之調。其夏稅秋糧之名。雖似本楊炎。卻與楊炎不同。楊炎之法。是并均徭里甲總入夏稅秋糧之內。

十九。思今州縣有二事當整飭。一有司官不得認上臺爲師生。一要緊冊籍宜有責成。如順治十四年。龍邊賦役全書。至內外皆不可得。此大可怪。

廿九。至府會行唐。見耿逸菴。昊天與聖人皆有四府。其道如何策。及孝經易知。又言耿與湯議論頗不合。六月初九。偶聞方太翁論畫云。遠山無樹。遠水無波。遠人無目。于此可得敘事之法。述近事者宜詳。述遠事者宜略。所謂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

十二。偶檢舊所抄譚梁生見聖編。有云。孟子母姓介。卽古掌字。反爪爲介。今文廟考誤作仇。愚按字彙仇母姓。其誤有自。

十三。偶見一友作生日詩云。鐵漢有身經百鍊。金人無口學三緘。二句最好。然未易言。不善鍊者。只鍊得世情。不會鍊得道義。不善緘者。只緘得當言的。不會緘得不當言的。

十五。張學師言。生員李喬楠有志古學。見張江陵通鑑直解。言文帝欲與民休息。故不用賈生之言。而謙讓未遑。此最說得好。

十六。思孟子云。先立乎大。此立字工夫。兼持志養氣。直解專以持志講此立字。豈養氣工夫在從小體內乎。殊誤。

二十。思初學讀戰國策。不如將綱目自威烈王至秦始皇并天下熟讀。

廿一。看夜行燭。思此書篇名多淺俗。蓋必月川先生。因其父之所問。以名篇。可見納約自牖之義。而月川先生一團誠意。如春風之隨處充滿。有隙便入。亦可想見小學是古方。夜行燭是因病加減之方。

方太翁云。南方蜻蛉頭草。北人謂之馬齒莧。谷大里。趙子雲皆云然。

廿二。閱王覺斯集。有禮記歌。乃是將禮記刪本編成歌訣。其底裏盡見。又有倪鴻寶代序詩云。俗格與陳調。掃除以寸鐵。覺斯之文病正坐此。而鴻寶石齋亦所不免。卽就石齋所作覺斯集序觀之。以駁雜爲富。以佶屈爲奇。文怪僻而意膚淺。原其病皆起于退之陳言務去一語。亦可謂不善學退之者矣。文運至此。國運安得不亡。

廿九。好生述巢端明令郎名勉。字子安。言張考夫教法過嚴而無法。在錢厚菴家十年。而厚菴之子終于放縱破家。以此不滿于考夫。

七月廿八。思先覺二字。有覺之而有以制之者。有覺之而不必有以制之者。亦有竟不覺而無礙其爲先。

覺者見湯潛菴回奏疏。以薦耿介請寬董漢成二事引咎。此李斯獄中上書法也。少失儒者氣象。廿九與方太翁談。覺因不失其親一句工夫最難。一有所失。費許多深思遠慮。只救得一半。少年能敬畏老成人。此第一好氣象。其次則將老成人忽棄狎侮。猶可徵色發聲以傲之。若面敬畏而退。則狎侮忽棄者。吾未如之何也已。

八月十五看國語。管子對桓公曰。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螭本肇末。設象者立爲一定之法也。式權者用其變通之宜。所以善此法也。比綴以度。以人之衆寡言。人有衆寡。難以一法治。比校之。連綴之。宜分則分。宜合則合。各有度焉。螭本肇末。以事之本末言。事有本末。難以一法理。等量之。匡正之。宜重而重。宜輕而輕。亦各有度焉。是皆所謂權也。

十八看王覺斯擬山園集。其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誥命。乃其所自作。極其贊美。當時風氣至于如此。況復刻之集中。恬不爲怪。真可駭異。

十九仇滄柱書來。知蔚州魏先生之變。聞太谷投高澹人之門下。世道如此。真是可歎。

廿四看王覺斯鳳凰臺記。謂徵李白詩。則江山寂寞。其沈淪于灌木宿莽也。可勝道哉。文人之權重不重乎。然愚謂何如茂叔之于濂溪。晦翁之于紫陽耶。

九月初一看學部通辨後編。朱子答廖子晦一條。覺明鏡止可喻心。不可喻性。朱子大學或問中有鑑空衡平之說。論顏子明容所照。亦以明鏡言之。皆只是言心。至象山論孟子萬物皆備。而以鏡中看花言之。

則是以鏡喻性矣。大謬。此陳清瀾所以謂孟子萬物皆備。是以萬物之理言。陸學之萬物皆備。是以萬物之影象言。

初三。閱國語。夙沙釐云。吾委質於翟之鼓。非委質于晉之鼓也。韋昭註云。質。贄也。左傳狐突云。策名委質。杜註孔疏云。質。身體也。二說不同。說異而不妨並存者。此類是。

初十。偶有所感。口咏仲尼以微罪樂生恐潔名之句。未成詩。

查枘鑿之鑿音操。

廿一。思春秋之末。漸成一利口世界。莊子一書。以利口談理。戰國策一書。以利口議事。夫子所以思木訥之近仁。然則思剛毅者何。曰。此則以鄉愿多也。

三十。思子路雖稱忠信明決。片言可以折獄。然獄亦有子路所不能決者。或人雖服而理未合。或事可疑而情難得。非忠信明決之無用。蓋子路之忠信明決。與聖人之忠信明決。猶有間也。亦有聖人之所不能者。

十月二十。思綱目。序知伯之事于威烈王二十三年。序子思之言于顯王二十三年。皆是追敘法。知伯子思皆綱目前人。又思戰國策一書。只應列在諸子。算不得史。

廿八。閱學部通辨。終篇言周子主靜。靜字只好做敬字看。此最宜玩。又思朱陸皆以鏡喻心。然一是真明鏡。一是含糊鏡。

十一月初七看西涯集卷六內有非孔孟之學不講非堯舜之道不求非臯夔伊傅之功業不言有感初八閱卷七論科目曰國家稽古定制敷言之義賓興之禮取諸虞周勸駕之意取諸漢圉棘之制取諸唐糊名易書之法取諸宋而又主經義參論策罷黜詩賦因革損益萃爲宏規

十二月初一看太極圖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卽所謂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定之之字指人心承上文善惡分來是日子始有註朱子行狀之意

初四閱儒宗理要內緒言覺其疏淺

初五閱近思錄載通書第三章而不載第一章二章以其不出太極圖說之意也第三章一幾字乃補圖說所未詳卽邵子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也圖說言太極通書便言誠圖說言陽動陰靜通書便言誠通誠復圖說言五行通書便言元亨利貞圖說言中正仁義通書便言五常百行圖說言修吉悖凶通書便言邪暗塞果確近思錄第三段程子論中和此是朱子因中和舊說之非而特載此

十一閱近思錄明道論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云云因思書言人心道心易言形上形下孟子浩然之氣四字卻括盡氣而曰浩然便已理氣合一所謂器亦道道亦器也又思無友不如己者須先看道之同不同若道先不同了又不必論如不如又須看心術之同不同若心術不同矣亦不必論如不如此不如己者與損者三友及道不同二章有別

十五閱近思錄不載橫渠由太虛有天之名條及一故神想以其詞未達意歟

十八閱近思錄以伊川顏子論列明道定性書前此有深意蓋朱子嘗言定性書一篇之中都不見一个下手處又云定性書不是正心誠意工夫是正心誠意以後事故將伊川之論列于前是卽定性下手工夫也。

廿八查近思錄橫渠心統性情一條爲天地立心一條皆正蒙所無儒宗理要卽採之性理近思錄而列于拾遺內蓋張子之書不能盡傳矣。

戊辰正月十四陝西邵陽康其武來壬子舉人係同年康體謙之子言同年杞縣張發辰之子開宗甲子舉人以理學自任邵陽與臨晉相對韓城與河津相對朝邑與蒲州相對皆隔一河。

二月十二閱荀悅三游論可與班史游俠論同讀游字不知當作何解疑是浮也查綱目班荀二論俱採附于誅郭解之下。

廿五思易有三百八十四爻凡一事便有三百八十四樣看這事做的是何人這個人所處是何位所遇是何時。

三月初四方太翁查份彬斌贊四字本是一字論語文質彬彬說文作份份。

初六焚蒼巖山進香紙駕于堂前爲首皂隸修馬神廟十九完工。

十一思逸民章多就其清一邊言不比孟子分清和。

二十行唐兩嶺口巡檢黃學盛來此人同伏城驛陸驛丞管畫輿圖頗有才幹而甚謹慎。

四月初十。思臯陶言載采采。第一個采字。卽是視其所以。第二個采字。便有觀山察安之意。

十五。潘武強來談。言有張星耀者。爲戶部郎中。其弟星法爲行人。皆橫行一方。又言無錫風氣不好。如秦松齡、侯果華、章志。皆耽于賭。侯有類書行世。係他人筆。又言馬世奇素行。頗不滿于鄉評。賴大節而蓋。

廿一。在府見李龍眠聖賢圖石刻。有宋高宗贊。及吳訥跋。石在杭州。

五月初六。好生自平山來。始見婺源志。向疑通鑑纂本。載潘氏總論。不知其爲何人。今婺源志文苑。內有之。字伯誠。但鑑上多稱陽節。潘氏志則稱節齋。

廿一。思義襲而取。不但告子。卽從事知言養氣者。工夫一分未到。一分便是義襲。

六月初七。查真定府志。不載彭惠安查地事。是一大疏漏。

十一。南紀城等村雨雹。

廿九。查綱目書法。于孝惠四年帝冠條下云。于是帝生十五年矣。查荀悅漢紀。高祖崩年。孝惠已年十六。安得如書法所云。又綱目高祖十年分註內。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正誤。因杜詩黃綺終辭漢之句。遂云綺里季夏一人也。黃公一人也。今查漢紀四人。曰東園公。夏黃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安得如正誤之言。又查孝惠四年。立皇后張氏。漢紀綱目俱云。是魯元公主女。然恐非魯元所親生。觀高帝七年。上欲以魯元許匈奴。此時尙未歸張敖也。安得至孝惠四年。遂有如此長女。荀悅譏其非禮。恐亦未考。閱潛確類書。見其載溱沔河滋河。絕無源委。真是無頭學問。又太史公律書。言卯之爲言茂也。此書乃引

之以證三泐之泐。尤誤。按泐字疑本作卯。因在正東而言。晉人疑此爲東江。非無謂也。後人于卯旁加水耳。蓋三江婁淞皆在東北。惟此在正東。

看漢武綱目。蹠弛二字。蹠是蹠落。乃不顧利害之意。弛是弛廢。乃不循規矩之意。註不甚明。

八月初七。丁燕公來。言湯潛菴因議董漢臣有大臣不能言而小臣言之語。余國柱添朝多弊政。君多失德二句。以復于皇上。因此觸怒。

廿六。同年杭州柴煌子震字尺階。從關東來。言出山海關往遼陽者。從閭陽驛一路。往瀋陽者。從錦州府至寧遠州。又至廣寧縣。至瀋陽。自瀋陽而東北。則爲鐵嶺。爲開原。尙陽堡。屬開原。自瀋陽過河而東南。則爲遼陽。自京師至山海關者。從通州三河玉田薊州豐潤永平府撫寧。見邵子昆寄柴書。諄諄勸其持維提咒。此與于撫院念壽生經。真同一臭味。

九月初四。沈子飛靈龍來。言山東縣令平陰縣陳良玉。聲名第一。

十三。看綱目。偶提王莽之折節下士。輕財好施。光武之延攬英雄。務悅民心。邪正不同。而同于愛民好士。

十四。邵子昆有書來。極詆王學質疑。至欲毀其板焚其稿。

十六。閱元史祭祀志。言漢承秦敝。郊廟之制。置周禮不用。謀議巡守封禪。而方士祠官之說興。兄弟相繼。共爲一代。而統緒亂。迨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爲一。雖以唐宋盛時。皆莫之正。按此。則古者兄弟相繼。各爲一代。當考。

十七閱潛確類書文昌誤以漢書所載次序爲史記。

十九洪洞范彪西寄理學備考諸書來內有黃太冲所撰周海門傳云性理也心氣也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非言性無善無不善以無善無不善爲性者海門之咎也然陽明不曰心卽理乎何可掩也大抵昔之爲王學者樂其病今之爲王學者掩其病。

廿三思救窮無奇策惟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是救窮單方。

廿九看賈誼鵬賦此篇喫緊處全在幾個道字不然便與莊子無異。

十一月初一借李醫官不全本草綱目此書乃嘉靖時李時珍所著附脈學及奇經八脈乃不可少之書。

初二停止草豆之文至自九月十四奉文提草豆至十月廿九始奉上諭傳免官民一大幸。

初三閱桓帝延熹三年綱目趙岐爲皮氏長以宦者左指兄爲河東太守恥之卽日棄官西歸可謂危行矣惜未能言孫以至家屬受禍此李固之女文姬所以戒其弟也。

十五刑部新定則例始頒到縣自康熙十六年奉上諭改定至是告成頒行。

廿二讀李斯傳以督責爲王道以申商爲聖人何異指鹿爲馬。

十二月初二玩綱目言孔北海才疏意廣只是大綱好細目未盡。

十一見得亡而爲有三句無忌憚之小人如此鄉原亦如此此二種人皆與有恆相反一則務以驚人一則務以悅人。

廿三閱史記公孫宏傳。不載其開東閣事。亦是太史公惡而不知其美處。

廿七閱汲鄭傳。鄭俠而和。汲俠而清。

己巳正月初二。思孟子養氣卽制外養中之法。先立乎大。是內外本末交相培養。

初六。往府會晉州陳諱祖法。言黃梨州居鄉。甚不滿于衆口。嘗爲呂晚村買舊書于紹興。多以善本自與。又言晚村第七子甚慧。不減無黨。晉州初爲石門教諭。與晚村結姻。其第二子晚村壻也。

廿六。巡道郵筒中。見三河縣知縣彭鵬召對紀略。

廿九。閱本草。載陶宏景云。佛書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可以悟學問已精益精之境。

二月初二。與三兒閱綱目。元康九年。有邱濬論五胡一段。在分註之末。議論甚好。然不應雜于朱子本文內。三兒首疑之。甚是。唐貞觀廿三年。改官名犯先帝諱者。亦有邱濬一段。甚好。宋營陽王景平元年。魏立天師道場。下發明後。亦載邱濬一段。又讀漢書儒林傳。疑班固敘易獨詳。而于毛詩及春秋三傳甚略。毛公及公羊穀梁子。皆不載其名。及其授受尙書。自伏生以上。亦絕不知其授受。不知何故。又授經圖多有錯繆。如嬴公是董生一派。卻移入胡毋生下。榮廣受穀梁春秋于瑕邱江公。乃誤以爲博士江公。初五。閱公孫宏儘有好處。如誅郭解。抑卜式。殺主父偃。皆不可謂不是。特阻汲黯。董仲舒。則不能爲之解。十四。刁蒙吉之長子刁再濂。寄蒙吉所刊斯文正統一部。及未刻潛室劄記。易酌辨道錄。大學論語翼註。及行實。

廿四。閱刁蒙吉講冉子退朝章云。注謂正名分者。正政之名。則爲君之分。正事之名。則爲臣之分也。講名分二字最明。

廿七。閱刁蒙吉辨道錄。載羅文莊之言曰。理一分殊四字。本程子論西銘之言。其言至簡。而推之天下之理。無所不盡。持此以論性。自不須立天命氣質之兩名。按整菴尊理一分殊之語可也。而便欲以此破除天命氣質之名。則非矣。但知理氣之合。而不知理氣之分。可乎。

三月十一。陳端伯來言。刁蒙吉曾有兄弟爭產之訟。以此不理于口。又言明史先進呈諸篇。因皇上每句要註其所出之書。故因此擔閣。又言好色拒諫爲根本之病。又言君臣之義。與主僕不同。當分別。愚因思執笏之禮。必當復。然後臣僕有別。

十二。端伯言。同年江德新之姪江之淮。字夢得。睢寧教官。署縣印被參。問軍精于堪輿。與端伯道合。有註解

雪心賦已刻。坊刻雪心賦。青囊經。平沙玉尺。注皆差。又言人之兩腎有強弱。左強者多生男。右強者多生女。以外腎驗之。左

大者左弱也。右大者右弱也。當用補腎藥。用羊左腎引之至左。又言劉誠意未嘗講風水。皆世俗附會。

又言陽節潘氏鑑論。載明燭達旦事。可笑。又言堪輿二字。出自白虎通。卽天地也。又言堪輿書。如郭璞之葬

經。管輅之管氏指蒙。俱被人刪壞。注壞。又言其鄉築墻壞之法。先計其一邨之丁若干。應築墻壞若干。按

丁而派。有牛一頭者算一丁。有驢二頭者算一丁。所以人不甚苦。查潛確類書第一卷云。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

兩日思郭解之謙讓。只是一個克字。與萬石君之氣味全別。

廿三與三兒讀貨殖傳。余謂太史公只知人心。不知道心。只知氣質之性。不知義理之性。

廿八呂無黨來言四書大全。俱係倪士毅通義本子。當時草率如此。又言張考夫有家訓。桐鄉姚大野。鼓舞魏縣崔維雅之子麟。徵刊刻。又言北溪字義。無黨家有。又言晚村與梨洲不合。因爭高且中之墓誌起。又言在福州得蔣德煥書。又言未發已發。是有界限的。天命率性。是無界限的。似不同。又言子貢問一貫之語。倘有人問之曰。何謂也。當如何應之。余曰。應之曰。夫子之道。居敬窮理而已。無黨疑敬字不屬。知。余云。敬。統知行。無黨又云。考夫初年不欲教子弟作經義。晚年亦教爲之。又言考夫爲人以謙讓爲主。于老生多推以爲勝己。于後生多方鼓舞。然少分寸。老生少年往往居之不疑。反成病痛。此皆晚村所不以爲然者也。

閏三月初一。無黨從晉州至鄢陵。兩日與無黨語。思山濤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一語未嘗無理。但就稽紹言之。覺消息得太快耳。

四月初四。閱綱目。晉安帝隆安元年分註。魏王珪與慕容麟戰于義臺。質實云。義臺在新樂縣西南。然則是義臺。誤作義耳。然縣志有義臺。又有義臺。可見讀書難以武斷。閱漢書。畫錯傳。峭直刻深四字。直與深本是美字。峭刻便成病痛。

廿八。刁再濂言斯文正統。係蒙古初年之書。故選陽明文至多。中庸孟子皆有翼註。但尙雜陽明之學。未及改定。

五月十四看漢書食貨志。管仲輕重歛散之法。思請留起運十分之一積穀。于下年抵還。可以平市價。

六月初九看漢書賈誼言五學師古無注甚疏略。

十六看漢書武帝紀不載輪臺之悔。可謂不知要。

八月十七會傅燮調言其家尙有朱仲福歷法折中及耿胤樓農書。又言四川富順陳雪灘遺書甚多。

廿七有以三才圖來賣者。係萬歷間上海王圻號洪洲所著。而其子思義字允明所續成者也。其書考核不精。且強半無益。如籩豆簠簋。止拾博古圖之說。區田不考其所自始。而圍棋雙陸。佛老之像。詩餘之譜。皆登于冊。絕無去取其農器蠶織器什器四卷最好。

九月初一看元史不忽朮傳。歎許魯齋成就人材之功不可及也。次焉者王鶚之于闕闕。蕭巖之于字朮魯紳乎。

初四施行唐言。衡陽有王爾農者。名夫之。其高風文學不減王玠右。

廿四無極人蘇善德來見。以儀封隱士李國華字光所刊程氏讀書日程示我。與此間稍異。內有夜讀法。

及果齋言讀書如銷銅。作文如鑄器一條最好。乃此間刊本所無。

十月初三劉元慧葬母訃文至。有某日作佛事之語。異哉。

初九舊固安令江西李本宸來。言武昌守武廷適合固安時奇貧。及通州牧程俊合東安時躁酷。皆于撫軍所薦。又言今固安令郭俊浙江人。永清令陳國祝最循良。

初十。酌李代公言南城羅冠自登第後。竟高尚不仕。又言皇上過涿州。地方官伺候甚難。草料米炭之需。皆自驗糧單打發。故無閒費。又言涿州城內驛丞衙門。卽軒轅殿基。

十一月初九。谷大里世兄言。工部主事張獻。京師謂之襪子張家。京口之張。與之連宗。頗爲輿論所譏。又言余國柱。徐乾學。翁叔元。王鴻緒。京師謂之四大絳。趙吉士等謂之小絳。然吉士任交城。平賊頗有功。

十四。閱斯文正統中王陽明與毛憲副書。此文可與象祠記同傳。

十八。閱綱目。見顏之推仕于高緯羣小用事之時。而沾沾于修文殿御覽。殊爲家訓一書減色。

二十。夢中體認孟子無傷也。是乃仁術也。一節。此當與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不殺胎。不伐天。同看。愛物之仁。只應如此。此其所以爲無傷也。覺津津有味。

廿一。閱蕭望之傳。見其不悅丙吉。而非耿壽昌常平議。君子與君子不能盡合。從古有之。

十二月初七。在真定見李醒齋補刻玉海。可謂賢學院矣。途中想堯舜之世。不必無陳勝吳廣。但決不至一呼而天下嚮應。

十三。柏鄉魏世兄荔彤。送鑑語諸書來。其中辨崔寔政論之非。及言明條鞭之未善。皆與愚見甚合。

十五。閱隋劉炫與牛宏論令史之言。讀周禮者不可不知此。與李諤之論文體。王通之答楊素。皆隋代之至言。柏鄉鑑語皆已收入。去取甚當。

廿六。從傅鷺來處借得紀錄彙編。內有守溪筆記。卽震澤紀聞也。內削去李東陽條。又此書中。載有水東

日記菽園雜記。餘冬敍錄。皆是刪本。然卻甚佳。

庚午二月十九日。行唐舊廣文方于勃來。係方從哲之親姪。言從哲當日。因與祁詩教有舊。每事爲其所把持。因不滿于東林。又言從哲癸丑主考。崔呈秀、馮銓、魏大中、繆昌期。皆其癸丑門人。

廿二日。于撫院自阜平行唐至靈壽。遂至平山井陘。撫院云。余前行。取最阻撓者。余國柱。

四月十三日。賑事畢。自二月廿八起。日裹餼糧。驅馳深山窮谷者。凡四十五日。

五月初六日。楊長班稟帖來。知薦舉之信。

十五日。部文到。廿九日。交印于阜平縣史匡經。

六月十六日。赴部驗到。郎中梁欽搆出。至司務廳驗。

七月初一日。與邵子昆談師生之道。恐只以昔年不曾執贄蔚州。不敢異同。爲辭。

十七日。于邵子昆處借到宋陸唐老通鑑一部。是節司馬公通鑑爲之。而冠以舉要歷。及紀傳要括等。共五十二本。是宋季舉業之書。舉要歷止二卷。不知是司馬公原本否。偶檢五代紀。于後唐長興三年。刻板印

九經。出于馮道李愚之請。後周廣順三年。蜀孟氏亦刻板印九經。此功亦不可沒。

廿二日。會山東唐夢賚。言目前朝局。當以調和滿漢爲急。又云。周家享國長久。只是不管閒事。如今之登萊。淮揚皆以爲夷。又言魏環極資李恆岳而成其廉。凡人擇其可受者而受之。是亦李恆岳也。嘗以此面質之魏。亦以爲然。又見其案頭有嘉靖時南宮人劉濂古樂經。

廿四。萬季野同宣城梅定九名文鼎來。梅長于歷法。

廿五。曲阜孔尙任來。言曲阜有孔穎達五經正義。及孔叢子諸書板。又言近日王總河開古河。是欲引淮水入江。

姚敬恆言。杭州生員沈志可名士。則長于禮。係應嗣寅門人。

廿六。邱象隨來。言淮安賦役全書。田額之數。俱係折實之數。靳總河查其未折之數。謂其有隱匿。賴舊由單得白。又言喬石林等濬海口。議既上。上命二滿臣會湯巡撫徐總漕問民情。滿人與湯徐議不合。滿臣復命。竟隱而不言。直至湯升詹事。皇上面問。始知滿臣之欺。

廿七。在邵子昆寓。會唐夢賚。唐言青城童子。八歲能知未來事。唐大奇之。配以女。未幾。童子病。病愈。不復能有所知。一鈍人爾。此與漢武帝信樂大事相類。子昆言柏鄉魏老師。有一弟。生而能言其前生事。余因憶魏老師樗林隨筆中。有一條言。人生而能知其前生。後不復記憶者。是有物憑焉。蓋有爲而發。此最足破愚俗。又唐言。皇上之惡朱方旦也。以其勸順承郡王勿進兵。王鴻緒結交哈哈駒子。陰知之。遂上疏參焉。慕天顏之復起。爲湖南巡撫也。哈哈駒子以其江南德政歌私相看見。皇上来。倉皇藏匿。皇上問是何物。故意支吾。再四迫之。若不得已而出焉。遂有是命。

廿九。張雲先言。靳總河居家甚孝友。其用陳天一也。不肖符堅之用王猛。天一亦有魯朱家之風。其治河之功不可沒。其屯田亦先經題明。但壞在管屯各官之多事。及包夫之夫頭。今王總河開古河。洩淮于江。

亦是一法。是斬所未及。但須置閘水。漲則開閘。分洩于江。水退則閉閘。使北出清口。又言天一之母舅仲固存。亦係能人。嘗以巡撫事宜一册予湯潛菴。其大端勸其在二堂上簽押。以絕弊端。

八月初九。在子昆處。見衡岳禹碑云。此碑即在長沙城外。字甚奇古。然可疑。又在塔僧子宜處。見御書金剛經。

十二。朱錫鬯來。言永樂時胡廣等纂大全。多襲取先儒之書。可見其爲小人。今宜將先儒原書刊行。庶天下知廣等之陋。又言欲自纂一經籍存亡考。又言龔氏刻陸淳春秋傳。已遭回祿。又言吳草廬書纂言。王次點周禮訂義。劉貢父春秋意林。權衡呂東萊書說。皆已刻于徐健菴家。

九月初八。松江何世澄來會。言滿人阿圖學問極好。今在黑龍江。又言新中舉人張昂。甚方正。

初十。早至暢春園。候引見。吏部滿司官引行。取四人。從園東小門入。至皇上前跪下。卽命出。復從司官從東小門出。皇上所御屋。題曰淡寧居。

十八。會中書科中書李旭升。言初行取時。太常少卿楊爾淑于陳總憲所昌言曰。此番若無靈壽。便不成一個行取了。

十九。見陳澤州。恐自敍。所以不敢用師生稱呼之故。陳云甚好。昔馮中堂薦魏環溪。我曾薦王阮亭。汪鈍翁。皆未嘗用師生之禮。先輩正如此。又云。言職之難當。鄭重。今年春。論章奏不宜專贊頌一疏。欲先探皇上之心。而後盡言。竟不見合。可見其難。又云。忠而不見信。必其忠之未至。果能直道。自然可行。但患直道。

未至。吾輩當自反。

見李厚菴。愚問時事當先者。厚菴云。年兄係有根本之學。任職兩月。當自知之。又云。大抵今之時。又不同于魏環溪之時。當相機而動。李吉爻本有用之才。立言稍失次序。便爲皇上所窺破。不可不慎。言及薦舉之事。辟人云。一日皇上講書畢。因問曰。今天下亦有留心性命之學者乎。對曰。今之留心性命之學者。臣所知有山東布政衛旣濟靈壽知縣陸某。臣曾見陸某所作一書。實係有本之學。蓋指呻吟語質疑言也。又問陸某居官如何。曰。清廉愛民。屢經大臣薦舉。固不待言。未幾。吏部爲彙班缺員請旨。遂有九卿薦舉之旨。

廿二。到部宣補四川道之旨。係二十日命下。

見于總憲。又言康熙二十五年之行取。由余國柱阻之。當巡撫出京之時。卽丁寧云。如此人。不宜行取進來。是時國柱爲總憲。而銓部之權能操之。

廿三。在朱錫鬯所見通志堂所刻敖繼公儀禮集說。衛湜禮記集說。王次點周禮訂義。楊復儀禮圖。又見宋陳均皇朝編年錄要。係宋板。又見李燾長編。係抄本。

錫鬯言。通志堂諸書初刊時。皆有跋。刻在成德名下。後因交不終刊去。然每頁板心通志堂之名猶在。

廿四。到任。廿六。派協理山東道事。

廿七。會邵子昆。言見大司農王隲。自言我昔因于總憲之薦。而有今日。然止稱晚生。未嘗有師生之稱。我

今日豈可因薦人而受人師生之稱。此真君子之言。

十月初一。太廟時享。前殿監察。

初二。于仇滄柱寓中。遇朱錫鬯。見元板黃鶴杜詩註。錫鬯言著書必載其姓氏。探其言而沒其姓氏者。竊也。此病起于明朝。

初四。編修晉江陳遷鶴來會。言閩中從來不染于姚江之學。惟一李贊出仕于外。與王龍溪交。而遂習爲橫議。會丹徒中堂言。處今日之勢。惟正以持己。誠以待物。

初七。上幾輔民情疏。至乾清宮而奏。

初九。奉武場監試之命。同李厚菴在地字園較射。至十三而畢。厚菴盛稱常州楊雪臣之學。而贊閩中前輩張岳之集。言及羅整菴。甚不滿其議論。太極圖。

十一月初一。會姜西溟。言徐健菴修宋元通鑑。甚覺掣肘。蓋以南北朝爲疑也。

十一。會臧介子。言中州新刻二程全書。湯潛菴言其中多刪改。非佳本。

十二月十一。徐爾潑來。言議孔廟位次。時徐健菴以崇禎時升程朱于左。邱明之上爲非。鄒山公則以爲是。滿人多主鄭議。後卒用調停。以崇禎時太學改升上而未頒行天下。今仍舊。太學程朱列邱明之上。州縣學則仍在下。

十二。子昆處借孫旬所輯皇明疏抄七十卷三十六本。自洪永迄嘉隆。

廿一邱象隨言。皇上會發五車韻瑞。命翰林校對。此書差誤甚多。又言皇上發出綱目校對。係張朝珍所刻。

廿二王公紳言。科道舊有同起居注侍班之制。自大治在內閣時除去。又言議河工時。湯潛菴面奏減水壩之弊。大治謂減水壩非靳輔之法。而潘季馴之法也。因述潘季馴之論甚悉。上頗首肯之。杜榮臻奏減水壩原係潘季馴之法。但靳輔之減水壩與季馴之減水壩不同。季馴之減水壩放水入海。靳輔之減水壩放水入田。又言條陳面奏之法。自熊孝感白行。

辛未正月初一早起。閱東林會約。入朝候皇上出。祭鄧將軍廟畢。隨入至太后宮行禮。百官在午門外行禮。皇上出御太和門。百官至午門內行禮畢。出候賜宴。

初六從梅定九借鄭世子歷學新意。其書凡二大冊。一冊內二種。一名聖壽萬年歷二卷。一名萬年歷備考三卷。此二種。卽朱仲福所謂歷法折衷也。一字不差。一冊內一種名律歷融通四卷。內二卷卽聖壽萬年歷也。不過略差幾字。外又有音義一卷。第一冊末有邢雲路等四疏名附錄。

初九周敕寧名靖來。言有所著篆隸考異。所見與王魯齋不同。魏超宗言。敕寧居喪極盡禮。初十顧貞觀來。言滿內閣學士西安一名胡殿邦。極好理學。又言高彙旂之學不純。

陳紫馭來。言范浚蘭溪人。卽作心箴者。今有香溪集尙存。

廿五會中翰孫淦。係孫徵君之孫。言徵君文集語錄。未刻甚多。保定魏蓮陸所刻。止十之一耳。

二月初五。在朝房。有橫逆之加。其人悻悻自得。以罵人爲能事。可駭。

初六。奉會試外監試之命。

十六。至觀星臺。見地平儀用二線。蓋郭守敬之遺法。黃赤道儀上。俱有游表。表上有縫。可以測星。蓋以代管黃赤道儀。俱有三圈。一爲子午圈。一爲經度。一爲緯度。

三月初一。揭曉。初二。午門外謝恩。至禮部赴宴。

初四。會徐文亦言黃太沖之在餘姚。甚不滿于鄉人。皆由聽信其子。如因修志。而欲以孫月峯行狀出首。燈籠上寫內召翰林。至于瀆府縣。皆其子之作孽。

初九。費望叔來。言錢雲耜所刻雲厖藏書。中有鄭氏規範。今板在雙林。

十三。會萬季野。言明史歷志。吳志。伊纂修者。今付梅定九重修。

十九。唐欽文來。言松江計乘赤。名南陽。有經濟才。

廿一。劉介菴席上。會仇滄柱。言古文淵穎板。係舊文獻通考板。雖出恤民之意。然通考板則可惜矣。又言東城兵馬指揮使鞠宸咨。山東人。有品。

四月廿九。答拜李厚菴。厚菴言顧寧人之韻書。梅定九之歷書。皆從前所未有。又講不行不明章。言子弟中有知者。愚者。不當急求其明。且責其行。能行然後能明。子弟中有賢者。不肖者。不當急求其行。且責其明。能明然後能行。

廿三。義山叔言。郭華野行取進京時。曾執贊于高。其參德勝也。實由皇上先有驅除之意。曾密商之高。高漏之于徐。徐即使郭參焉。徐又素惡王之與爭利。復使郭參之。郭商之高。高素與王密。力言不可。郭復與徐謀。并高參之。而高郭之交遂絕。徐與高亦陽合而中離。而王高之交則愈固。徐之初得氣也。亦重賂高而借其力。

廿八。沈樂存言。高之出身甚微。而其父竟儼然入鄉賢也。世道可歎如此。又言高微時。所執贊之朝臣。有反執贊于彼者。又言傅之參崑山也。王有力焉。

五月廿二。朝內遇譚祖豫言。近日京師尋館者之多。但知臨淵羨魚。不知退而結網。可歎。又言數年來。朝政幸有戊辰之一擴清。然戊辰之攻小人者。皆非真君子。所以不能服其心。

六月十四。在闕右門會議捐納保舉一事。忽起大風波。至廿二日。始得寬免之旨。方頗沛之時。最承相愛者。滿人則鍾申保。漢人自同衙門各道長外。如譚祖豫之計畫盤費。張長史之殷勤執贊。崔平山之躊躇前路。皆有古人風。而沈樂存之慷慨願救。尤同衙門中之傑出者也。又廿九日。楊止齋言。漢軍畢與霖亦甚忿此事。欲申救。

廿三。會李厚菴言。以持志作居敬看。本朱子或問。

廿五。會朱錫鬯言。陝碑十三經後。附有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二種。九月初一。在報國集上買得。

借錫鬯處。陳北溪集。係萬曆十三年刊本。凡五十卷。內三十五卷。至四十二卷。並缺。北溪又有字義。及四書口義語錄。皆不在此集內。

七月初六。李厚菴來。言前月十九日。衛京兆而奏出巡所屬地方事。卽有祁奚教叔向之事。奇哉。厚菴又言。湯潛菴晚年從厚菴處。借建寧板朱子全集校對。漸有歸正之意。惜其遂沒。又言應嗣寅性理大中內。言二程不歸統于濂溪。猶陳橋之篡。潛菴甚不喜此言。謂直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又言黃石齋之學甚偏。

十二。會厚菴言。孝感之學非誠。其罷官之時。與大冶爲婚。而與東海爲腹心。入京住東海之宅。是誠何心。又言。冉覲祖刻書太多。不免名心。其關漢壽之辨。亦辨所不必辨。又言。願寧人言。治世大官少而小官多。亂世大官多而小官少。此論最好。又言。耿逸菴亦是由陽明而歸于考亭。

十八。閱陳北溪集論孔文子。因思今世閱覽博物之士。雖品行未必端方。然亦聖人所不棄。朱子謂是天地之量。信然。

八月廿六。會朱錫鬯極口李燾之長編。言薛方山未見此書。卻作宋元通鑑可笑。若王宗沐之宋元通鑑。則又不過掇拾續綱目成書。明人習氣往往如此。

廿八。改補旨下。

廿九。厚菴來。言存養工夫該動靜。大學八條目。不言存養。是接小學來句。句內有存養作腳也。中庸言存養。亦便包得擇執工夫。下面只是抽出言之耳。因言冉永光以存養專屬靜之非。

九月初一。在報國寺。見錢塘胡文煥所刻百家名書。內有秋槩錄。不過數十張。

會厚菴。其意欲以尊德性專就主敬言。而以道問學包力行。

初三。在厚菴席上。萬季野言。金仁山不應作通鑑前編。改易春秋經文。又言。杜氏通典中。喪禮最好。餘不及通考。通考中。經籍考最好。又言。考亭淵源錄。不言朱子生于閩。此不是厚菴言。劉子翬屏山。以其年考之。非親受業于程子者。又言。李習之。未嘗肯認韓文公爲師。又言。崇禎時。以孔明輩入孔廟。畢竟不是。又言。初見許西山言。天下有大聖之學。有大賢之學。有大儒之學。截然三樣門戶。入乎此。便不能入乎彼。其言甚誕。又極言薛方山考亭錄序文之誤。

初九。出京。至張家灣。十一日。上船。十五。至天津。會梅定九。言李厚菴家教子弟。先讀九經。然後學舉業文字。又言。本朝言歷者。有吳江王寅旭。其歷法高于陳獻可。

十月廿二。過寶應。喬石林來會。言斬總河之河工。惟移天妃閘可取。其開中河。雖亦好。然亦因潘季馴之遙隄。

十一月初二。抵家。十八。席文夏來。訂壬申之約。

十二月初三。三兒除試。至郡寓曹園。會秋岳次子敬勝。諱彥桓。言有宋板書一大樹。俱爲成德取去。蓋不敢不應也。又言。施約菴之門。惟孫子麟。徐敬可。計方誠爲最。又言。平湖沈次山學問。秋岳最賞之。

壬申正月廿九。赴席氏館。

五月廿四。閱時文。因思在物爲理。卽達道也。處物爲義。卽達德也。達道達德俱是性。亦俱是命。中庸首章。

言道不言德者。蓋道與德分言之則爲二。專言之則言德可以包道。言道可以包德。

廿六。王令貽來言。孝感與大冶結婚。在丁內艱之後。大冶百計得之。初大冶欲借學統不載。齋以中之。今乃成婚姻。此甚可駭。

七月初七。始赴虞山。初九到館。見健菴所刻經解。此舉差強人意。

十一月初二。候大年言。陸翼王所著禮記集說補正。徐氏以三百金買之。刻在成德名下。

十二月初四。在館中起身。初六宿唐會。思輯四書困勉錄例。注疏。大全或問。俱不必編入。不欲廢成書也。陸王之學。不必多辨。有學部通辨在也。內當分學問思辨行五項。採宋元諸儒之言。是謂學。探明與以來。及近年諸儒之言。是謂同。發先儒之未發。以愚按冠之。是謂思。辨諸說之同異。以愚又按冠之。是謂辨。策勵學者勿徒爲空言。以學者讀此章五字冠之。是謂行。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記日堂魚三

冊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陸隴其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七〇三〇

翁

十二



33

14

:2985